中國語文

一九五五年 五月號

35.

中國語文 一九五五年 五月号 目录

討論和研究

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較

語文知識講話

报道·消息

信　箱

語文笔記



談談拼音文字的标準音問題

江　成

我們討論標準音問題爲的是給拼音文字確定一個語音根據，也爲的是給將來的民族共同語音尋找出一個發展的基礎。

拼音文字的語音根據和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也应該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不能說兩者完全是同一個东西。

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是已經存在的东西，我們的所謂尋找实際上就是經过討論取得一致的承認；承認了它就拿它作爲語音根據來製造拼音文字。我們决不能找一個不可能作爲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的方音來作爲全國拼音文字的根據。兩者的關係之所以密切、之所以应該基本上一致，道理就在这裏。

拿某种方音作爲語音基礎，並不等於把某种方言中所有的字音毫無选擇地反映到文字上去。即使在某一個地點方言中，語音也是有些混亂的，自然主義地反映这些語音並不是在確定標準音，而是在製造文字的混亂。同時，在某個地點方音中，一定有些比較偏僻的成分，我們在整理这個語音時，应該尽可能剔除其中的偏僻成分，保留其中更符合一般規律並且和其它方音比較一致的成分。所以，拼音文字的語音基礎和"活語音"还是可能有一些距離的。

此外，文字还有固定字形的要求，爲的是區分同音詞。方言甲的同音詞，在方言乙可能是不同音的，就不妨用代表方言乙的音的符号來區別方言甲的同音詞。文字裏有了某些音素符号，口头上也不一定要把它說出來。文字之所以不一定完全和語音一致，道理也就在这裏。

不过，我們並不是在主观主義地製造什麼將來的共同語音。大家知道，語音也是歷史的範疇，將來的標準音或共同語音和現在標準音可能不相同，但是我們不能跑到歷史的前面去替將來的標準音或共同語音製定一套書面形式；儘管語音是在變動中，但是我們所截取的还是某一方音的現在的斷面；截取之後，再把它整理加工，成爲標準的書面語。而且我們只能这樣做，人工語音是行不通的。

標準音只可能以地點方言的語音爲基礎。現在大家大致上贊成以北京音作爲標準音，这就是看到了共同語音的發展基礎和現在文字的語音根據有很密切的關係这一點；贊成以北京音爲基礎，这就是看到了兩者的不尽相同这一點。

現在我想談的，是關於書面標準音的基礎的一些具体問題。

一、以"北京西城話"爲標準的問題

有人这樣說："事实上，現在北京西城一帶的語言，不僅是我國若干方言集中融合後的勝利者……已經把他叫做'北京官話'，实際上就是我國封建社会時代的仝民共同語。現代仝民族的共同語也会建立在这個基礎上，現在全國性的集会發言和廣播用語、文学、歌曲等，都以他做標準"❶。

这段話是很有問題的。

首先，这段話不符合实際情况。到目前爲止，我还沒有了解到"北京西城話"就是"我國封建社会時代的仝民共同語"的說法。可能作者所說的"共同語"是指的"標準語"，可是好像也沒有人說过以"北京西城話"作爲標準語的話。相反地，倒有一些老年人說，过去北京某些人是崇尙东城話的。过去的那些人認爲城南(卽長安街以南)的話"不純"，西城的話太"貧"(卽不大方)；城裏又輕視西郊(藍靛廠一帶)的話，認爲那是"破旗人"的話。这些当然都是偏見，大概这种偏見只有被時代淘汰了的某些人才会有。儘管可能另外有些人說过"西城話"是標準語，那也只是某些有偏見的人的武斷，是不符合事实的。誰都知道，廣播和歌曲裏是沒有什麼土話的；至於文学作品，據一位了解北京話的作家研究，我國古代文学作品中，影响比較大的小說只有一部《兒女英雄傳》是用北京西城話寫的(《紅樓夢》就不是用北京西城話寫的)；現代的比較著名的文学作品也沒有典型"北京西城話"的創作。綜观現在的文学作品，所謂"北京西城話"的痕跡是少得幾乎找不到的。所以，作者那些話只能看作主观的臆測。

从語法方面來說，北京西城話似乎沒有什麼特殊

❶ 見1950年9月3日《大公報》張鈞光的《斯大林論語言学对於中國語文問題的啓示》。

的地方。

从詞彙方面來說，北京西城話大致說來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作者單指出以“北京西城一帶的話”爲標準，而不提“东城一帶”或“城南一帶”，儘管他在後面舉出的例子是“廣播、文学、歌曲等所通用的語言”。但我想作者实在的意思可能另有所指，指的是全國別的地方或北京其它地區所沒有而北京西城一帶所特有的詞兒。北京城內和附近四鄉的確有些不統一的詞兒，就是东城和西城之間也確有極其少數的詞兒是不同的❶。在这些詞兒裏，北京西城話到底有什麼可取之點，也很难說。即使这些詞兒有的可能吸收到普通話裏去，也不能就此說是“以北京西城話”爲標準。因爲“吸收語彙”和“定爲標準語”總不能看成一件事情。

剩下的是語音。

我們选擇北京音作爲標準音是因爲它是北方語音的中心典型。華北和东北各地雖然都屬於北方話區，但各地之間的語音还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爲了建立標準以便於創製文字，所以拿北京音系作爲北方音的活的地點代表。

北京音系是北方音中的一种。拿北京市爲中心，直徑一百四十里左右的圓圈裏，絕大部分的語音（包括声、韻、調類和調值）沒有多大差別，只在個別地方，調值的差別比較顯著（即北京人所說的“怯”），这個圈就是北京音系的核心❷。在这個核心裏，個別字音是有些差別的。声母方面，如北京城裏的“擇（ze❸，白話音 zhai）”“冊（ce，又音 chai）”“所（suo）”，在四鄉有些地區还保留着 zhe，che，shuo 的發音；韻母方面，如“豁（xuo）”“和弄”的“和（xuo）”在有些地區是 xe；声調方面，某些古入声字，北京从前讀作上声而現在改入其它三声的，如“職”“室”“國”等，某些地區还有一部分字保留着上声。这些差別儘管存在，爲數很小，不足以破壞整個音系。除了这种差別之外，一個精通北京話的人，还可以听出城內和城外的細小的語音分別，但这種分別並不是拼音文字所能表現的。

在城裏，东城音和西城音，更沒有音系方面的不同。個別字音上的不同，如“甭”讀作 beng，又讀作 bing 之類，在各城之間也有，但是不多。而且我們也不必因爲某些個別字音上的差異，而在原則上確定以哪一城的音作爲標準。因爲個別字音可以在逐字審音的時候分別选定。

大体上說來，現在的北京音已經是一種混雜音，可能是以內城爲主体包括四鄉音的混雜音❹。至於純粹的西城音，據說在一些世居西城的家庭裏还保留着。我曾經向一些东城人和西城人詢問了一下關於各城音的區別的問題。老年人大致还能肯定它們有區別，但青年人則大多數回答不出什麼來。甚至有些青年人还覺得我所提到的这种區別对他們是一件新聞。連北京人都感覺不出的區別，我想我們更不必去區別它們了。

当初國語運動“旨在正音”，尙且不以“北京西城音”爲標榜，在《國音常用字彙》的《本書的說明》裏，对字音的选擇標準是說得相当詳細、相当全面的，但也沒有提到过“北京西城”的字樣。現在我們“旨在創製全國人民使用的拼音文字”，看中的应該是北京音的共通性的一面，而不是它的偏僻的一面。因此，凡是共通性小於北京普通音的方音（应該說是土音），我們就更不应該去考慮了。

因此，我們覺得“以北京西城話爲標準語”这句口号是提得沒有必要的。

二、活的語言和土話

拼音文字应当以活的語言爲根據，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現在談的是關於以活的語言爲根據的一些具体問題。

北京方言裏有很多發音比較特殊的詞兒。例如“笤帚”是 chueichu（1-）或是 chueichuo（1-）❺，“我們”是 mme（3-），这些音可以叫做土音。有些土音詞可能是“快說的話”的產物，不过已經不一定在“話”裏才出現，差不多已經是固定了的“詞兒”了。我們的拼音文字雖然拼寫活的語言，可是这种土音詞是不应該收錄的。

另外还有些土音詞，已經收錄在《國音常用字彙

---

❶ 有些日用器具的名称也不完全一致。例如一种用高粱稈做的平盤，在北京城內和四鄉至少就有下列這些名称：鍋蓋、鍋淺兒、鍋拍兒、鍋篇兒、淺子（又指蔑盤）、笸盤兒、排打兒、蓋板兒、蓋簾兒、蓋點兒。这种現象很有趣，可能因爲这种器具各地人自造自用或就地買賣，所以名称很分歧。在城裏，也有不統一的詞兒，不过各城人彼此都能了解，如“水桶”和“水筲”。有些过去不統一的詞兒現在已經統一了的，如“扁食”“煮餑餑”“餃子”三個名称現在只用“餃子”。

❷ 这是個大概的說法。实在，北京以东說京音的地區比較小，以西比較大。而且京音分佈情形也比較複雜，东北的順義說京音，但它附近有些鄉說“怯音”；西南的涿州說京音，但在北京与涿州之間却有些地方說“怯音”。

❸ 注音照拉丁化方案唸，下同。

❹ 不說“混合音”而說“混雜音”，是因爲各地音系本來就是基本上一致的，現在只是個別不同的“詞音”傳進了北京城，造成了一些歧音詞而已，如“駱駝”称 luotuo 又称 leto 之類。

❺ 用“1、2、3、4”及“-”代表陰平、陽平、上、去、輕声。

裏的，如讀 tuei(1)的“太”，讀 xan(4)的“和”❶之類，我們也最好不收錄。我們把“太”拼作 tai(4)，把“和”拼作 xe(2)，也不能看作不是以“活的”北京音爲根據，而且 tai 和 xe 比 tuei 和 xan 要普通得多。

至於对那些有白話和讀書兩種音的字，我們最好不要籠統地規定它們应該讀白話音或讀書音。实在來說，“白話音”和“讀書音”这兩個名称有時已經不大適用了。例如“色彩”的“色”是 se(4)，“掉色”的“色”是 shai(3)；“爪牙”的“爪”是 zhao(3)，“爪子”的“爪”是 zhua(3)；“恐嚇”的“嚇”是 xe(4)，“嚇唬”的“嚇”是 xia(4)，不論讀書或說話都是如此，我們在確定某些字的發音時，应該根據活的詞兒(或仂語)來確定。就是說，某個字在某個詞兒（或仂語）上讀什麼音，就应該定爲什麼音。否則的話，拼出來的詞兒会不倫不類的。

当然具体問題並不这樣簡單。有些字音到底是白話音还是土音是很难分的。对这种字音还有待進一步研究。

另外，按照以活語音爲根據的原則，对已經普遍使用的其它方言裏的詞兒，也应該照活語音來拼。如“鹹巴冷”不应該拼成 xianbaleng；“尷尬”不应該拼成 gangie（至於应該照上海話拼成 gaega，还是照長沙話拼成 gangai，那再說）；“垃圾”則应該照北京音拼成 lagi，而不是 leqseq。对待北京本地的詞兒，如果採用，也应該如此，“敢莫”应該是 guanme(2-)，不是 ganmo(34)，“排子車”应該是 paizche(3-1)，不是 paizche(2-1)。

總之，我們審定每個詞兒的讀音時，要注意避免絕对主義的偏向，也要注意避免脫離实際的偏向。絕对主義就是沒有限制地採用偏僻的字音；脫離实際就是根據主觀意圖定出口語裏所沒有的字音來（定形字是另一個問題，下面談到）。拼音文字所拼寫的字音，除掉有特殊情況外，应当是地點方言的活語音裏的比較普遍的成分。

三、文字定形和語音的關係

以上所談的只是拼音文字的語音根據問題。現在要談的是文字的定形問題。定形和定標準音本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在某些地方是有關係的，所以我們不妨同時把它談談。全面來談不是本文的任務，这裏只把定形問題挑幾件和標準音有關係的約略談一下。

定形問題是建立文字体系問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詞兒連寫的問題）。幾年以前我們提出了“結束符號建立文字”的口号，現在我們已經有條件來实現这個口号了。

狹義的“定形”就是區別同音字。

同音字，照我個人的理解是声、韻、調都相同的字（口語裏的詞），如“站”和“蘸”，“形式”和“形勢”之類。声、韻相同而調不同的詞，如“天”和“田”，“直覚”和“知覚”之類，就是文盲也知道它們的發音不同，假如文字上不分出來的話，那种字最好叫做“同形字”。北京話的音節，區分了声調之後一共有 1284 個❷，我們統計同音字，应該根據拿这 1284 個音節拼出來的字來統計。

區分同音字的拼音式，最好也有語音的根據，不要毫無根據的製造拼音式。这樣，某些方言區的人在認字的時候才可以減少一些硬記字形的麻煩。

这樣做並不是在製造人工混合的語音，也不是在預造將來的標準音，只是爲了區分同音字來製造定形字。儘管“西”拼成 si，沒有尖音地區的人仍舊应当把它讀成 xi。入声字也不一定照讀。因此，文字定形和以活語音爲根據的原則並不違背。

在字的後面附上北方話裏的“兒”尾也是區分同音字的好办法❸。例如“話”和“畫”同音，後者就可以附上一個“兒”。在这裏，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兒化”，如“盤兒”“牌兒”都拼成 par；有人主張“附兒”，如“盤兒”拼成 panr，“牌兒”拼成 pair。照我個人的看法，“附兒”的办法比較好。理由是这樣的：第一，可以區分一部分因爲“兒化”而產生出的同音字，“盤兒”和“牌兒”就是個現成的例子；第二，其它地區不懂得“兒化”變音規律的人学起來比較容易；第三，北京人仍舊可以照“兒化”變音來讀，如 panr 仍舊可以讀成 par。所以“附兒”而不“兒化”也不違反以北京活語音爲根據的原則。

以上談的是分化同音字的問題。

“定形”也可以包括实在的簡化拼法在內。拉丁化新文字的 mn(們)就是一個簡化拼法的例子。不過我这裏所說的“簡化”僅指略去一部分字的声調而言。

（轉13頁）

---

❶ 仔細分析起來，xan(4)还兼有“搭配”的意思；tuei(1)还僅有“过於”一個意思，不像 tai(4)的意思有時已經弱化成了“非常”。不过这种意思是不是能爲外地人了解和接受，是個問題。

❷ 另有 47 個有詞無字的土話音節，如 shuen(2)、cei(4)之類，不計算在內。

❸ 兒音是北方語音的音素。但爲了使我們的拼音文字有更大的共通性，原則上可以說我們並不把兒拼寫出來，只在某些字上附“兒”，作爲定形符号，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一節裏來講。

什么不是詞兒——大于詞兒的不是詞兒

林 漢 達

大於詞兒的語言結構不是詞兒

所說大於詞兒的語言結構是指短語、成語跟略語。

1. 短語不是詞兒。多音節的短語跟詞兒的區別是容易看出來的。例如：

你跟我（代名詞＋連接詞＋代名詞）
和平與民主（名詞＋連接詞＋名詞）
紅的花兒（形容詞＋名詞）
從北京（介系詞＋名詞）
到莫斯科（介系詞＋名詞）

我想誰也不会把上面的五個短語連寫成五個詞兒的。可見多音節的短語比較明顯。如果我們說“多音節的短語不是詞兒”这麼一句話，我想反对的人不会太多。如果再來個限制，把这句話改成“多音節的帶介系詞或者帶連接詞的短語不是詞兒”，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條的。可是双音短語和名詞詞組（就是名詞短語）就不这麼簡單了，要劃分界限是比較困难的。我想試試說明詞兒和短語之間的界限，可是不能說有絕对的界限。

（1）形容詞跟名詞組成的短語。凡是眞正用以修飾名詞的、名副其实的形容詞都是有独立身份的詞兒，如果沒有特殊的原因，都应当跟它所修飾的、可以独立運用的名詞分寫。例如“白的　馬”是兩個詞兒組成的一個短語，而不是三個音節合成的一個詞兒。那麼，跟“白的　馬”格式相同、意義相同的“白　馬”按理是兩個詞兒組成的一個短語，而不是兩個音節合成的一個詞兒。因爲“白”这個形容詞可以放在某些別的名詞前面，仍舊保持着“白的”的意義，例如“白狗”“白布”等；“馬”这個名詞也可以用某些別的形容詞去修飾它，仍舊保持着“馬”的意義，例如：“黑馬”、“老馬”。

如果“白馬”不是專称，而是等於“白的馬”，“白布”不是專称，而是等於“白的布”，那麼，“白馬”、“白布”跟“白的馬”、“白的布”一樣是短語，而不是詞兒。这樣，我們不妨說：凡是形容詞跟名詞之間可以插入“的”字而意義不變的双音結構都是短語。例如：

白馬＝白的馬	紅紙＝紅的紙
黑狗＝黑的狗	冷水＝冷的水
白布＝白的布	熱茶＝熱的茶
粗綫＝粗的綫	大風＝大的風
大樹＝大的樹	大雨＝大的雨
高山＝高的山	新書＝新的書
小河＝小的河	舊鞋＝舊的鞋

像这一類的短語（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形容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中間可以插入“的”字而意義不變），一時很难大量地找到。我从好幾本詞彙裏摘了一些，自己又拼凑了一些，可是極大多數都不符合於上面所說的名詞短語的條件。因爲如果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形容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中間一插入“的”字就失去了原意，那麼，这种双音結構正符合於本文第一節所說的複合詞的條件，应当歸入複合詞而不是短語。如果其中有一個音節不能單独運用，那麼，这种双音結構正符合於複音詞的條件，应当歸入複音詞而不是短語。

先說形容詞跟名詞組成的複合名詞吧。这种複合名詞是由兩個可以單独運用的詞兒組成，連用着表示一個概念，中間不能插入“的”字。例如“白”是個可以單独運用的形容詞，“糖”是個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这兩個詞兒連用着的“白糖”是某一种糖的名称而不是“白的糖”的意思，因爲“冰糖”也是白的，可不叫“白糖”。所以“白糖”≠“白的糖”。

大門≠大的門	長蟲≠長的蟲
大葱≠大的葱	青菜≠青的菜
小腿≠小的腿	黑板≠黑的板
小米≠小的米	香水≠香的水
長城≠長的城	黃魚≠黃的魚

在双音結構当中，至少有一個音節在現代漢語裏不能拆開來單独運用的詞兒，应当歸入複音詞，因爲一被拆開，那個不能單独運用的音節就站不住了。例如“白金”不但不是“白的金”，而且其中“金”字在現代漢語裏是個詞素，不是詞兒，要作爲單独運用的詞兒，就得說成“金子”或“黃金”。像这一類的詞兒再舉幾個例子如下：

青春	大陸	單衣	單調	舊法	紅木	紅豆
紅棗	短波	假髮	公德	公民	公司	古跡
圓心	後母	平原	高原	內科	外科	中耳
外鄉	甘草	廣場	孤島	高潮	黑幕	恆心

这些都是我們在口語裏已經用慣了的複音詞。此还有帶文言性的双音術語。文言單字在口語裏一都不單独運用，因此，只能作爲詞素跟别的詞素連爲複音詞。例如:

本質	本性	複足	複眼	複葉	巨額	初版
優勢	要素	軟木	先天	後天	陽電	陰電
乾電	赤金	赤道	平角	寒帶	冷房	內臟
內閣	外殼	外僑	幼年	中年	古畫	公文

除了文言性的術語跟口語裏通用的複音詞以外，有一种半文言的白話文中的詞兒不大容易处理。例"舊衣"、"新襪"、"長凳"、"圓桌"等，說是術語吧，像还没有那麼專門；說是口語吧，口語裏又不大那說。在口語裏"衣"、"襪"、"凳"、"桌"等單字是站性的，我們一般把它們說成"衣裳"(或"衣服")、"襪"凳子"(或者"凳兒")、"桌子"。我認爲这一類兒可能有兩條出路：(1)有些詞兒因爲实際的需要，用性越來越大，就作爲複音詞穩定下來；(2)有些兒因爲不需要这麼精簡地說，常用性不大，就照口語成多音節的短語。这些詞兒和短語舉例如下:

詞兒	短語	詞兒	短語
舊衣	舊衣裳	長凳	長板凳兒
新襪	新襪子	小凳	小板凳兒
大石	大石頭	圓桌	圓桌兒
高樓	高樓房	方桌	方桌兒
香皂	香肥皂(香胰子)	長袖	長袖子
臭溝	臭水溝	短袖	短袖子
藍花	藍色的花兒	小袋	小口袋
綠葉	綠葉子	長期	長時期
短期	短時期	小指	小手指头

(2)名詞跟名詞組成的短語不是詞兒。因爲这一格式的头一個名詞一般都起着形容詞的作用，所以所說的形容詞跟名詞組成的各种格式的條件，在同樣可以应用。就是說:

(a) 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中間可以插"的"字而意義不變的語言結構一般歸入双音的名短語。

(b) 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加上一個單音的、可以單独運用的名詞，運用着表達個概念，中間一插入"的"字就失去了原意的語言構歸入双音的複合名詞。

(c) 兩個音節当中，至少有一個音節在現代漢裏不能拆開來單独作爲詞兒用的語言結構歸入複名詞。

我想用幾個例子試試說明上列三條。例如："鉄箱"(北京叫保險櫃)照这麼說是個複音名詞，因爲"鉄箱"不但不等於是"鉄的箱"，而且"箱"字要作爲單独運用的詞兒必須說成"箱子"；"鉄路"算是複合名詞，因爲"鉄路"不等於是"鉄的路"，上文已經說过了；"鉄桶"就可算是名詞短語，因爲"鉄桶"就是"鉄的桶"。同樣，"衣架"算是複音名詞，因爲"衣"跟"架"在現代漢語裏不是可以單独運用的詞兒，"衣"必須說成"衣裳"或"衣服"，"架"必須說成"架子"。所以"衣服架子"是名詞短語，而"衣架"歸入複音名詞。"鉛筆"算是複合名詞，因爲"鉛"跟"筆"都可以單独運用，而在这兒連用着表達一個概念，"鉛筆"不等於是"鉛的筆"，因爲有些鉛筆並不是鉛做的。"布鞋"照这麼說是個名詞短語，因爲"布"跟"鞋"不但可以單独運用，而且"布鞋"一定是"布做的鞋"("皮的布鞋"，"緞子的布鞋"都不像話)。

其他双音節的格式，像：前附加語跟動詞，動詞跟後附加語，動詞跟名詞等，我在《中國語文》1953年10月号《動詞的連寫問題》裏已經說过，这兒不重複了。

複音詞跟複合詞或結合詞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都連寫爲一個詞兒；短語是由詞兒組成的，原則上应当按詞兒分寫。可是双音的短語爲了閱讀的方便起見，不妨用短横連起來，双音短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的常用性越來越大，可以發展爲詞兒，那就可以連寫了。

2. 成語不是詞兒。成語的範圍很难說，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一條大家已經公認的成語的定義。因爲成語当中用漢字寫下來的大多是四個字組成的，於是就有了所謂"四言成語"这個名称。到底怎麼樣才是四言成語呐？就没有一定的標準了。有些人把凡是可以用四個漢字寫下來的"現成話"都算是"四言成語"，其中有文言的，有口語的，有組成这個格式的詞兒可以單独運用的，有現在不能單独運用的，甚至有些人把四音節的複音詞或兩個双音節詞兒合成的複合詞都算是四言成語。这是因爲"四言成語"这一名称中的"言"字的含義很籠統，正像"漢字"的"字"字很籠統一樣，它可能是一個詞兒，也可能是一個詞素。爲了便於討論和研究，最好有個比較明確的界限，才不致东拉西扯，合不到一塊兒。我認爲"詞兒"跟"語"最好不要混爲一談。詞兒是由詞素(或音節)直接組成的(單音節的詞兒，音節就是詞兒)；"語"，是不是可以限於由詞兒組成的？如果"語"是詞兒組成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語"不是詞兒，它是大於詞兒的，它是由詞兒組成而不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这樣，我們就把"成語"的範圍大大地縮小了。凡是四個音節組成的複音詞和複合詞都歸入

詞兒的範疇裏，而不再含混地算是“四言成語”了。

这麼說來，成語像短語一樣，是由詞兒組成而不是由詞素直接組成的，可是成語跟短語在結構上是不同的。短語的結構比較自由、靈活，而成語的結構是相当嚴格、固定的。例如我們可以說“下雪”、“下雨”、“送炭”、“送煤”等，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可是“雪裏送炭”不能改爲“雪裏送煤”，或“下雪送炭”，甚至改成“雪裏贈炭”都不成。这是說成語的結構是相当固定的。

成語既然是詞兒組成的（在現代漢語中不是詞兒組成的所謂“四言成語”將另題討論），那麼我們不妨先談談在現代漢語中詞兒能單独運用的“四言成語”，这种成語就該照詞兒分寫。例如“脚踏实地”这麼一個成語，是由三個詞兒（“脚”、“踏”、“实地”）組成的，就該把这個成語寫成三個詞兒，而不是連寫成四個音節的一個詞兒。像这种由幾個可以單独運用的詞兒組成的成語，並不是一個單詞，所以要按照各個詞兒原來的形式分寫。例如：

脚 踏 实地	火 燒 眉毛
鉄樹 開花	笨 鳥 先 飛
瞎子 磨 刀	狗 拿 耗子
貓 哭 老鼠	心地 光明
喪尽 天良	打破 記錄
枉費 心机	火上 加 油
雪裏 送 炭	海底 撈 針
肥 豬 拱 門	和氣 生財
順手 牽 羊	廢物 利用
暗箭 傷 人	回頭 是 岸
一口 咬定	左 右 爲難
本來 面目	家常 便飯
清平 世界	天下 太平
樹 大 招 風	对 牛 彈 琴

这种成語，就組織來說，有的是短語（如“家常便飯”），有的是句子（如“狗拿耗子”），所以要照短語或句子的格式分寫。

除了上述短語式的和句子式的成語以外，还有一种“挑担式”（就是对对子似的）成語，數量很多。四個音節（可能是四個詞兒或者兩個詞兒）儘管有各种不同的排列，可是前兩個音節成爲一組，後兩個音節也成爲一組。前後兩組好像一根扁担挑着的分量相等、形式相同的兩端，所以叫做“挑担式”。我們似乎可以在兩組之間加個短横（好像挑担子用的扁担），作爲半連寫。这一類的成語舉例如下：

半斤八兩	黑天白日	青梅竹馬	高山流水
白紙黑字	老牛破車	狠心狗肺	寃家对头
先苦後甜	外強中乾	头重脚輕	胆大心細
馬瘦毛長	花紅柳綠	花好月圓	水漲船高
海枯石爛	藕斷絲連	風吹雨打	刁鑽古怪
沒臉沒皮	成羣結隊	称心如意	點头哈腰
殺人放火	借刀殺人	殺豬宰羊	描龍畫鳳
招兵買馬	治病救人	修橋鋪路	靠山吃山

3. 略語不是詞兒。略語在採用拼音文字的國家是指單詞或短語的省略形式，它的讀音一般是照字念而不照原來的單詞或短語念，例如“C. C. C. P.”是“維埃社会主義共和國联盟”的略語，中國因爲一向使的是漢字，又因爲漢字只有簡寫而不能有略寫，此，我們只有略語而沒有略字，例如“勞動模範”不略称爲“l. m.”，我們就簡称爲“勞模”。这“勞模”應看做是名詞短語的略語，而不是一個單詞。“土改”“土地改革”的略語，它自身並不是一個單詞。“人民表大会”有時候簡称“人代”，可是“人代”不是詞兒。什麼要有这种區別吶？因爲詞兒是可以普遍運用的而略語只能在一定的環境裏有限度地使用。如果把語都当做詞兒用，那一定会增加听話的人的負担，而不一定全听得懂，就照漢字寫下來，有時候也会誤会。新華社幾次三番通告各地寫通訊要用全称这個道理。把略語作爲特別用法的符号而不收在詞裏（一般通用的略語可以收在詞彙的附錄裏，最常用略語可以發展成詞兒，例如“文工团”）。这对於漢語規範化和拼音文字的使用都有好处。如果我們同意把略語当作正式的詞兒，那麼，在拼音文字裏略語不要像詞兒那樣連寫，可是也不能分寫。到底用符号予以區別，那是另一問題。我这兒暫且用短横示一下。

勞-模（勞動模範）
土-改（土地改革）
中-共（中國共產党）
掃-盲（掃除文盲）
文-改（文字改革）
全-總（全國總工会）
少-先-隊（少年先鋒隊）
人-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大学）
短-訓-班（短期訓練班）
初-小（初級小学）
高-中（高級中学）
馬-恩-列-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以上簡單地提出了我对於大於詞兒的語言結看法。我以爲短語、成語和略語是由詞兒組成而由詞素直接組成的，所以要照可以單独運用的詞寫法分寫。短語、成語和略語都不是詞兒，正像單独運用的詞素不是詞兒一樣；大於詞兒的語言不能連寫爲詞兒，也正像小於詞兒的語言結構不寫爲詞兒一樣。其中關於“四言成語”的界限問題繼續研究。“四言成語”的組成部分在現代漢語裏單独運用的很多，有的可以作爲組成複音詞的詞不算是組成成語的詞兒，这些所謂四言成語就可分出來歸入複音詞或複合詞；有些四言成語恐怕作爲文言詞兒另行处理較好。这樣做，是否妥当理，希望同志們多多指教。（1955年4月2

詞类大系——附論"詞組"和"詞类形态"

黎 錦 熙

[説明](1)这個"詞類大系表"的性質，是從"詞彙"研究發,結合着語法範疇的"詞類"，明確而具体地把它們的"統性"表示出來。(名叫'大系'，只是'較大的系統'的意思。)把"詞類"中所不必包含的分類法，即表中(ㄅ)(ㄆ)和甲)(乙)等項目，跟"詞類"配合排列，爲的是好作漢語中基本詞彙"的研究(參看 M.C.古勒庫娃《研究語言的基本詞的任務》，譯文見《新建設雜誌》1954年2月號；又 C.И.熱戈夫《詞彙与基本詞彙問題》，譯文見《科学通報》3卷期)。(3)同時就可讓語法上的"詞類"教学藉此結合实，免得徒搞形式，並且和另外的"詞彙"教学取得联系。此，本表雖不是要在語法教学時提出來的，可也要向"詞"系統中參進去的(《中國語法教材》的第五、六兩册，總碼是615至1012，專講"詞類"，把《怎樣教学中國語法》個課本裏所有例句的詞兒都收入，就是照着这种办法排的。因此本表中不多舉例詞，以省篇幅，就把《語法教材》頁碼注上，以便需要例詞時可以參檢)。(4)説到"詞彙"研和教学，或者"方言"調查、"古語"整理等工作，本表才整個地適用，同時也就跟語法系統取得了联系。(5)本表就1938年的原表(《見中國語法与詞類》)删定的：因已有法教材》的頁碼，例詞大都删去；添註"詞組"的各种關係有附表)和"虛实字"的區別。又表中把九詞類('數詞'和詞'若独立，則爲十一詞類)初見处劃了方框，以醒眉目。

名物系——[名 詞]：实体詞之一。名詞在句子成分中有"七位"，即由七位决定它在"詞組"中对他詞的關係。

ㄅ)人類

(甲)天然關係和社会'倫類'(620-622)

(乙)'姓字'特名(618)

(丙)'身体'及其功用(622；包括疾病)

ㄆ)生活和文化

(甲)'飲食'、'衣飾'、'住所'和'器用'(622-623)

(乙)生產'工具'和關係(623)

(丙)'道路''運輸'和'武器'(623)

(丁)形象和'学藝'(623-624)

(戊)'社会'組織(624)

ㄇ)自然界

(甲)'天'空(624)，"時間"(625-626)

(乙)'地'面(624-625)，"方位"(626-627)

(丙)'地理'特名(618-619，包括种族、國名)

(丁)現象和'物質'(625)

(ㄈ)生物界

(甲)'植物'(625)

(乙)'動物'(625)

(ㄉ)一般'無形(抽象)'名詞(628-630；若詞量很多，可結合(ㄆ)項的丁戊兩組，再依照"科学"分類)

貳、動靜系('動'指作爲；'靜'指形性)

(一)[動 詞]——述説詞之一。对組合的上名是"述説關係"。

(ㄅ)事物处理——外動詞：对組合的下名(賓語)是"支配關係"。(688，699，706)

(ㄆ)經驗过程——同上。(696)

(ㄇ)自身行動——內動詞：若有下名(補足語)，是"成就關係"，或者对其下名(副性賓語)是"到着關係"。(708，713，712)

(ㄈ)情意作用——內動或外動。(698，716)

(ㄉ)判定或存在——同動詞：同內動(如'是')對其下名(補)是"判定關係"；同外動(如'有')对其下名(賓)是"存在關係"。(71，7720)

(二)[形容詞]——區別詞之一，对組合的下名是"修飾關係"(表示对下名的"限制"性)；又用爲述説詞之二(形述)，对上名也是"述説關係"。

(ㄅ)表形狀(742)

(ㄆ)表性質(743)

(ㄇ)[數 詞](747)

——照过去的"虛、实字眼"的説法，以上都是'实字眼'(一般叫'实詞'，但不等於'实体詞')；下一种是'实字虛用'(也叫'半虛字')：

(三)轉成的性態[副 詞]——副詞是區別詞之二，絕不跟"名詞"組合(所以基本上屬'虛字眼')，只跟"動""形"及其本身組合，对所組合的詞也是"修飾關係"。但若要跟上項的形名組合分別，上項可叫"限制關係"，这項可

叫"疏狀關係"。在副詞的作用上，前疏狀（前附於動形）和後疏狀（後附於動形）的比重不同，後疏狀有時强調動詞的效果，所以或叫'補語'，对其上所組合的'動、形'是"補充關係"。（787-796）

叁、虛助系（'虛'即空虛，'助'即幫助，过去都叫'虛字眼'。）

（ㄅ）代替

（一）称謂——人称 **代名詞** 是虛位，但屬实体詞之二。这是虛字实用（也叫半实字），以下凡代、形和名量都準此。（666）

（二）指示

一、指代（677，如'这''那''其'）和指形（756），联代（684，如'者'＝'的'，'所'）

二、地位副詞（774，併入'方位'）

三、表樣式的性態副詞（779，如'这麼''那樣'）

（三）疑問

一、疑代（683，如'誰''什麼''那兒'）和疑形（760）

二、疑副（806，如'怎麼''多喒'）

（ㄆ）衡量（反映物情）

（一）名物 **量詞**（642-662）如'個'）

（二）不定數詞（753，如'些'）

（三）數量副詞（796，如'又''也'，'更''最''很''太'，'只''都'）

（四）時態副詞（768，如'已''才''正''就''漸''忽'）

（ㄇ）輔佐（添附語意）

（一）助動詞（724，如'可''敢''当''必'，後附於動的如'得'和用成"詞尾"的'了''着'等）

（二）一般的性態副詞（775-786，如'果''竟'
正''簡直''特''倒''还'）

（ㄇ）否定

（一）否定同動（719，'非'＝不是；720，'無'
'没有'：这已結合同動，屬'半实字'。）

（二）否定副詞（803，'不'，'未'＝'没'，'莫'＝'別

（ㄉ）關係詞（組合詞句而表明其關係的工具）—
种語法工具，只担任表明各种組合間的關係
有被組合的其他詞句才能表達所關係的內容
所以是'虛字眼'。

（一）**介詞**——虛用的動詞（815-）

（二）**連詞**——廣用的副詞等和介詞（857-）

（ㄊ）声態詞（表示語氣和情緒的声音態度）——
声音態度，不但没有內容实義，也不担任
關係，过去列爲主要的'虛字眼'（如文言'也
矣、焉、乎、哉'）；但'歎詞'一類，其实
虛实的。

（一）**助詞**——表語氣、語態於詞句的"末
漢語特有的。（975）

（二）**歎詞**——表情緒的"独立的"呼声
（1005；但'擬物象声詞'併入貳類
（三）。）

［附一］"詞組"總表——"短語"的主要類型

"詞組"（詞的組合簡称"詞組"，即"短語"，但
裏是把"句子"包括在內爲一种），其間的各种關係
儘管離開句子結構來說，也是跟句子的"成分"完全
致的。總列一表如下：

（近來教学語法有採用'圖解法'來分析句子成分的，
曾歸納爲一個"句法圖解總公式"，現略修訂，已印在
語法教材》第六册，頁1021，請对着看，更清楚些。）

"謂"語（動，形）对"主"語（名，代）	述說關係
外'動'对"賓"語（名，代）	支配（廣義的）關係
同'動'（'是'或'不是'）对"補"足語（名，代）	判定關係
［同外'動'（'有'或'無'）对"賓"語（720）	存在關係］
內'動'和'形'述对"補"足語（圖中虛線所示）	成現關係（'成'就和表'現
附加語对中心詞	修飾關係（總称）
"形附"（'形'容詞或散'動'）对名、代	限制關係
領位（名、代）对名、代（多介'的'）	領屬關係（統括其他關
"副附"（'副'詞或散'動'）对動、形；	
副位（名、代）对動詞：	疏狀關係
前疏狀（多用'介'詞，介在副位前）	時、空、方式等關係
後疏狀：關係內'動'—'副'性賓語（偶用'介'）	到着關係
'形'或'動'—副附（多介'得'）	程度關係
外'動'—轉成的副詞	效果（補充）關係
等立的"複成分"	联合關係

在上表中，可以看出“短語”的主要類型來(表中字有着圈的)，就是：“主謂短語”（即“子句”的一种)、“動賓短語”(可把“動補”和“後疏狀”的第一种“動副”附入，前者因其量少，後者形式相同)、“向心短語”(即“主从短語”，应分爲三：“形名”短語——‘形’指‘形附’，包括‘領位’名、代；“副動”和“副形”短語——‘副’指‘副附’，包括‘副位’名、代。‘後疏狀’的也可称爲“動副”和“形副”短語)、“联合短語”等六种。漢語構詞法的‘複合詞’，其結構也与此一致(詳另表)。

教学上，“詞組”必須以第一种爲主幹（即“主謂結構，即“句子”的基本形式)，面对着“句法總公式”，当地劃割下來，供应需要，这就是“句中看短語”。則將使学習者感到煩雜瑣碎，不知所云。(但有的法書是企圖把“詞組”作爲漢語的“廣義的形態”來鑑定“詞類”的，請看下篇。)

[附二]**“詞形”總說——漢語“詞類”劃分的‘形態学’**

“詞形”並不專指“詞類”的形態，但这裏所說只以劃分“詞類”問題爲範圍。

(1)像‘屈折語’似地連‘詞根’都有些隨着‘轉類’變化，在漢語也有其例(如‘樂’，名詞讀ㄩㄝˋ，內動讀ㄌㄜˋ，过去用作外動还該讀ㄧㄠˋ的，这是改了拼音；如‘好’，形容詞讀ㄏㄠˇ，動詞讀ㄏㄠˋ，這是改了聲調。假如漢語是用的拼音文字，这种‘形態’是十分明顯的)；但漢語中这种“讀音”的內部形態變化主要是‘詞義’關係，而且不多，表示“詞類”轉化的更少。至於‘重疊’形式，主要是關係“構詞法”；‘重音’變化等，主要是關係詞彙的“語音”規律：雖然也有些關係到語法範疇，可是漢語並非專靠这些“變形方法”來表現“詞類”。)因此可以說，漢語是缺乏这种“‘最狹義的形態”的——但也不能因爲缺乏了这些，就說“漢語無詞類”。

(2)像‘黏着語’似地在‘詞根’上添附些個‘头、尾’來表示詞類形態，这可算是“狹義的形態”，在漢語可說在發展中(如形尾‘的’、副尾‘地’，正在精確而廣泛地運用，雖然是書面的，但这是祖國語言前途必然要走的路，不应当又主張照舊混同起來)；但漢語裏面添附的‘詞素’，大都只有活的規律而不是死的規律，是可能性的而不是絕对性的。因此可以說，漢語現在的和發展中的这些“狹義的形態”，是应当使它規範化，但沒法完全據此來個別地鑑定“詞類”。

可也不能完全否認这是漢語的一种詞類形態。(有人主張以後寫作，把動詞都加上‘了’‘着’等尾，形容詞都加上‘的’尾，副詞都加上‘地’尾，就可建立漢語主要的詞類形態。这是個好理想，書面上也有实踐的可能，但还沒法使口語相应。又關於‘詞尾’，就‘屈折語’說，‘詞尾’和‘接尾部’是有區別的：像俄語那种使詞根不能独立的“詞尾”，漢語沒有；漢語的“了”“着”“的”“地”等只能算“接尾部”。因此，我們只須用一個名称就行。另詳“漢語構詞法——多音詞表”，將來或可在本刊發表求敎。特此附註。)

(3)於是大家都來研究漢語的“廣義的形態”了。这就正是指着“詞的組合”，要把“某些詞与詞之間有結合的能力，同時又排斥与另外一些詞結合”來作爲“鑑定”詞類的標準。这又跟句子的“成分”是完全一致的。也總列一表如下：(仍請把《中國語法教材》頁1021“句法圖解總公式”攞出來，可是，由於偏重这個“詞組”鑑定法的又不喜欢“依句辨類”——其实，“辨”是辨別，依着句子的組織來“辨別”固有的詞類，正和依着“詞組”來“鑑定”詞類是同樣的意義；並不是說“依句‘分’類”，要依靠詞兒進入句子組織中才“區分”得它的詞類出來：“依句‘分’類”是不正確的；“依句辨類”是压根兒沒問題的，但因我从前又饒上了一句“離句無類”，就演成“漢語無詞類”的錯誤——現在也就避免句子組織在打岔兒，請把“總公式”中間的一双“分開主謂的垂直線”取消，对看下表。)

名詞：1.前可加‘形’容詞等“形附”，不可加‘副’詞等“副附”。

2.前也可加領攝它的“名、代”(多介‘的’，在‘的’前，即在“領位”)。

3.後可加述說它的‘動’、‘形’(即“謂語”)，不可加受支配的‘名、代’(即“賓語”)，也不可加表判定的“名、代”(即“表語”；如有，是省略了”同動詞”)。

4.能爲‘介詞’之所介(在‘介’後，一般即在“副位”)：——凡有“介”的，省‘介’而“位”都不動，即“關係”不動。請重視这句話，否則“名+(　)”“(　)+名”等進入結構（詞組）的鑑定法，可以把‘正’或‘負’的“反应”解釋得很不正確。

代名詞：同名詞。但前可加的“形附”很有限制；後有被領攝的名詞時，它本身就轉化爲形容詞(‘人称’一种不轉，但介詞‘的’也轉成形尾)。

動詞：1.前後都可加‘副’詞等“副附”，不可加‘形’容詞等“形附”(和‘名詞’恰相反)。

2.前可加被它述說的“名、代”(即“主語”，这就

產生"句子"的基本形式)，大部分後也可加某种關係的"名､代"(什麼關係可參看上"詞組表")。——在結構上又可形成"缺乏狹義形態"而用如'名''形''副'的三种"散動式"。請重視"總公式"中这种表現(並且，"散動"若再有所組合，就形成三种"短語"；無所組合的單個詞兒，一部分可'轉類'，如'抽名')，否則又可使"動+(　)""(　)+動"等搞得一塌糊塗。在这裏請提個總則：句子的"成分"(即"詞位"，即屈折語中的"格")和表現詞類"廣義形態"的"詞組"，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約的。

3.除'同動''助動'兩种外，可帶詞尾'了''着'等(同動的'有'，舊也可帶'了'，今漸可帶'着')。

4.'助動'一种'副'詞化。

形容詞: 1.前後都可加程度關係的'副'詞等"副附"(副詞'很'最突出；包括比較級)，不可加'形'容詞等"形附"(和'動詞'同)。

2.後可加被修飾的'名、代'(这是主要的；但'代'被修飾，很有限制)。

3.前可与'動詞'一樣地加被它述說的'名、代'(这就是'形述'用法；也取得了動詞第3項形態，但不轉類爲動詞；又，在这用法下，只一小部分可以後加某种關係的'名、代'，可參前"詞組表")。——單個詞兒可'轉類'，如'抽名'和'性態副詞'。

4.可帶詞尾'的'；'的'可轉一切詞成"形附"。("形述"一般不帶'的'尾。)

副詞: 1.前可遞加"副詞"。

2.前後都可加被它修飾的'動'、'形'，但它絕不修飾'名''代'(否副'不'、數副'很'等最突出；如有例外，另有解釋)。

3.大量由'形、動'轉成("性態副詞"最多)。

4.可帶詞尾'地'；'地'可轉一切詞成"副附"。

介詞——以下純'虛字眼'，一般是不拘形態的，但在漢語也可說明幾點鑑定法:

1.無論前置、後置，所介的詞總是'名、代'。(但引副介詞'得'所介總"不"是'名、代'。)

2.本身多是動詞(動詞後所組合的'名、代'如支配、到着等"關係"都存在)，虛用作介，就只起"縮合"作用("縮"着後边所介的'名、代'，把一切"關係"轉"合"於受介的'動'詞上去，所以应列爲"關係詞"之一)。

連詞: 可同時前後加上一切詞兒，表現"联合"(联合是廣義，猶云'等立'，包括'平列'、'承接'、'轉折'等關係(請參"總公式"的"附則"第三章)，但这裏只講詞兒；至於語句的联合，还有'主从'關係，都歸入句法組織裏去說)。

助詞: 只加在詞兒、短語和句子的末尾。

數詞: 隨处独立，無所組合。

在上表中，可以看出漢語"詞類"是具備着"廣義的形態"的，是可以从"詞的組合"上去"鑑定"(至少也能作"校对")的，基本上也就跟句子組織的"六大成分"一致，並無矛盾衝突处。(請參"總公式"的"附則"第一章"詞類看定法"，就是这种"詞類'鑑'定法"，也離開了句子組織，可是利用了圖解上的五种線形，把漢語的詞類形態学"形象化"了。)

(4) 說到句子組織的"六大成分"，这就可以証明它也可算是"詞類"的"'最'廣義的形態"。对於"詞類"形態的研究，我們並不主張就用这個"'最'廣義的形態"來做主要的分類標準，但是，"一個詞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結構關係"实已包括其中；"一個詞進入句子以後实現出來的結構關係"，並不会和'硬割下來'(在"圖解總公式"上取消"分開主謂"的垂直線)的各樣的"詞組"發生矛盾——小矛盾偶然有的，那多是受了'變式句'和'省略句'的影响。有的人又不顧想表達的完整性，不適当地把'變''省'的(說漢語不識字的人心裏都知道是'變''省'的)結構認爲表現漢語特性的正式結構，因而在'成分'与'詞組'之間製造了一些矛盾出來，至少是把'成分'对於'詞"能照顧的面"看"小"了。"廣義的形態"不是跟"狹的形態"对立的，更不是跟"'最'廣義的形態"对立的要是力避其同而專求其異，求得了一點兒"異"就地誇大起來(这可叫做"避同誇異")，那就不免会屈折語的意識基礎上出發，在屈折語跟漢語本質不头的點上糾纏不清，以致矛盾百出。——例如有人要個別的詞兒釘死所屬詞類而不讓轉化，他問'战爭'個動詞是什麼時代成了'名詞'的。我們答不出这個時代來，反問他：你怎麼知道它成了'名詞'而不再作'動詞'了？他說在許多作品和文件中沒有發現它'謂語'用的例子，只作'主語''賓語'或'表語'用。就很顯然是"依靠詞兒進入句子組織中才分得它的類出來"，倒反是"依句'分'類"，爲着要做到"詞有類"，倒反合流於"詞無定類"，跟"漢語無詞類"走上條路線了。須知：決定名、動、形三种实字眼的"類"，"基本詞義"就是必須通过的一條康莊大道，

"無定類"的詞兒('战爭'从來是'動詞')。可也沒有不轉類"的詞兒('战爭'現在轉定爲'名詞'，这樣說，位問者的看法也就並沒有錯)：屈折語的'轉類'是"狹義形態"作表示的，所以根本可另算一個詞，但們又決不能在"翻譯是必要的"这句子裏，因爲動詞翻譯'做了句中'主語'而沒有'-tion'等形態的表現，說它还是'動詞'作主語、而不讓它轉成'名詞'；並現在它明明可加指形爲"'这种'翻譯"，又可加名領'詩的'翻譯"，这就明明取得了名詞"廣義形態"上特點。若說作'主語'的还可以是帶賓語的"翻譯"或是重疊的"翻譯'翻譯'"，所以'翻譯'还是動的形態；殊不知这兩例乃是"動賓短語"和"動詞疊(已不是單純詞)"用來作'主語'的，是組成的"名詞的短語(簡称名詞語)"而不是轉成的單個兒'名詞'，詞兒的本身'轉類'並無關係；在漢語，凡短語內的詞，並不需要像屈折語那樣也隨全句的詞位而變形，怎好併爲一談？所以，'定類'和'轉類'或'彙類'須掌握適合漢語的客觀規律。要是馬虎地片面地決一個詞的'定類'，又从而主观地"儘可能"地不讓類'，那就不僅攪亂了"詞類"和"句法成分"的本來一性，並且自行打破了"詞類"的"廣義形態"使它全塌台。——所以符合於漢語特性的詞類形態学，是'最'廣義的形態"到"'最'狹義的形態"都应当照顧的，不应当从中力避其同而專求其異的，应当从不的角度上來看清漢語"詞類"在詞彙、構詞法、詞組及句法中的"对立的統一性"，这就可以很正確地解問題，指導教学。假如脫離了語言实際，不了解漢特性，只拘定一些屈折語的原則來搜求漢語的詞類法，儘管解析得細如牛毛，總覺得有些不对馬嘴；者更想單文隻義地找些個例証來自圓其偏至之說，不免搜索枯腸，而終於鑽入牛角。

但關於"詞類"形態的科学研究工作原是可以力求，反覆辯論的，是不怕"力避其同而專求其異"的；可是有兩點咱們得注意：第一是話要說得明白。"詞無定類"和"詞有定類"這兩句簡單的口号都是沒有把話說明白的，因而起了誤会，出了偏差。"詞無定類"应当是說：漢語的詞兒，从來缺乏"'狹'義形態"的一定的分類；但不可因爲缺乏了像屈折語的"狹義形態"就極端地說"漢語無詞類"。"詞有定類"应当是說：漢語的詞兒，除基本"詞義"和若干"狹義形態"之外，更还具備"'廣'義形態"的一定的分類；但不可又反而模仿本有全副"狹義形態"的屈折語，把個別的詞兒也釘死所屬詞類而不讓轉化(因此就不免把那詞義未變而可用在兩類的詞，勉强分開，竟說是"詞彙"中的兩個詞兒)。總之漢語的詞類，確实是"詞義・語法範疇"的分類，這是可以首先肯定的。必須拿"明白的話"來進行研究、討論，才好把一致的、正確的簡單口号總結出來。

其次要注意的就是：研究过程不等於教学过程。面对着从出娘胎就学起而說慣了若干年漢語的学習語法者，最好不要把他們等同於不大会漢語的國際語言学者。若不注意此點，就可能誤用專門学者研究的过程作爲教程，倒会把中等学校的学生当作幼兒園的孩子來教了。他們要求在原有的語言水平上提高，他們需要眞能提高水平的語法工具；因此，劈头就教句子的基本規律，在'造句'中配講'用詞'，"拿'句法'來控制'詞類'"，这种教学程序是不是較適合於"缺乏狹義形態"的漢語特徵，也是可以考慮的，也許这樣教更便於把漢語的"詞類"教好。

現在正是要把語法中的"詞類"問題展開討論，求得結果，以便進行漢語'規範化'教学的時候，我特將兩年來休养中从各方面吸收的好意見、好辯論，配合修訂在建設性的方案中的，提出这一部分有關詞類理論的發表，意在拿出一點搞得較簡明較完整的正面东西來備讀者批評；末了也提出幾點一般性的批評意見，統請指正！

(接5頁)在我們的拼音文字裏，同形字最好尽可能少，就是說，像"天"和"田"之類有声調區別的字最好保留一些。过去我有过一种看法，認爲一定要做到"者莫不異名"，那种極端的看法当然是不对的。不过另外一种極端的看法，認爲同形字根本無須區分，也不大妥当。一种正規的文字，应該比語言有更高的精確性，至少語言所能分清的詞我們最好尽可能在文字上把它們區分開來。这首先当然是爲了謹慎，以防万一的誤解；其次是爲了字形清楚，省得边讀边猜(否則就是逐字学会拼音文字的人也不見得能够不猜)。至於那些略掉声調符号不致造成同形字的字，如"女""能""無線電"之類，声調符号不妨尽可能地不要。不要声調符号也就是这些字的定形。只要那些字能够恰如其份地代表那些詞兒，即使它們不把詞兒的發音完全表現出來也可以。有條件地簡化拼法我認爲是只有好处而沒有壞处的。

總之，爲了定形，我們可以適当地添上一些不能辨音的音素符号，也可以適当地省去一些能辨音的音素符号。文字並不絕对等於語音的記錄。前面我說的"文字不一定完全和語音一致"也指定形而言。

我們研究語音，旨在建立文字，不在正音。从建立文字的角度上來看，对語音標準的要求有時是可以放寬一點的。我这种看法未必正確，請大家研究。

关于汉語的詞和汉語單音节說

鄭 林 曦

一、關于漢語的詞

張建木先生1952年11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过一篇文章，說漢語是單音節語。到1955年1月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一篇文章，仍然說漢語是單音節語。張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声明說："直到今天，我的意見基本上还沒有改變。"並且說："把漢語和其他語言比較起來，漢語的單音節性是很明顯的。我感覺我沒有理由接受意見相反的說法。"

在学術討論中，如果眞正覺得眞理是在自己一方面，那当然可以堅持下去，繼續展開討論。抱有不同看法的人，也要耐心地充分了解这种文章的論點和論據。眞正把这裏面的道理弄清楚，我想是会把学術研究推進一步的。

抱着这樣的認識和心情，我仔細地閱讀了張先生的兩篇文章。首先使我感到興趣而願意進一步了解的是，張先生既然化費很大力氣从漢語的詞的音節多少來說明漢語的特性，那麼在張先生的心目中，詞是什麼？漢語的詞，又是什麼？

張先生在第一篇文章«从漢語的特性說到"語詞連書"»裏面說："不过現在也沒有公認的、更理想的語言分類，漢語中大部分是以一個音節作一個意義單位，所以大体上說漢語是單音節語也是可以承認的。"这裏所說的"意義單位"，大概就是張先生心目中的詞吧？很多"一個音節"的"意義單位"，大概就是張先生心目中的漢語的詞吧？

爲了研究張先生所說的"意義單位"就是"詞"，我又把上述这篇文章向下讀去。"漢語中的'詞'，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兩義和合'的，都可以分爲'二義以上'。縱然应用起來如何密切，縱然原來單字的意義變模糊了，但仍舊可以分成一個個的單音詞。"果然不錯，單音的"意義單位"就是"單音詞"。而只要是一個"意義單位"也就必然是一個"詞"了。在這种对於"詞"的含義的了解下，我們在第二篇文章«論漢語的特性和形態問題»中，可以看見張先生不僅把"宇宙""橢圓"当成"兩個單音詞組合成的"，而且進一步想証明那些一向公認爲不可分析的双声叠韻的"联綿詞"，"也有好多是兩個單音詞組合成的"，"恍惚""窈窕"可以拆碎變成"
"惚""窈""窕"四個單音詞。爲了加强他的这种論斷，張先生在对於"詞"的界說上又增加了一個條件。他
"有些複音詞不但分開來每個字都有自己的意義，而
也有單独使用的"。这就是說，"詞"也是"單独使用的
義單位"。張先生隨後又說："在漢語中意義的最小
位基本上就是單音詞，漢語的詞彙就是在这些單音
上發展起來的"❶。於是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張先生的
謂詞就是"最小的單独使用的意義單位"；而漢語的
呢，老老实实說就是那最小的、可以單独使用而
意義的單位——一個一個的、多到幾万個的漢字。
先生大概是不会否認这一點的，因爲他在緊接着上
引的那一句話後面，就称讚漢字說："从大体上看
單字可以單独使用，又可靈活地製造複合詞，从而
大地丰富了漢語的詞彙。"

"最小的單独使用的意義單位"，这不是英國斯
特先生(Henry Sweet, 1845—1912)給"詞"下的
老定義嗎？"a word may be defined as an ultima
independent sense-unit"❷。

这條詞的定義是不是完全錯誤呢？还不能那樣
說。它是根據若干种印歐語言的詞的事实概括得來
不能說全無根據。然而它是不完全也不够正確的，
有很顯然的片面性；特別是無條件地搬運來套到漢
的詞的事实上，更容易搞出偏差和錯誤。

何以見得呢？首先，我們要問，什麼是"意義
位(sense-unit)"？詞是不是都是"意義單位"？
如果指的是一定的語音的形式所表達的思想內容，
麼它是意識中的东西，不能用它的單位來作爲語言
單位。我們大家都知道意識中的(心理学上的)單位
概念，它的範圍並不老和語言中的詞的範圍相等。
華 人民 共和國"是一個概念，但是在漢語中
個詞。用是否表示一個概念來辨別語言中哪一片
一個詞，是不大靠得住的。如果所指的是你說我
懂、我說你能听懂的这一客观現象的本身，而这

---

❶ 以上兩句引自«中國語文»1955年1月号25頁。

❷ Henry Sweet: «A New English Gramm
第52節。

是語音和意義的統一体，也就是語言本身，那麼爲什麼不就叫做"語言單位"呢？而且有些語言中的詞常常是在一定上下文的限制、幫助之下才能听懂的。可靠的"听懂"的單位是句子，或至少是短語。在漢語中，有些同音詞常常是在听完一句話之後才能分辨出它的意義的。因此，"意義單位"这個名称，雖然是通俗的，巧的，有時無妨用一用；可是恐怕很难說它是精確的。用不够精確的东西來界說什麼是詞，自然是会引起混亂的。比如有人說"黑板""鉄路"各是一個意義單位，因爲它們各只表示一种特定事物的概念；另有人說"黑"和"板"，"鉄"和"路"都是意義單位，因爲它們雖然合起來表示一個特定事物的概念，但是分開來仍然各有意義。这樣一來，定義之中还得有定義，首先要規定什麼是一個"意義單位"，然後才能規定什麼是一個詞。咱們再進一步分析一下，語言中所有的詞，是不是都是"意義單位"呢？表示事物概念的实詞大概可以說是。至於表明事物間的關係的、在实詞間起作用的虛詞，就很难硬說它有什麼具体的意義。表示感嘆、模仿声音、呼喚应答的感嘆詞、擬声詞，本身就是無实在意義的語音的照实描寫，也不宜用意義單位來衡量。而如果因爲後兩類詞不表示具体意義就否認它們也是詞，那是不正確的。由此可見"意義單位"不能概括全部的詞。

其次，"最小的"（按照ultimate的原義說，是最後的，就是分到不可再分的。不可再分当然是小的了，所以过去多翻譯爲最小的）这种界說更是最容易出毛病。主張漢語單音節說的先生們包括張建木先生在內，都正是在分析漢語中努力追求这個"最小的"，才無往而不分：不僅本來可以分的要分，連不能分的也要勉强分；不僅在現代語言中分了仍有意義的，他們要分，連分了只有在古代語言中才能考據出意義的，他們也要分。漢文是用漢字寫的，找起這個"最小的""意義單位"來又最方便。於是"在漢語中最小的基本單位就是單音節詞，"漢語也就是單音節語了。況且，斯威特的原意，主要是从造句法的範疇來分析的。因此他緊接着加了一個"independent（独立的）"的限制，就是說必須是所分析的特定時代的語言中能够作爲句子的成分独立運用的东西，才算是詞。可是机械地而又片段地搬用这個定義的人常常忽視这一點，把它擴大应用到構詞法上，硬把許多複音詞中的有意義的成分都分析出來，作爲最小的單位，因而斷定它們都是詞，是造句法上所要肯定的詞。这就引起了混亂，詞的界限反而無法確定。於是在一池攪渾了的水中，他們就把所有"最小的"意義單位都当作單音詞看待，而單音節性就被看做漢語的一种特性。

其实拿"最小的"或"最後的"來界說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的單位——詞，本來是不够恰当的。很多語言的詞不宜於用"最小的"來形容它。例如英語的weighing-machine（台秤），連起來寫算是一個"最小的"意義單位，分開來算是兩個"最小的"意義單位。到底怎樣才是分到不可再分的"最小的"或"最後的"界限呢？很多場合取決於文字形式。可是用漢字寫的文章，一律不按詞兒分開寫，这就使漢語單音節說的人有把詞素当作詞的机会。不僅複合詞如此，連好些派生詞裏面分析出來的詞根、詞头或詞尾也有一些同時还在作爲詞独立運用着的。把英語的 describeless（無法形容）分成三個"最小的"意義單位 de, scribe, less，每個都同時可以作爲詞独立運用。那麼，是否因此就可以否定 describeless 是一個詞而只承認構成它的三個最小的意義單位是詞呢？顯然不能。可是張建木先生以及其他漢語單音節說主張者正是利用这种方法來把現代漢語的完整的詞拆成碎片兒，然後拿來証明漢語的單音節性的。

其实，和斯威特的定義相反，詞在語言中並不是最小的意義單位，而是一种不大不小的單位。把語句分析爲構成它的建築材料，我們可以看到能够運用來表示一定意義的語音形式，比詞稍大的有詞組，比詞稍小的有詞素，詞並不是分至無可再分的最小的意義單位。無論一個詞裏的詞素在过去甚至偶而在現代是否还能独立運用，都不能改變詞之爲詞这一級語言構成單位的性質。正好像生物体中的細胞，雖然分析開來可以得出細胞核和染色体，然而在生物学上細胞仍然是一种適当的生命單位。決不能因爲細胞仍可分析而不承認它是細胞。同樣地決不能因爲漢語的詞可以分析爲若干詞素而不承認它是一個詞。決定一种語言的性質，是从構成它的基本單位即詞的性質來看的，不应当从分割詞而得的詞素的性質去看。漢語的詞如果全是或者絕大多數是單音節的，漢語可以称之爲單音節語。漢語的詞如果絕大多數是多音節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單音節的，就不能称之爲單音節語。用分割詞而得的詞素是單音節的來証明漢語的單音節性，如果不是故意地詭辯，就是对於語言的各級單位的關係分辨不清。無論是哪一种，總而言之，不是眞正的科學。科学上是不許可这樣混淆的。張建木先生說："語言学家不曾說过沒有複合詞的語言才叫單音節語。……有人以爲近代漢語複合詞增多，因此就失去了它的單音節性，在科学上是講不通的"❸。这裏說的又是"語言

❸ 《中國語文》1955年1月号，26頁。

学家"，又是"科学"，可是我們要問，这里所謂"語言学家"是不是外國的資產階級的斯威特，高本漢之流？他們說的难道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懷疑的嗎？"科学"是不是那种不从中國語言的客观事实出發而硬搬用过來的洋教條？張先生所說的"複合詞"，是不是把印歐語言中的複合詞的概念不恰当地硬套在漢語身上，凡是包含着兩個以上可以分開成爲"最小的意義單位"的漢字的，都一律叫做複合詞？如果是这樣，那麼張先生所依據的那些資產階級的"語言学家"和他們的"科学"弄錯了。我們还是多用自己的勞力來研究自己的語言吧。

斯威特的詞的定義中比較可取的部分是"独立運用"这一點。詞既然作爲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的單体而存在，它的特色之一当然是可以作爲一個不大不小的單位，在語法的支配下發生形態變化（廣義的），並在語句中独立運用。在这种限制下，slowly 的 -ly 和 tripod 的 tri，pod 雖然都是"最小的意義單位"，但却不是詞，因爲它不能作爲一個單体，在語句中从这裏搬到那裏來独立運用。而这当然是指的現代的語言說的，並不問它在古語中是否曾独立運用过。在这條規定下，从漢語複音詞中分析出來的許多可以寫出單個漢字但不能單独運用的詞素，当然都不能被認爲是單音詞。在"人民"一詞中的"民"就不能算是一個單音詞，因爲在現代漢語中它不單独運用。这也就是說，一個語言單位是否能独立運用，必須从歷史的發展的观點來看待。过去曾經独立運用的詞今天不能独立運用了就不再成其爲詞。fire-drake 中的 drake 在《英華大詞典》中，就沒有作爲"龍"解的一條，而且同義的 fire-dragon 也已經用起來了。因此，我們可以說，drake 在 fire-drake 中也就只起一個詞素的作用，不是一個現代的詞。

綜合上述幾點來看，斯威特給詞下的定義是有毛病的，運用來確定漢語的詞是什麼，出的毛病就更顯得嚴重。因爲每個漢字乍看起來幾乎都可以符合这個定義的要求，因而被肯定爲單音詞。結果就会弄成有多少漢字就有多少單音詞，而眞正的漢語的詞倒不过是这些單音詞的複合物，隨時可以拆開。因而詞的形式永遠不会固定，詞的观念也就永遠不会明確了。

那麼，漢語的詞到底是什麼呢？我不会下定義，但是認爲可以概述如下：

1，漢語的詞是構成漢語的建築材料的單位。

2，作爲漢語建築材料的單位，它可以在漢語語法支配下發生廣義的形態變化並独立運用。

3，漢語的詞主要包括三類成分：(1)大多數是表示客观事物概念的实体詞；(2)一部分是常常应用到句子中連繫实詞的虛詞；(3)更小的一部分是表示情、模仿声音、呼喚应答的感嘆、擬声詞。

4，漢語的詞在漢語中是一种不大不小的單位常常可以分析爲較小的詞素，而这些詞素在古代在現代甚至也有可以分開來單用的；但是漢語的詞不因此就失去它的詞的性質，詞素並不因此取得詞性質。

5，漢語的詞絕大部分是多音節的，只有不到分之十的少數是單音節的。

二、漢語單音節說不合乎漢語詞彙的實際

上面已經批判了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給詞下定義，並提出了对於漢語的詞的概括說明。這种說对不对，欢迎語言学界批評、討論。我們現在且根这种对於詞的瞭解，來分析批判一下漢語單音節說

就从上面引用过的張建木先生所舉的例子說吧。張先生幾乎毫不猶豫地把"宇宙"、"橢圓"当作單音詞組成的複合詞。这就是說"宇"和"宙"，"橢"圓"都是可以作爲一個單位独立運用的單音詞。就我們拿它們來造造句子看："中國的宇共計將近一万平方公里"；"天体的宇是橢的"；"中國的可考的一共有五十万年以上"。請問有人能懂麼？不能懂不能像詞一樣作爲一個語言單位在現代語言中用怎麼可以把它当作詞呢？如果說兩千年前的古書曾經作爲詞用过，所以就永遠是詞。那麼 slowly 的 -ly 也曾有作詞用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还是詞tripod（三脚架）裏的 tri（三），pod（足）也都还是麼？如果把詞这樣的解釋，恐怕連斯威特先生復也不会同意吧？而且，就是在古語裏，"宙"字是作爲一個詞独立運用过，也是頗可懷疑的。它在場合是和"宇"連用的，無論是作爲"舟車所極覆"的奠"講（見《說文》），或是作"棟梁"講（見《淮南子》·冥》注）。我們不能因爲一些訓詁書籍拆字來解釋，據以斷定它一定是一個詞。

至於張先生說双声疊韵的联綿詞"恍惚"、"窈窕"以分拆成爲"有自己的意義的""單独使用的"單音"恍"和"惚"、"窈"和"窕"，那可靠性就更可懷疑了。關於"恍惚"，張先生的証據是《老子》一書有过"惟恍惚"、"恍兮惚兮"和"惚兮恍兮"的話。从這三條舉就可以看到張先生既沒有認眞研究古漢語，又並重漢語的特點。在古漢語裏，"惟"是一個感嘆擬声分，可以用在句子的前面，也可以用在詞的前面如《尚書》《召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字，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考証，等於現代漢語的

”。这一類擬声成分可以夾在詞裏面用，但並不破
联綿詞之爲一個詞。“恍兮惚兮”或者“惚兮恍兮”等
說“恍啊惚啊”“惚啊恍啊”，墊上一個音不但不能損
“恍惚”或“惚恍”作爲一個独立運用的語言單位的性
而且由於它們緊密联用，正好証明像“恍惚”这類
音詞無論如何墊音、顚倒，仍不失爲一個複音詞。
語中的複音詞可以顚倒來用，这正是漢語的一個特
在韵文中爲了押韵，尤其容易出現这种情况。例
“东西”總算是一個漢語單音節說者也承認的複音詞
然而“玉东西”可以顚倒起來說成“玉西东”“东西
”。❹ 想用墊音或詞素顚倒的情况來証明複音詞“恍
”“惚恍”之類是由兩個“單独使用的”單音詞構成
是徒勞無益的。“恍”字雖然也有作爲詞根使用
時候，比如“恍然大悟”，可是那和“恍惚”的意義無
是一個字的兩种意義。縱然張先生遍查古書能再
出一些單独使用的“恍”字和“惚”字來，那也不能証
“恍惚”是由兩個單音詞合成的。因爲，這個詞除開
作“恍惚”以外，还有寫作“怳忽”“荒忽”“慌忽”“恍
”以至於“仿佛”的。❺

对於“窈窕”，也可以同樣看待。儘管寫 niaotiao 或
tiao，这個複音詞的兩個漢字可以各有含義，並曾分
用於《詩經》以後的文献的其他詞句中，也不能証明
經》《周南》“窈窕淑女”中的“窈窕”是由“窈”和“窕”
個單音詞複合而成的。而且，退一步說，縱然張先生
从《詩經》以前的金文、甲骨文中找到“窈”字“窕”字，
不能証明“窈窕”不是一個詞而是兩個詞，或人們必
先懂得“窈”和“窕”才能懂得“窈窕”。而应当承認
在《詩經》時代人們已經感到有使詞兒多音節化的
要了。不然單用一個“窈”或“窕”來形容就够了，又
必要把“声近義通”的字凑在一起構成一個新詞來表
新的概念呢？“窈窕”作爲漢語中的一個建築材料的
位，已經用了兩千多年了。不僅可以用來形容淑女，
且可以用來形容少年郎，形容山水和宮室。而單独的
”或“窕”，即或有單独運用的，也轉爲其他意義了。
这种例証不僅不能証明漢語是單音節語，而且恰好
明漢語詞彙中多音節詞的增長早已開始了。張先生
該記得，主張漢語詞彙多音節化說的人們是本來就
認單音詞可以結合而成爲複音詞的。如果所有多音
詞都是从遠古一直就存留下來的，那还有什麼“多音
化”可說呢？当然，也不能从這話裏引出反面的結
論，說一切複音詞都是由單音詞結合而“化”來的。
也不合事实。較可信的說法应該是：漢語中古來本
就有着一定數量的多音節詞，不过到現代漢語中顯
著增多，它的比重大大超过單音詞，這才叫做多音

節化。这一點張建木先生大概也会承認的。因爲他只說“联綿詞中有好多是可分的”，並沒敢說所有一切联綿詞都是可分的。那用來寫这种不可分的多音節的联綿詞的漢字，總得承認它們不是單音節詞吧？

根據上述对於詞的瞭解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把全部或大部的漢字都当成單音節詞，是非常錯誤的。比如“宇”“宙”“恍”“惚”“糊”“窈”“窕”都不能被当作是單音節詞而收入現代漢語詞彙中。有單音節詞的資格的只有一個“圓”字。

按照这种觀點試來分析一下同音漢字，是很有趣味的。就拿 xu 这個音節來說吧。在《同音字典》❻中，ㄏㄨ 这一音節下面共收了 57 個漢字。我們首先把它分作兩大類：(1)古語(包括若干方言)，(2)現代普通話。

先就現代普通話部分來看，共計漢字 36 個(其中有幾個字列了幾种不同的用法)。这 36 個漢字並不都是單音詞，它实質上包括以下 5 類成分：

① 單音詞 12 個：呼，糊(烀❼)，戽，唬(以上動詞)；湖，胡(姓)，壺，斛，核(xùr)，戶，(以上名詞)；糊(形容詞)；忽(副詞)。

② 詞素 22 個，包括詞根或詞的部分音節19個：(恍)-惚，弧-(綫，形)，狐-(狸)，(老)-虎，葫-(蘆)，(裱)-糊，糊-(塗)，蝴-(蝶)，衚-(衕)，餬-(口)，鬍-(鬚，子)，(鵜)-鶘，囫-(圇)，槲-(樹，葉)，鵠-(鳥)或鶻-(鵃)，琥-(珀)，(珊)-瑚，戽-(斗)，(麵)-糊。

詞头 2 個：胡-(蘿蔔，琴)，互(相，助)。

詞尾 1 個：(斷，在，含，巍巍)-乎。

③ 擬声或記音号 2 個：呼(的一声)，呼(延，拉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單音詞加上擬声的“呼”共13個，只佔 36 個字的 36.1%，而不能独立作爲詞運用的合起來却佔 63.9%。就是从字典上的漢字來看，單音詞也不佔優勢。

再就古語和方言來看，共計 25 個漢字，包括以下 3 類：

① 單音詞 13 個：乎，胡(以上語助詞，感嘆詞)；呼，忽，搰，怙，(以上動詞)；昒(形容詞)；縠，鵠，滸，滬，祜(以上名詞)，欻(副詞)。

---

❹ 張相：《詩詞曲語彙匯釋》，750頁。

❺ 請參看符定一《联綿詞典》第四册卯集 13 頁。

❻ 一部中型的字典，共收 10503 個單字。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❼ 《康熙字典》未收這個字，顯然是據北京方言新造的。其實“烀一大鍋白薯”的 xu，仍然是“糊”的意思，就是把白薯蒸爛如糊，似乎不必多造字。

② 詞素8個：滹-(沱河)，浵-(浴)(苏州方言)，猢-(猻)，(跋)-扈，瑚-(璉)，醍-(醐)，沍-(寒)，楛-(木)。

③擬声或記音号4個：(於)-戲，唿-(地，喇)，(邪)-許，(拉)-祜-(族)。

这裏面單音詞佔52%，其餘不能單独作詞運用的仍佔到48%。对於現代漢語說，这些古語的單音詞，或者已經死了，例如祜(幸福)，昒(昏暗)，搰(挖掘)，欻(忽然)，怙(依恃)等；或者有了更通俗好懂的說法，例如“鵠”現在叫作天鵝，“縠”現在叫作縐紗，“呼”現在叫作喊。總而言之，不能算作現代漢語詞彙的單音詞。至於作爲詞素用的部分是否会在現代語中应用，那要看整個複音詞是否还有被現代語接受的價值而定。比如“跋扈”，現代書面語有時还用，而“沍寒”却大約再沒有人說了。有些專名如“滹沱河”自然保存下來，但是，是否一定要寫這麼兩個字，却值得从漢字簡化观點統盤加以考慮。兩類字中的擬声記音部分当然最好都完全拼音化。

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在唸ㄏㄨ的57個漢字中，只有13個是現代語言中活着的單音節詞，其中“糊”这個字还是按兩個詞計算。其餘大部分漢字在現代漢語中不能算它是詞，而只是詞素和擬声、記音用的記号。把它們都一概糊里糊塗地称之爲“單音詞”，作爲現代漢語的一個語言單位來看待，是極不科学的，不能容許的錯誤。想利用这些性質不同的書寫記号的大量存在來証明漢語是單音節語，是会給漢語的研究文字改革運動造成巨大的損害的。道理很明顯：如承認它們都是單音節詞，漢語的詞法研究的对象混亂不堪。不僅詞類不好劃分，若干詞的形態變化忽略掉，連語言中从哪裏到哪裏是一個詞都很難定。这最後会引導到詞的不可知論，只好宣称無法定什麼是漢語的詞，因此也就無法寫定詞形，因而不会有拼音文字。如果把大部分漢字都当成單音詞，同音詞就大大增多，如果更要來保持每個字的楚面目，甚至在不会混同的複音詞中也要拼寫出各特殊的樣子來，那就必然会走上新形声字的道路，新造出幾千幾万個“未老先衰的”半拼音文字。可是論採用多少個新偏旁部首，你總是賽不过漢字的。形声文字中兜圈子的結果，最後必然会回到老路上認爲文字还不如以不改爲好。因爲漢字究竟是一個嚴的歷史存在，有千万卷書可看，各种字典辭書可那憑空造出的千万個新形声字如何代替得了它？張木先生曾經表示过，希望人家不要以單音節語作由來反对文字改革或詞兒連寫。那怎麼能作得到如果承認漢字都是詞或大部分是詞，当然要儘量行詞兒連寫；如果堅決認爲漢語是單音節語，当从理論上斷言漢字是最適合於書寫漢語的，那还麼改革的必要？在理論上失足落後的，从來也不实踐中站在正確進步方面的。脫離文字改革实踐語理論，最後必然会有利於反对文字改革的实踐。

(接38頁) “希”寫做 ki、khi、xi，把“躋”、“妻”、“西”寫做 tsi、tshi、si，就有困難。因爲它們出現在同樣的條件之下，根據北京話的讀音無法判斷那個字應該寫做 ki，那個字應該寫做 tsi。現代北京話同一個音位ㄐ，被拆到ㄍ和ㄗ兩個音位裏去了，實際上的同音字“基”和“躋”，標音的形式不同了。這會引起實際標音的困難。所以照顧字源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予以注意，但是像“電盤”的“電”、“關門”的“關”，因爲出現在雙脣音的前面，韻尾的 n 才變成了 m，同時北京話裏又沒有收 m 的字，這些字單念的時候都是收 n 的，音位標音就該寫做 n 尾。又如福州話的[ei]有一類跟[i]是同一音位，只出現在陰去、陽去、陰入等調類裏；另一類跟[ai]是同一音位，出現在陰平、陽平、上聲、陽入等調類裏；本地人也覺得“音”[iŋ]跟“詠”[eiŋ](古音都是三等)，“鶯”[eiŋ]跟“限”[aiŋ](古音都是二等)只是聲調不同，那麼把[ei]分屬[i]跟[ai]兩個音位就沒有多大困難，只消掌握了聲調的條件，就能加以分辨。

爲了把音位標音的符號跟語音學的符號區別開來，咱們把語音學符號放在方括號裏，如[t]=不音不送氣的舌尖中塞音；把音位符號放在兩根斜線中，如 /t/= 我們所同意這樣寫的某一語言中t音的任何分子。比方英語的 t 音位就包括：(1)輕微的舌尖中(尖齦)塞音[t‘](ten、table 等重音節裏的(2)不送氣的[t](stone、letter 等等後面或輕音節t)，(3)不爆發的[t˺](Åtkins，apartment 等另一或 m 前的 t)，(4)脣化的[t̫](twice 等 w 前的 t)，稍稍顎化的[ţ](tune 等[j]前的 t)，(6)邊爆發的(atlas 等 l 前的 t)，(7)鼻化爆發的[t̃](mutton[tn]等[n]前的 t)，(8)舌尖前(尖齒)的[t̪](ei[eitθ]等[θ]前的 t)，(9)舌尖後(捲舌)的[ṭ](等 r 前的 t)等❶。

---

❶ 例見瓊斯《音位學的性質和應用》，頁10；布洛炊劼爾(B. Bloch & G. L. Trager)《語言學分析綱要42—43。

关于中國語拼音化問題

——一个日本的中國語学者的希望——

實 藤 惠 秀

1 第五次中國語学研究会

我是《中國語文》的熱心讀者，从創刊号起，我就讀着《中國語文》現在已經成爲日本的中國語教師們必讀的刊物。

我作爲一個讀者，願意把在日本研究中國語的实際情况一下，並且对於中國語拼音化的問題，提出我的意見。

1954年10月30、31兩天，在日本金澤舉行了中國語究会（会長倉石武四郎）第五次大会。參加这個大会的師一百多人，学生代表五十人左右。

在这個大会上討論了關於在日本教授中國語的方法。在教授中國語的目的可以分成如下的三种類型：

1) 作爲一般文化教养的；
2) 培养对中國貿易的人材；
3) 培养对中國文化的研究者。

在大会上討論的中心題目是作爲一般文化教养的中國学問題。

作爲一般文化教养的中國語被稱爲第二外國語，普通內，有兩節課，全部教学課程規定期限爲兩年。像这習的時間裏，要学会講、听、讀、寫，应当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進行教学，是大会討論的中心問題。这次会上論雖然沒有作出結論，但是參加这個討論会的年輕学生最踴躍，加強了我們教師的信心。

2 中國語在学習上的矛盾

这次大会上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这固然是因爲不够，但还有一些更主要的原因隱藏在一些問題处。

日本開始研究中國語是在明治初期，最初的目的了培养外交人材，其次是培养貿易人材、軍人和。一般地說，从明治初期到日本投降爲止，關於中國語的目的，是爲了侵略中國。

自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研究和学習中國目的改變了，它是爲了学習新中國的文化。

从前，选中國語課的学生当中多數是些運動选他們大都是些不太用功的学生，或者是因爲曾經國居住过，多少能說些中國話才选这門課。因在学習上也就沒有什麼熱情。可是，現在希望認学習中國文化的学生們增多了。特別是最近的情在学生当中有一面已經选定了第一外國語（例如），第二外國語（例如法語），而另一方面申請能加听講中國語課的学生，愈來愈多了。

这樣，学生明明知道他学習中國語並不能得到学分，只是因爲喜欢学習而來学習的。總之，学習中國語的人的品質顯著地提高了。这些不把学分当成問題而來学習中國語的学生是爲了能够早些看懂關於新中國文化的書，來建設個好的日本國家的人們。对这些学生应当用什麼樣的教学方法來教他們才合適呢？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中國語当然也是一种外國語，首先必須教發音。在日本所使用的標音文字，有Wade式的羅馬字、注音字母、拉丁化新文字三种，並不固定使用哪一种。最常使用的是注音字母，可是查中國語字典時如果不懂Wade式就不能查字典。而內容完備的教科書又是用新文字編寫的。因此，学習中國語文的人們，必須要記住兩种或三种的標音文字。在这一點上，学中國語和学德語、法語是有不相同的困难的。

其次还有一個大的矛盾，就是：日本人是認識漢字的，日本人看到中國的報紙、雜誌的時候，能看懂的詞很多。例如"文学"、"政治"等只要看到就懂，所不同的只是發音。"文学"用日本話來讀是"bungaku"，可是不知道中國話讀做什麼。看到"文学"这兩個漢字立刻就懂它的意思，它的中國的發音"wenxyo"是後來才学的。像这樣的学習方法，在俄羅斯人或美國人学習中國語的時候是不可能有的。

日本人認識漢字，对於学習中國語，也可以說是有利，也可以說是有害。西洋人学中國語是規規矩矩地从發音学起，可是日本人正因爲認識漢字，往往要把中國語在腦子裏翻成漢字來理解它。例如中國語的"kiche"，日本人不是專从"kiche"这個音來理解它，而要在腦子裏不厭其煩地翻成"汽車"这兩個漢字。可是日本話的"汽車"並不是motor car的意思，而是"火車"，所以，腦子就發生混亂。即使不如此，当日本人在腦子裏把發音翻成漢字的時候，講話的人接連地講下去，而听的人就听漏了，所以，听的能力遲遲不能進步。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僅一周有兩節課，規定在兩年的期間內作爲第二外國語的中國語課，要求把內容丰富的書（理論和文学方面的書）作爲課本，教得發音正確，这就使得教師們感到着急。如果力求發音教得很正確，那麼內容的教学就得不到進展。相反地，如果要很快地教內容（因爲用的是漢字，这樣做是可能的），那末，發音的教学就不够完善了。發音達到甚麼程度就算可以？在甚麼時候開始教內容？这是個

問題。

我們看过美國的«Spoken Chinese»。这部書共有兩冊，用羅馬字寫成的。即或把这兩冊全部学完了，也不能够看懂中國書的一行甚至一個字。

據最近由美國回來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說，在美國某大学教中國語，不重視發音，只記漢字來閱讀中國的文献。

这樣看來，我們知道在美國關於中國語的教学方法分爲兩种。一种是爲了能說、能听的“Spoken Chinese”，另一种是如某大学的方法。

在日本，企圖在一方面用这個“Spoken Chinese”的方法，同時在另一方面又要用某大学的方法。可是，困难的是因爲時間不够，所以这兩种方法都不能澈底做到。

3 中國語有拼音化的必要

在美國有兩种学習中國語的方法。在日本的第二外國語裏头，有中國語和德語、法語，而日本人学習中國語不能像学其他外國語那樣快地理解它的內容，多半原因是在於中國文字本身。

中國語和德語、法語不同，發音和文字分割開來，漢字裏形声字的声符，雖是表示声音的，但同一個声符，現在已是大有分歧，決不可靠。如果不是形声字，那就連發音的門路也找不到，德語和法語在第一課裏的單詞就標了發音，这個拼音讀法的原理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新的單詞上，可是中國語怎樣呢？如用漢字的教科書進行学習，因爲沒有拼音，所以碰到新的單字的時候，它的發音就必須要逐字查字典。

現在，日本有用新文字編寫的教科書，这是把中國語当作外國語学習，進行訓練講和听，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新文字編寫的出版物也有一兩种，並且開始着手編纂詞典。这对進行教学中國語確实可以說是一种革命。但是，困难的是不能澈头澈尾使用新文字，到一定的時候又必須換成漢字。因爲在中國还沒有使用新文字，無論看的書或是報紙、雜誌，必須要看用漢字印的东西。

於是，我这麼想：中國文字如果能够改成拼音文字，那麼，这些困难都会一掃而空。那時最初学到的單詞拼寫的發音原理可以应用到新的單詞上，用最初学到的文字就能够看懂中國的各种文献！这樣，我們教中國語的成績也一定不会比法語、德語的教授差！

因此，我衷心希望中國進行文字改革，成爲拼音文字的國家。

4 關於中國語拼音化的一些參考意見

關於中國文字改革，中國的人們已經進行了半世紀以上繼續不斷的研究，特別是从«中國語文»創刊後討論得更熱烈，將來一定能够擬製出很好的方案。關於这一點是沒有外國人插嘴的餘地的，不过我願把我对於这件工作的感想提出來供作參考。

我們在進行作爲外國語的中國語的教学時，使过 Wade 式羅馬字，也正在使用注音字母，又使用新文字。Wade 式羅馬字現在不用談了。注音字母新文字各有它的優點，注音字母可以橫寫也可以直很方便。新文字用很少的字母就可以拼寫出詞來，也很方便。比如“四十”，用 Wade 式要拼寫成 ssŭshi 但新文字是拼爲 ssh。

可是，注音字母和新文字也都有缺點，注音字ㄧㄣ(i＋en)要讀成 in，ㄧㄥ(i＋eng)要讀成 ing，这是太强了。新文字“親愛”cin’ai 要不是加〔’〕就会誤爲“ci nai”，这是很麻煩的。

这还是小的缺點，还有更大的缺點，無論是注字母或新文字都有。同是一個音節，拼寫起來長短等。注音字母是1字到3字（ㄚ～ㄓㄨㄤ），新文字是字到6字(a～zhuang)，这樣長短不齊。（日本的假因爲是音節文字，一音節一個字）。

还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介母和韻母使用同一字例如，注音字母 ㄐㄧㄠ＝giao 的 ㄧ＝i(介母)和ㄐㄧ＝的 ㄧ＝i(韻母)，在發音上有强弱長短的本質上的別，可是，仍然使用同一個字母。

如果是当作漢字的注音來使用的話，那还可以就，可是当作独立的文字，在詞兒連寫的時候就会生混亂。

“ㄐㄧㄠ”是一個音節呢，还是 ㄐㄧ＋ㄠ 兩個音節簡直無法辨別。

用同一長度(時間的)發音的音節最好是用眼也是同一長度(空間的)。

在这裏我提出如下的希望：今後在製訂中國音文字時，最好全是双拼制。如«中國語文» 17 期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秘書处發表的«各地寄來音方案整理報告»中，關於双拼又分爲兩种。

1)〔声母〕+〔介母和韻母相結合的〕

2)〔声母和介母相結合的〕+〔韻母〕

其中我以爲第 2)式比較好。在上舉的報告中曾彝進先生的是第 2)式，日本的伊澤修二也擬相当於 2)式的双拼制。声母(包含介母)55，韻母共 85 個。像这樣的方案是可以作爲參考的。

更進一步，我希望能够作到在韻母單用音節訂個零声母(無声母的符号)，用这個來和韻母相拼双拼制作到澈底。这樣的時候，發音的長度和用看的文字的長度完全一致，这才合乎理想。

（那一譯，文兵校）

汉字拼音化与汉字簡化

——1955年3月6日在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簡化汉字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高元白

文字是語言的符号，它可以把語言書面化了，战勝時間空間，和各处的人們、後代的人們接觸起來，擴大語言作社会交際工具的作用。語言是隨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隨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而文字的產生却是很遲，大概社会現了階級的時候，才由圖畫演進而成。文字自然也是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是文字的發展又有它自已的規律，就是由"表形"(代表事物)而表意(代表概念)而表音(代表音)的前進道路。表形、表意是"衍形"的階段，表音就是"衍音"的階段了。表音又有"表音節"和"表音素"的區別，表音素的拼音文字是它發展的高級形式。在这發展的長途上，各民族文字前進的里程是不同的。比如在五千多年前，埃及的文字就有形符、意符、音符三种成分，巴比侖的文字也在意符上加音符了，都和漢字的"形声"一樣，是"衍形"、"衍音"过渡階段的文字。但是三千多年以前，埃及、巴比侖的文字已經演變爲表音素的"非尼基字母"了，由"非尼基字母"又演化出"阿拉米亞字母"、"舍比安字母"、"希臘字母"。从此字母的支派繁衍，形成各种衍音文字。如希臘字母孳生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成爲今日流行範圍最廣的字母，爲許多民族語言的書面化而服務。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都走上衍音的道路了，可是我國的漢字呢？直到今天还是活動在衍形、衍音的过渡階段，不能很正確地表現優秀的漢語。它的字數繁多，結構複雜，一字多音，同字異体，难認、难讀、难寫、难用，又难於利用現代机械和技術，如打字、印刷、電報、編目的進步，都受了限制。它給我們造成的損失和帶來的痛苦是非常嚴重的。先進的文字已經走出了一條歷史道路，表現出文字發展的規律，決定了漢字不能規避拼音化的前途。我們認識了这個客观法則，还能等待它自然地演進嗎？人民利益的要求，文化進步的要求，都推動着我們，要自覺地進行文字改革，爲实現漢字的拼音化而努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中國語文》創刊号第4頁)

我們知道語言只能有長期的點點滴滴的變化，不能在短期內除舊佈新，但是这並不意味着代表語言的文字不能改革。因爲文字由圖畫發展而爲語言的符号，原是由人們自覺規定的，約定成俗，共同使用。当人們的科学知識能掌握它的客观法則的時候，就可以定新約，成新俗，進行文字改革。这种先例是很多的。即如曾借用漢字的朝鮮、越南都改用拼音文字了；曾借用漢字的日本也自創了音節字母，不过使用拼音文字的時候还夾用一部分漢字而已。至於原來是拼音文字又進行字母改革的也很多：如苏联境內各突厥系語言的文字改革，就是廢除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後又改爲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字改革也是先用拉丁字母，後又改爲斯拉夫字母。說到我國的文字改革運動应当溯源於明末清初進步的声韻学家提出漢字拼音化的要求与理想。甲午中日战爭後的"切音新字"運動，戊戌政變後的"官話字母"和"簡字"運動，五四運動後的"國語羅馬字"運動，大革命後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給我們創造了丰富的經驗。從拉丁化新文字開始，我國文字改革運動才成爲人民革命的一環，因而波瀾更加壯闊。1949年全國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文字改革運動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首先是文字改革的同志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空前地团結起來了，並且展開了集体研究。1950年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学說發表以來，使我國文字改革運動有了正確的理論根據。1952年毛主席指示了創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以來，更使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方向具体化了。

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毛澤東选集》第一版680頁)这就是說文字改革運動有了確定的方向，还要从实际出發，实事求是，才能行通。那麼这個"一定的條件"是什麼呢？我認爲至少要包括这幾點：

(1) 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2) 民族共同語的基本形成；

(3) 完美的拼音方案的製定；

(4) 通过新舊文字並用的过渡階段，羣衆熟習了拼音制度；

(5) 通过廣泛宣傳，文字改革成了羣衆的普遍要求。

拼音文字方案製定了，是否立刻就能实行文字改革呢？不能。它只能初步試行，还不能全面实施。要全面实施，必須通过一個过渡時期。当然，这個过渡時期不会太長。不过漢字既然还要使用一定的時期，就不能不克服它給我們帶來的浪費時間与精力的困难，所以要实行"漢字簡化"。由此可見，我國的文字改革運動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漢字簡化；第二階段是漢字拼音化。第一階段又是第二階段的过渡時期。最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內中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筆畫的簡化，选定了798個簡体字；第二是字數的簡化，廢除了400個異体字；第三是寫法簡化，規定了漢字手寫体的簡化偏旁。它的主要精神是使漢字筆畫簡單，字形統一。这次公佈的雖然是個"草案"，但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標誌着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由研究階段進入实際行動的階段了，並且給我們帶來了漢字拼音化的消息。

筆畫趨於簡單，字形趨於統一，本來是漢字發展的規律。因爲筆畫簡單了便於書寫，字形統一了便於交際，所以漢字由甲文、金文、古文、籀文、篆文、隸書、楷書、草書、行書以至簡体字，一貫地是由这個規律支配前進的。簡體字在魏晉之間楷書盛行時代就出現了，至今已有一千六七百年，可見我們的漢字簡化工作是有悠久的歷史基礎的。這些簡体字都是歷代的勞動人民創造的，雖然統治階級污衊它是不登

大雅之堂的“俗字”，不合正統的“破体字”，不斷地阻撓它的流行，要維持他們所獨佔的繁体字的命運，但是抵擋不住这個潮流。在偉大的抗日战爭和解放战爭時期，革命部隊中更大量地產生了新創的簡体字。《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公佈，就給簡体字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回想 1934 年上海文化界人士曾發起“手头字”運動，推行三百多簡体字，只有少數刊物採用。1935 年國民党反動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推行簡体字，在錢玄同編选的《簡体字譜》中挑出三百多明令公佈了，但頑固派紛紛反对，爲漢字請命！於是又收回了成命。可見漢字簡化只有在中國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才能通过科学研究和政治力量普遍推行開來。当然，这次公佈的只是漢字簡化的一部分，今後还要繼續擴大这項工作。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公佈之後，有些熱望漢字拼音化的同志們对它不感興趣，認爲漢字是要被扔掉的東西了，何必多此一舉。他們不了解我國文字改革運動要經过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漢字簡化，正是爲第二階段的漢字拼音化舖平道路，太性急了就不是从实際出發。也有些人不願漢字走拼音化的道路，妄想着实行了簡化漢字，人民得到了相当的便利，就可以消弭拼音化運動。他們不了解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第一階段的过渡作用，它只能加速拼音化，不能拖延或阻止拼音化。也有些人反对簡化漢字，認爲这些“破体”“俗字”，違背“六書古義”，不合“隸楷書法”，暗暗惋惜着“斯文將喪！”这是不通古而好古，不明俗而惡俗，需要我們加強宣傳工作。目前我們应当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切实研究这個草案，多提建設性的意見，以便文字改革委員会集羣衆的智慧，加以修正補充，然後正式公佈，推行全國。这一個措施將爲兒童識字教育，成人掃盲教育，語文教学，印刷出版，以及各种文化生活帶來很多便利。今後更应重視漢字書法的規範化，消滅分歧錯亂現象，提高它作爲交際工具的作用。

我們实行漢字簡化，不要忘了漢字拼音化的工作。希望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早日製定，按方案中詞兒連寫的規則及定型化的規定編纂新舊文字对照的漢語詞典，实行新舊文字用。今後要把漢字当作拼音文字的“介紹者”，通过漢字的系，使羣衆接觸拼音文字，从而熟習拼音制度，增進們他拼音文字的要求。新舊文字並用我個人以爲可以有以下幾方式，对与不对，提出來供大家參考：第一是“橋樑”的方式，就是羣衆讀物用“新注音漢字”排印，每個漢字銅模的上部刻着新的拼音文字作注音（四拼制的字母雖比注音符號拼制多一字母，但字母用細長形，並無困难。）按詞兒連規則排版，这樣每行上边是拼音文字，下边是方塊漢字，羣衆先是对照閱讀，日久自然捨难就易，拋棄漢字，而專拼音文字了。第二是“蟬蛻”的方式。就是排印或寫文章的候，夾用拼音文字，並逐漸增多。第一階段凡外國人名、地都用拼音文字；第二階段凡語氣詞、感嘆詞，都用拼音字；第三階段凡介詞、連詞、繫詞、副詞等都用拼音文字，經过这三個階段，就可以全部用拼音文字了。每一階段的間按進行情况決定（主要是報章和刊物），大概不能少於年，不會多於三年，三個階段的時間也不一定相等。第三“園地”的方式。就是一部分書籍、刊物、報章用拼音文字印，帶動讀者，擴大影響。第四是“先鋒”的方式。就是鼓一部分羣衆帶头使用拼音文字寫日記，寫信，寫一切文章，逐漸擴大它在人民生活中的活動範圍。除此以外，当然还其他方式。各种方式可以同時並用，經过一個時期，就可过渡到完全使用拼音文字的時代了。这個过渡時期是一种革性的过程，不能与語言的長期點滴變化混同起來，而且個过渡時期的本身並不会很長，这個時期的工作做得愈好，过渡的時間也就愈短，这就是創造全面实施拼音文字的第個條件。我們更要認識，新舊文字並用，就是以事实作宣傳，藉以增進羣衆对拼音文字的要求。如果我們能更多樣化地行宣傳工作，就可以更擴大推行拼音文字的效果，这就是造全面实施拼音文字的第五個條件。文字改革的條件具了，文字改革運動就会得到勝利成功。

对汉字改革問題的几点体会

王　均

關於拼音文字的優越性和漢字改革必須走拼音的道路这些問題，談的人已經很多，道理也說的很透徹，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個人也一向同意这些意見。只是有幾個小問題，似乎还沒有完全解決；这次由於在廣西田野工作，跑了十幾個縣，我認爲，至少在我自己是不成問題的了。

一個是文字的民族形式問題。我們一向認爲，音素化的拼音文字是最科学、最靈活、最簡便的办法，而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則是拼音字母幾千年來發展、演變，最後的結晶。但是有人說，要教一般初学文化的人民羣衆來分析音素是做不到的事情，頂多能够讓他們学会把一個音節拆成兩半兒——声和韻，外，声調的掌握也是非常困难的；至於字母形式，無論拉丁字母也好，斯拉夫字母也好，都会被認爲洋字母，不是咱們漢族的民族形式，而被人民羣衆排斥。事实証明：这些同志未必能代表廣大的人羣衆，人民並不如他們所設想的那麼“笨”，那麼頑保守。

我們是在廣西僮族地區工作的，我們在各地找一些僮族人民，多半是小学畢業或初中的程度，用國音標來記錄他們的方言。在記音当中，順帶教他們些符号，声、韻、調，各告訴他們一些代表字。

星期以後，我們記完音，他們也差不多能基本上学那些符号了：清濁送氣、長音短音、韻腹韻尾……致差不離：有的甚至能糾正我們的錯誤。声調方，也是告訴他們一些例字，比方拼做 na 的，当“厚”的是第一調，当“田”講的是第二調，当“臉”講的是三調……看跟哪個字的高低升降一個樣；到後來他能告訴我們，某字是第幾調。所以漢字標調的問題也会成爲一個难題。要說他們这些發音人已有相当文水平吧，那在 1952 年來賓僮文教学試驗中已經做出計：文盲班教会声韵調只需要 49 晚（約 98 小時），習三個月（180 小時）就可以寫歌、寫信、認課文（袁驊等：«1952 年僮族語文工作報告»，第37—38頁）。說明初学文化的人民羣衆照樣是有分析音素的能力，且不說学習文字还不是隨便拼，依然是要照定型拼法“記生字”的。

字母形式呢，我們在各縣開过一些座談会，蒐集一些意見。我們接觸的对象絕大多數是学过漢文，也有少數人不識字。許多人能用漢字寫僮歌，其有的字是我們不認識的僮族方塊字（參看韋慶穩«廣僮族的方塊文字»，收在«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況»一書中）。幾乎沒有什麼人留戀他所学会的这一方塊字。学过英文的怕拉丁化拼音文字像英文那麼学，經过解釋以後，知道英文难寫是由於我們不懂個話，难的不是字母，他們也就沒有意見了。这說“民族形式”的实質在語言，只要拼的是僮語或漢，拼出的文字就会是僮文或漢文的民族形式，这种想是不难接受的。死抱住漢字不放或以爲頂多能把音字母之類的东西当作“民族形式”的只是一部分不学習新文字，又怕“反而變成了文盲”的識了方塊兒字的少數人罷了。

一個是方言問題。当然，我們的拼音文字將是全國一的。國內方言的分歧一時不容易消滅，要教一般民羣衆学習文字之前先得学会標準語，豈非不近情的要求？是的，要叫江苏、浙江、福建、廣东……農民学好一口的北京話，然後才許他学文字，確实不近情理的。可是困难似乎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大。我們这一組人这次走过的主要是廣西省南部的族地區，那裏除僮語外一般地是說“白話”（粵語），是我們發現，会說“白話”的多半也会說普通話（桂話）。事实上普通話的勢力已經打入每一個說“白話”區域裏去了。拿廣西省來說，差不多每一個縣的縣，縣府或貿易公司等，都能找到說北方話的同志，地的幹部也多數会說普通話，有的領導同志就是用方話在幹部羣衆大会上做報告的。其他非普通話區的省市，據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也都是如此。北方部到南方工作，各地代表到首都開会，人民解放軍復員还鄉，各地參軍子弟在解放軍的“大学”裏的陶，城鄉之間，各縣各省之間的物資交流和互相參观学習，全國各地廣播站的普遍設置和電影隊的巡迴放映……隨着解放後全國政治經济的空前統一集中、人民的空前团結、交通的空前發展、新工業基地的建立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地方主義的封建藩籬拆毀了，各地的方言也正在日益彼此接近，統一的民族共通語正在逐步形成，作爲統一的民族共通語底基礎的北京話的勢力，已經滲透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目前舊的漢字还正在普及文化的教育过程当中爲各地人民学習着，在將來不同的方言區学習統一的拼音文字当中，舊的漢字依然可以起一定的橋樑作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各方言語音上的差異，是有对应規律可尋的，要變，是一套套地變的，不是亂七八糟沒有條理地變的；而学習文字究竟是学習文字，將要有正字正音字典，字的拼法也还是要記的，不过能懂普通話，“記生字”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困难，比起記漢字学漢字（我是指的方塊兒舊漢字），不知道要容易到多少倍！而現在，能懂普通話，已經不是一件难事了；事实上，多數的農民也正在逐步地懂得它了，更不用說工人、战士、教師学生等其他的人了。有了統一的拼音文字，对於幫助全國人民学習標準語，加速民族共通語的建立和鞏固，其作用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有一個詞兒連寫的問題，这將由課本、詞典來解決，搞創作、寫書、寫文章的人寫对了，学的人就可以摹做。只要能有一致的規範，也是不难学習掌握的。

这幾個問題解决了，我們对漢字改革的前途就可以非常樂观而不会有任何疑慮了。

二月號勘誤表

頁	欄	行	誤	正
35	左	19	肚子疼—魚肚（˦—˨˦）	肚子疼—魚肚（˨˩—˨˦）
36	右	倒10	在韻尾後頭	在入聲韻尾後頭
37	左	12	（代替原文的）[ɹ]	（代替原文的[r]
37	左	倒15	сретлый	светлый
37	左	倒 3	[urəmŋ̊ɔː]	[urəmŋ̊əː]
37	左	倒 2	[ɔlɔmŋ̊oː]	[ɔlɔmŋ̊ɔː]
37	右	6	[khtɪːɣ]	[khtaːɣ]
37	右	倒12	,k 丢	,kh 丢
38	左	倒 8	[tʂ̩ʅ]（知）[tao]（道）	[tʂ̩˩]（知）[taǒ]（道）
38	左	倒 7	[ʅ]	[ʅ̩]
38	右	13	[mː]	[miː˅]
38	右	18	ε'ιδωλολ ἄτ'ρης	εἰδωλολάτρης
39	右	倒 2	加上一個[w]	加上一個[ʷ]

我对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几点体会

藏族 鍾秀生

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兄弟民族的社会發展是很不一致的，所以各民族的語文發展也很不一致。除漢族以外，各少數民族中有的原來就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自己的文字，尙待創造。由於在歷史上各民族長期地遭受着民族压迫，經濟与文化的發展水平一般地比較低，很多兄弟民族缺少文字与文献，缺乏用本族語言來授課的学校等等。這种情況嚴重地阻礙了各民族的發展，並使他們的語言中缺少或根本沒有表現科学、技術、哲学、政治及經濟等概念的詞彙。解放以後，人民当家作主了，政治生活中最常見的“人民”、“民主”、“社会”、“憲法”、“公民”、“选舉权”、“投票”这樣的詞兒都才在許多民族語言裏開始創造，或借用漢語。又如有些少數民族雖有自己的文字，但由於廣大勞動人民在歷史上長期地得不到讀書識字的机会，讀書成爲一小撮上層分子和統治階級的專利权，語言——尤其是文字——中夾雜着他們的方言、習慣語和同行語，以煩瑣哲学的風格和誇大的言辭眩耀於口头和紙上，遂使文学的語言遠離了人民。这一切情況，嚴重地阻礙了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思想的交流、政策法令的傳達。列寧和斯大林屢次地教導我們，苏联各族人民只有用本族語言才可以參加社会主義的建設，才可以接受並發展社会主義的文化，才可以建設自己民族的、苏維埃的國家生存。苏联的昨天就是我們的今天。問題很明顯地擺在面前，我們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在國家向社会主義过渡的時期裏，主要的任務是按照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語言發展的歷史的道路，用各民族現存語言的主要因素的發展与改善的方法，和社会本身的發展及民族的發展同時進行，以求得各民族語言中的新質量、新因素的逐漸積累和丰富，創造高度發展的社会主義工業，農業和具有民族形式社会主義內容的文化。無疑地，爲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語文工作者在今後的民族工作中，应当爲实現國家的總路線而尽最大的努力。

我們的國家循着總路線向社会主義过渡的時候，我們語文工作者的最重要的任務可能有下列幾項：

(一)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必需有專職的人員，長期地深入研究一种語言或文字，而且应当研究得精湛深刻。許多年來我們語言学者們在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上做了不少的工作，雖然也有了一些收穫，但我們毫無滿足於这一點成績的理由。在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文時，語言学工作者們在某一個地區花上幾個月或至多一二年的時光，記記音、寫寫千把個單詞單句後，再翻翻外國人寫的有關該語言的書籍或文章，就大寫文章介紹某民族的語言(或文字)。表面上看來說的头头是道，如果把他們搞的东西仔細研究起來，問題一定就不会少了。事实上这位語言学工作者自己連像樣點的該民族語言也許还說不上口，这种情況在我國是常見的。本來学習一种語文是不容易的，調查研究一种語文事实上就是学習一种語文，所不同的是这個去学的人是一個語言学家，他們会用語言学的方法而已。他們的方法是科学的，但科学的方法用得不深入，用得不洽当，是不会得到什麼的。例如李方桂先生寫了一篇《藏文前綴音对於声母的影响》❶(我不知道他对藏文用过多少工夫)，一開头就把三個字头和五個前綴子音看作同樣的东西，而且他还不知道前綴陽音字母“b”後面可綴的字基字母有十六個之多，僅这一點就够了(还有許多錯誤，这裏不去談它了)。但是解放後我們还在1953年6月号的《新華月報》(又見《科学通報》1953年4月号)上看到某位語言学家替他这篇文章捧了場，認爲是近幾十年中重要的論文之一。有一位著名的藏文專家，在他学習六年多藏文後，譯了一本《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种之五，1930)，看了他的序文後，可以知道他已翻查了他能翻到的所有字典，問遍了他所能問到的人，可是他还可笑地把 ça-pho 譯作“牡鹿”(1[illegible]頁)，还在書尾巴作了一個可笑的註(178頁)。把“m[illegible] skyed-a-ma(44頁)譯作連漢文裏也莫明其妙的“未[illegible]娘”(176頁)等等，这樣的錯誤在該書中是舉不勝舉的。這兩位是大家心目中的权威学者，可是連最淺

❶ 文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135—157頁。本例見該書135頁。該文是用英文寫的，題目是《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 of the Tib[illegible] 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最通俗的东西，只要搞通藏文的人就应当知道的东西，他們却不清楚。然而他們的作品長期的欺騙了許多人，被欺騙的包括了学者專家，中國人和外國人。

目前我們对全國各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尚未普遍和深入，对整個語言情况尚未能够清楚地了解，已經得到的資料的研究还有許多問題；因此，我建議今後在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上应当分分工，应当反对“樣樣懂，門門瘟”的膚淺的不踏实的作風。我們也希望不要在瑣碎的個別的語音及其變化和一些簡單的用字造句上打圈子，像瞎子摸象似的。我們希望的是先把每一個民族的語言的歷史發展和現在通行語言的全部情况了解清楚，掌握住它的語音、語法及基本詞彙，找出它們的正確的發展前途，並想办法利用先進民族和本民族的語彙去充实其文学語言、科学与政治術語，使各民族的語文随社会的發展而全面地發展与丰富起來。我想，如果这樣做的話，我們的調查研究，就不会脫離現实了。

（二）应当替没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創造正確可用的文字。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有的民族有爲人民大衆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文字，有的雖有文字，但僅供宗教上的应用，而不是人民羣衆所能懂得和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有的民族則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文字而能够適合於日常应用者外，必須替他們創造合用的新文字。1954年5月20日，政務院舉行的政務会議上，羅常培委員作过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其中提到的没有文字的各少數民族的語言的七种情况是符合实際的，这是由於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原故。因此，報告提出了一個創訂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字的基本原則，即：“对於有自己的語言而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根據他們的自願选擇，应在經过一定的調查研究之後，幫助他們逐步制定一种拼音文字，或幫助他們选擇一种現有的適用的文字。在制訂或选定一种文字推行之前，各該少數民族得依原有習慣沿用漢文或其他民族的文字”❶。此外，我們应当着重指出，我們一定要向苏联学習。十月革命成功後，苏共中央和苏維埃政府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創造了許多新的文字和改革了許多舊的文字，取得了許多宝貴的經驗教訓，实在值得我們去学習。这樣就会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少犯許多錯誤。

在新的少數民族文字方案的創製工作上，我們的語言学專家們已尽了一些力量。可是有一點必須指出，我們的語言学專家們可能存在着这樣兩方面的偏向，是否正確，尚希討論研究：

过去馬爾和高本漢（瑞典人）等人以爲漢語是“單音節”語，同樣，許多漢藏語系的語言也被許多資產階級学者看作是“單音節”語，語音方面也跟漢語一樣，認爲“声調是區別意義的因素”。从这個立論出發，把每一個詞中的每一音組看作独立的音節，定出幾個標誌声調高低的調号，放在每一個音節的後面。甚至把語言与音樂混淆起來，用五線譜表示声調高低，企圖說明自己的主張。現在我們看看苏联漢学家康拉德和中國的瞿秋白同志对所謂“單音節”和“声調”的看法怎樣。

康拉德在他的《論漢語》一文裏說：“單音節性不应該成爲漢語詞彙的必要標誌，依照詞的音節數目來把詞彙分成不同的類型是毫無根據的。声調也只是随意选擇的標誌❷。”我個人認爲他的話是有道理的。康拉德在这篇文章裏以很長的篇幅——幾乎佔全文四分之一——敍述了他的意見，这些意見給予强調單音節和声調的人以有力的駁斥。瞿秋白对声調問題認爲“我們主張声調的拼法是不需要的，現代普通語的声調尤其没有表示的必要，因爲它本身就很模糊❸。”他認爲用五線譜表示声調，只是学院裏研究音韻学的工夫，不能寫到文字裏給幾万万人用。声調是漢語的產物，單音節的說法也開始於漢語，学院式的語言学家們因而認爲与漢語有親屬關係的漢藏語系裏的其他語言也不能不有它，因此也就移植过來了。我認爲这些文章不但对漢語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对今後漢藏語系的其他語言的研究也有極大的啓示。

另一方面，在同一語言中不顧实際情况地强調方言差別，分出幾個或好幾個方言，根據这些方言來製訂一些記音符号（不是國際音標而是類似拼音文字的东西），於是同一個民族的語言中又爲不同的方言創製了兩三套不同的記音符号，把这些符号教給学生或用以記音。例如藏語分爲拉薩和安多兩种方言的符号（也許还会搞出其他方言的符号），苗語分爲黔东、黔西和湘西方言，並個別地新製了記音符号等等。我是不懂苗語的，但以我們的藏語來說，拉薩人和安多人是能够互相談話的，他們用这兩個方言達到了交流思想的目的。必須指出，藏文（包括字形与讀音）在所有的藏族區域基本上是一致的、統一的。这樣强調方音而把一

---

❶ 見1954年6月5日《人民日報》。

❷ 康拉德：《論漢語》（彭楚南譯），中華書局，1954年12月第二版，第36—37頁。

❸ 見《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北京第一版，671頁。並請參看該書670—672頁的《聲調問題》。

种語言分開來，恐怕是沒有益处的。事实上，拉薩方言和安多方言並不比漢語的北京話和湖南話相差得多。一個民族語言是会有許多方言的，我們的語言前途应当是向統一的和一致的路上去發展，以求得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大家知道，德國的方言是很多的，但德國文字却是統一的。人們沒有在教学或研究德語時另外再替德語搞什麼幾乎相当於另一种文字似的記音符号。

强調声調、过分强調方言差別、强調單音節、过分强調用字造句中的細節，这种鑽牛角尖的情况，在近幾十年的中國語言学界不爲不嚴重了，現在又把这种風氣帶到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工作中來，这种以形式主義的方法和態度來对待語文工作的情况，是我國少數民族語文發展前途的絆脚石。

另外，西南少數民族中有一些过去帝國主義國家的傳教士創製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的已深入羣衆而成爲他們生活中不可少的工具了，但我們还有責任去分析研究它。如果它是好的、合用的、有發展前途的，就必須保留和丰富它，利用它來爲社会主義的文化服務。有缺點和錯誤的，应当修正或予以適当处理。

（三）要嚴肅而認眞地去創造新的詞來充实各少數民族的詞彙。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学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实它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❶。"全國解放以來，我們少數民族在短短的幾年中，生活面貌大大地改變了，而且正在加速度地改變着。由於政治制度的改變，"人民政府"、"自治區"、"民主"、"公民"……等新的詞語及其概念吸收到各民族語言中去，这些前所未有的詞在工作幹部和羣衆間起着保証思想交流的重要作用。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我們已經、正在或將要建立大小不同的工業、農業、牧業等生產机構；公路、鉄路和水、陸、空交通運輸事業正日漸向从來沒有这些东西的地區進展。由於生產已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百貨公司和合作社遍佈全國，而且日益增多起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正在不斷地改善着。由於各地的学校教育工作的逐漸發展，文化生活逐漸丰富起來。各民族的各式各樣的代表、参观团、学生等來內地参观和学習的机会比从前增加多了。这一切促使各民族的語言迫切地需要新的詞和語來充实自己的詞彙，从而保証用自己的語言來作爲眞正的交流思想的有力工具。这种需要已經開始了，隨着總路線的实施，其迫切的程度是会与日俱增的，許多人都看到了和感覚到了这一點。事实上，廣大羣衆和語文工作者及其他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尤其是翻譯工作者，幾乎每天都要造一些新詞兒來充实自己的詞彙。根據我自己从事翻譯的实際經驗，感覚到新詞嚴重地不足是現階段少數民族語言發展上的首要問題。因此，在語文工作中，新詞的正確創造，成爲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的头等重要任務。

我認爲我們在創造新詞的時候，应当注意到：

（1）每一個新創造的詞应当是能够把它所反映的对象的一般的和本質的屬性正確地表現出來，並应能够在人們思想上建立对某一对象的正確概念。

（2）語言的詞彙所據以發展的所有法則必須都是客观的法則，也就是說，詞義的構成应当是全部社会生產的發展所確定的客观法則过程，而不是任何人能够任意製造的。例如有人曾把"集体農莊"譯成藏文時譯作 shing-tsal-bu-gcig-tu-bsdus-pa（即小塊土地拼起來的意思）❷，这是譯者忽視（或者眞的不知道）客观法則而造成的顯著錯誤。

（3）吸收進來的外來語和新造的詞，应当使它變成民族語言的有机部分，以達到眞正丰富該民族語言的目的，而不破壞該語言在長期中形成的規則。

（4）有一些原有的詞的意思，应当根據概念的發展而獲得新的涵義。

（5）新的詞应当在实際工作中一點一滴地去檢〔驗〕果，而且造一兩次不定就能行得通，一個詞往往需要不斷地經受考驗和修改，才能定下來。如果拿一本其他先進民族的新詞典主观地去硬譯，不管用在句子裏時妥当不妥当，那一定不会成功，但仍有些人硬要这樣幹，是很不对的。

（四）应当深入研究語法構造。我們看到一些从漢文譯爲藏文的書，譯者在翻譯時，每句漢文裏有什麼字，就硬頂上去一個意義相同的藏文，湊成了整段整篇的文章，結果使藏文很好的人也看不懂。听說用其他民族語文翻譯的書籍也有類似的現象。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譯者沒有很好地研究語法，致使譯文成了不容易了解的东西；这樣就大大地降低了譯文爲傳播思想的工具的效用。更危險的是，由於不能掌握語法而產生政治上的錯誤，例如藏文版《人民畫報》曾經把"控訴惡霸王松濤"譯作"向惡霸王松濤告狀"❸。有些書報上，把解放軍譯作 bkyings-bkrol-dmag 而成爲"被解放的軍隊"的意思，这是多麼可怕的錯誤啊！

---

❶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学問題》第8頁。

❷ 見《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会第四次会議文件》一書裏的《政治報告》的譯文中，民族出版社藏文譯本，第7頁第1行第1版，第1次印刷。

❸ 見《人民畫報》藏文版1951年7月号第47頁第3[illegible]的說明。

我們对各少數民族語法研究是沒有基礎的，所以当組織力量，深入研究，把民族語言的詞的變化和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點綜合起來，組成可靠的語法則，語法定律，打下良好的語法基礎。这也是当前重要的任務。

(五)必須改進語文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掃除文盲提高文化是我國各民族向社会主義过渡的重要問題之一。爲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建立用民族語文的正規的学校制度，使羣衆能够迅速地握自己的文字工具，我們必須找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法和編寫科学的語文教材，並加以实驗和改進。如效果良好，应当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推廣。想，我國少數民族中所有通用文字，大多是拼音文，拼音文字从羣衆学習和運用的簡便上來說，比漢的方塊字優越得多，因爲它不需要什麼"拐棍"的幫，而且不像方塊字那樣难寫、难認、难記、难用。並不是說少數民族文字的教材編寫和教学方法就沒問題。

提高文字的教学效果和使教学方法和教材的現代是發展少數民族正規教育工作和掃除文盲工作必可少的條件。要使教学方法和教材現代化，首先应去研究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彙等；一定要把語音掌得很正確，語法規律務使切实可靠，詞彙也尽可能選擇一下常用的基本詞彙。有了这些起碼的"本錢"後去着手編教材，研究教学方法，才是比較踏实的法。在編教材時，結合各該民族人民的社会实際生的內容是很重要的，翻譯或抄襲其他民族的課本的取巧办法是極其愚笨的。所以課本的編者必須是对某一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社会情况十分熟悉、有相当的民族政策的水平而对教育科学有一定的研究，更必須对民族文字有素养的人去担任。具備这樣條件的人恐怕是不会多的，但我們培养这樣的人材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培养这樣的人材才能担任这樣的工作。

有的少數民族由於具有較長的歷史，文化發展比較早，歷史文献比較多，文字也比較古老，離開口語比較遠些。爲了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文字的口語化是非常必要的。文字的口語化並不等於語言的革命，也不是什麼"爆發"，也不是濫用方言俗語就算口語化；这樣只能引起文字上的混亂。应該使文字接近或成爲民族共通語，就是說使文字得到更廣大的用途。事实上，口語化就是文字的新的發展方向，使他變成更好的爲羣衆服務的工具，絕不是要馬上消滅原有的語文。

如果有一個民族的文字已經遠遠地脫離了口語，而不想办法使它从新口語化，那麼这一個民族的新的文化發展就等於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对本民族的利益來說，文字的口語化应当由該民族自已起來主動地去做。

教材的編寫和教学方法是一門科学，文字的口語化也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並应要求不斷地改進和完善起來，固守着老一套而不求進步是不对的。

上述幾個問題，是我認爲我們祖國向社会主義过渡時期中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非做好不可的任務，当然，少數民族語文工作中还有其他許多別的工作可以做，这裏不必一一列舉了。

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語言学名詞选譯）

力 山 譯

語言的形態学分類法（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按照詞的結構原則，不管它們的親屬關係而把世界語言分類的方法。按照這一原則，世界的語言分爲詞根語、膠着語、多式綜合語和屈折語（兩種類型：印歐的和閃族的）。在詞根語（漢語類型的）裏往往缺乏詞形變化的附加成分，它們的詞不變格，也不變位，只有小品詞具有輔助詞和構詞附加成分的功能。詞序在這些語言裏具有重大的意義。在膠着語裏，詞由個別附加成分或者詞根的附屬部分組成，而以非常明顯的形態学結構而著稱。每一附加成分往往有一個意義，雖然也会遇到具有兩個或多個意義的情況。屈折語的特徵是詞幹跟附加成分的密切聯系，這個最明顯地表現在所謂接合（фузия，詞幹和附加成分的連接）裏，請比較，比方，俄語 друг［朋友］，復數 друзья，долг［債務］——должный［應當的］等等。在屈折語裏，有時也会遇到所謂內部屈折，表現爲詞幹元音的變化，比方，英語 foot［脚］，複數 feet，阿拉伯語 ка́тала［他殺死了］，кутила［他被殺死了］。屈折語又分爲綜合語和分析語。在綜合語裏，廣泛利用附加成分來表達詞跟詞之間的各种關係。分析語的特徵是利用各種輔助詞，使用前置結構代替格位，使用動詞的描述形式，使用副詞表示比較級。

多式綜合語的特徵是它有代表詞的一個複雜的整体——也是句子：動詞具有主詞和賓詞，具有修飾詞和狀態詞。形態学分類法的基本缺點是它的不精確性，因爲詞根語、屈折語和膠着語各類型的個別特點可以在各種語言裏碰到；可是作爲一般的公式，說明語言中個別特徵的優勝，它仍舊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28卷）

鎮寧民族中学解决語言隔閡提高教学效果的經驗

任 以 均

全國各兄弟民族，在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隨着政治經濟上的變革，文化教育上也有了空前的發展。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對某些地區有獨立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一方面積極幫助他們創造文字(已正在草擬方案)，另一方面按自願原則，採用漢族語文進行教學；這種措施在爭取時間發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文化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採用漢族語文進行教學，目前由於民族師資的缺乏，大部份課程不得不由漢族教師担任，这自然會由於彼此間語言的隔閡而影響教學效果。爲了及時解決這一問題，貴州省教育廳曾於1953年9月間指定我校研究“通過語文教學及課外練習來解決教學中的語言隔閡問題”，以期取得經驗後，進一步適當地來解決這一問題。一年以來，我校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已初步摸到了一個方向。現在就把我校在摸索過程中所獲得的一些經驗來談一談。

一 從學習民族語言着手

民族中學的學生原來大半是不能很好地掌握漢語的，民族中學的漢語教師必須懂得民族語言及其語言規律，然後才能在教學上用兩相比較的方式，說明兩種語言規律的異同，以啓發民族學生的悟性，使之懂得快、記得牢。我校教師是在下述兩種情况下學習民族語言，並初步摸索到語言規律的：

(1) 我校從1950年創辦以來，一向提倡和尊重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同學不管在學習中活動中都是使用本民族的語言，因此教師們耳濡意會，日子久了，也就學會了一些生活上、學習上經常使用的語言。

(2) 由於我校民族團結工作日益開展，師生關係一向正常，所以教師們喜歡在課餘飯後經常跟學生們談話，從無數類似的語句結構中分析歸納出共同點，即語法規律。

現在，我校部分教師已能聽懂幾乎全部民族語言，而且也能說一些❶，這是長期學習的結果。這個成果之取得，主要是由於我校能够密切結合各項工作，相互推動，使師生之間在感情上日益融洽和深厚，從而使教師們更安心於民族教育工作，如有的教師表示“只要組織上不調我，我願在此教一輩子。”這是擴民族教育特點的一個重要條件。

二 重視詞彙教學的工作

少數民族之所以不懂漢語漢文，一方面是由於們沒有掌握漢語語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們佔有漢語語詞比較貧乏，同時對於這些已經佔有的語詞意義了解得還不深刻，因此，在閱讀上就發生困難在寫作上就是用辭不當或者辭不達意。可見詞彙教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題»裏科學地指出詞彙是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校少數民族同學，主要是佈依族，他們过去長期遭三大敵人的壓迫，僻居山野，生活簡陋，作爲語“建築材料”的詞彙是比較貧乏的。解放後，由於客環境的變化，實際生活的改善，他們的語言已經開始極大的變化，產生了許多新詞，如 ɬou na(地主)pan na(土改——即分田)等等❷。也吸收了不少的語詞彙，如領袖、民主、建設、光榮、參軍、勝利、和等等。但終以解放後時間尙短，新詞的產生，不能趕客觀需要，因此，他們在寫作時，往往覺得有不能把想全部表達出來的苦惱，有時隨便使用，造成辭不達錯誤混亂等偏向。如：“老師愛護同學”說成“老師戴同學”，又如：“na-toŋ zau je-pai la-mo leŋ tin”句佈依族的話，原意是相當美麗生動的，意爲：我們田壩看去像白霧一樣廣大無邊。可是在作文裏譯成語時變成“我們的田壩看去一片漆黑”，這完全是由用詞不當所造成的錯誤。“la-mo-leŋ-tin”原意是白一樣看不到邊，他以爲漆黑夜晚也是看不到邊的，此就把“la-mo-leŋ-tin”譯成一片漆黑。這種錯誤

---

❶ 我校絕大多數是佈依族同學，所以教師學習的佈依族語言，文中所舉教學上的事例也以佈依族同學對象。

❷ 文中佈依族語言均用拼音字母記音（我國通用的音字母因不能全部記出佈依族語言，故不用），以鎮寧扁擔之佈依族語音爲準，與其他區域的佈依族語音有相當差

咎於教師在詞彙教學上不够細緻。

我校語文教師掌握了學生對詞彙積蓄不够與胡亂用等情況，對症下藥，首先防止學生的急躁情緒，明教一個，懂一個；懂一個，用一個；學一個，多一；比貪多誤得、學而不能用或胡亂運用要好。在教上採取以形象化的語言，或具體事物來解釋詞義，密切結合課文的方法來進行詞彙教學。如課文中豐饒”“絢爛”“蕭索”等抽象的詞，在佈依族同學的語中是很少出現的。如以詞釋詞，他們不但領會不了，反地會增加他們更多的疑問。所以我校語文教師是合實際情況，用前述方法來解釋的。如講“豐饒”一，就拿學生所熟悉的事物，先用口頭敍述，輔之以表手勢描繪出一個“豐饒”的景象來，再向學生提出：如我們看見這一景象時用什麼詞來表達思想呢？在此，就將“豐饒”一詞寫在黑板上，這是第一步；再結課文原句，上下文的具體內容加以解釋，原則是：詞不離句，句不離文”，這樣可避免孤立地解釋詞義偏向，這是第二步；最後向學生提出漢語規律，說“豐饒”一詞的詞性，指出它是用來區別事物的情況，般是加在名詞上面的，而佈依族語言規律，形容詞安放在實體詞後面的。這種區別要加以說明，如：豐饒的大地”，佈依族同學說成：“地大豐饒的”。

同時在詞彙教學上必須結合學生接受水平，注意量與鞏固問題。要使學生學得大量詞彙，必須每次習，每次加工，把新的建立在舊的鞏固的基礎上才日益增多地積累一些詞和語。所以對佈依族同學的彙教學，必須和實踐（使用）結合起來。我校語文教，除了對新詞經常給予造句練習外，在作文時教師是細心注意着同學的表情，只要見到某一同學眉头皺，估計他對用詞遲疑不決或感到找詞困難時，教立即走到他面前給他解決疑難，這就是指導實踐，好鞏固工作。

三　注意直觀性教學原則

在民族中學的教學上，除了和一般中學一樣，需全面貫徹五個教學原則外，其中特別要重視直觀性學原則。

我校各科教學上如何貫徹直觀性原則問題，因敍起來相當冗長，可以從略。至於語文課方面，除了前已經說过的以外，如講授抽象詞語時，需要就學生所悉的事物，先用口頭敍述，輔之以表情手勢描繪出個所要說明的景象來進行解釋；又如講語法時，需提出民族語言規律來對比，然後以顏色粉筆區別出同的地方等等。此外，對於課文內容的講述，需要語言形象化，有時還須進一步用民族語言來敍述，對於民族學生比較生疏的名詞，尤須注意直觀，需要繪圖說明的就繪圖說明，不能繪圖的要提出民族學生所熟知的稱呼。如我校教師講到“粟”一詞，民族學生幾乎普遍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繪圖說明，旣嫌瑣碎，又不容易畫好。結果提出“粟”就是“ɣo fuŋ”，才豁然大悟。從以上這些細小的事例中，說明教師在教學上注意直觀是可以減少彼此間的語言隔膜的。

四　掌握佈依族的語言規律進行教學

佈依族的語言規律是不同於漢族的，其最突出的是詞序的不同，比如：“美麗的紅花”這一主從短語，佈依族同學却說成：ɖo-io diŋ ɬo-net thou。（花紅美麗的），按漢語語法來說：“美麗的”叫加詞，“紅花”叫端詞，加詞必須放在端詞之前，可是他們恰恰相反。不僅如此，凡是限制或修飾名詞的詞，不管原是形容詞，或者原是名詞，一概放在名詞後面。如漢語的棉衣、草鞋、絲線、冷水等，他們說成：pu-fe（衣棉）、ɣe-niu（鞋草）、mai ɬei（線絲）、riaŋaek（水冷）。除了形容詞外，副語、補語在句中的順序也和漢語不同。如：“他的練習做得很快”，他們說成“練習 ti ku niaŋ t'ou（練習他做快很）”。又如：“我寫完了文章”，他們說成“kou ku 文章 liau ɬa liau（我做文章完了）。”由於語句結構上的不同，因此他們在作文時也出現了許多跟漢語詞序不合的語句，如：“用葫蘆嘴歪裝茶。”即：“用歪嘴葫蘆裝茶”。

此外，又由於他們沒有語尾詞，如漢語名詞的“子”“兒”等，都放在名詞之前，並且名詞前面又有冠詞，如係動物，大部分在詞首加上“tu”，如：tu-wen（人）、tu-mou（猪）、tu-kai（鷄）、tu-ma（狗）。凡係日用器具都加上“də”，如：də-tsoŋ（桌）、də-taŋ（凳）、də-tui（盌）、də-tsuŋ（杯）。因此佈依族同學對於哪些名詞的詞尾要用“子”，哪些名詞的詞尾要用“兒”，或者兩者都不用，他們弄不清楚。在寫作時往往把詞尾“子”“兒”混用，錯誤百出。有時還加上一個冠詞，如“爸爸在家看杜（tu之譯音）牛”。

我校掌握了上述情況以後，就在語文教學時提出分析雙方語句結構上的異同，幫助佈依族學生弄清漢語規律。同時在教師講解課文方面，也得到很大便利，懂得快，效果大。如講“敞口船”這個詞，教師先在黑板上畫出一隻敞口船，使學生先有敞口船的觀念，然後就這詞作細緻的分析，說明這詞是“敞口”和“船”這兩個詞組合成的；“敞口”在這裏是形容詞，是用來區別這個“船”不是其他的船，而是“敞口船”。敞口

是附加在名詞“船”的上面的。再就“敞口”加以分析，“敞”是用來區別“口”是敞的不是其它形象的。“敞口船”这個例子說明漢語規律：形容詞是附加在名詞上面的。然後指出“歪嘴葫蘆”，佈依族同學說成“葫蘆嘴歪”，這是由於他們語言規律是把“歪嘴”這形容語放在葫蘆一詞下面，又把“歪”這形容詞放在“嘴”這名詞下面。經過這樣講解，不但加深了課文的領會程度，而且糾正了寫作上的混亂偏向。

五　講授時語言速度要特別放慢

佈依族同學初學漢文是相當困難的，因爲語言規律不同，必須在腦子裏經過一道翻譯工作才能領會。根據他們反映：“遇到老師講解長的句子，或尚未分鞏固的詞語時，須要經過語法上的對比和重溫憶，否則，不易領會”。這是語言不同所造成的教上的障礙，因此除了教師的語言要深入淺出，並利他們已有的概念來幫助其形成新概念外，講解重點材時，還要把語言速度特別放慢，甚至重複，以便句話都能使他們在腦子裏有迴旋的餘地。如果教師話像放機關槍，那末學生腦子裏留下的只是一縷煙，其效果之低是可以想像的。

以上是我校一年來在教學上摸出來的點滴體會，是否正確，还不敢下斷語，目的是在拋磚引玉，引大家研究指正。

我們需要一個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

周　有　光

不論明天的拼音文字採用新造的字母还是採用國際通用的字母，我們總是需要一個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作爲國際間文化和商業往來中譯寫漢語的应用。这個需要是很迫切的，希望能夠早日制訂公布。

我們的國際往來將日益頻繁。跟中歐东歐用拉丁字母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往來中，跟亞洲用拉丁字母作爲國際文字工具的國家的往來中，跟歐美其他用拉丁字母的國家的往來中，我們每天都要用到拉丁字母的漢語譯寫。我們的人名、地名以及各种事物的名称，都必須譯寫成拉丁字母才能被他們接受。可是，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新華社还在应用古老的威妥瑪方案(例如“新華”寫成 Hsinhua)，我們竟还沒有一個自己的譯寫方案。

事实上我們並不是沒有，而是已經有了兩個，即國語羅馬字（1926 擬訂，1930 公布）和拉丁化中國字（1931 擬訂）。这兩個方案都比威妥瑪方案好。可是有人偏偏一個也不中意，寧願鍾愛洋人擬訂的缺點很多的古老方案。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中國字都是中國專家們集体研究的成果。假如今天認爲這还不夠好，更要提高一步，那麼，就只有把二者之長集中起來，昇華成一個更完善的方案。

羅拉兩式，共同之处多而不同之处少。它們应用拉丁字母，都不造字，不加符。在 21 個声母中，有 13 個拼法相同，另 2 個一半相同。在 36 個韻母中，有 23 個拼法相同，另 5 個一半相同。只要把那少數不同之处共同起來，截長補短，推陳出新，不难得到一個更完善的方案。这樣一個綜合二者之長的方案，在情感上也容易被最大多數的文字工作者所接受。

關于“羅”“拉”兩式的統一修訂，此地試提如下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1) 韻母 ㄭ 的省掉，雖然簡單，並不方便。应当有一個 ㄭ，而在应用上尽量簡省。拉丁字母中，最適合表 ㄭ 的是 y，这就是羅式的办法。有 y 表 ㄭ，“文字”(wenzy)和“蚊子”(wenz) 等詞兒就容易區分開來。羅式同時用 y 表輔音 i，用字很經濟。用 y 表輔音 i，还可以解放 j 作爲表 ㄓ 之用，減少一個双拼 zh。这樣一來，韻母 ㄩ 就只有用双拼 iu 了。單元音用双拼当然不是好办法。不过減少一個双拼 zh，增加一個双拼 iu，也还合算。

(2) ㄐ、ㄑ、ㄒ 的寫法拉式比較好。g、k、x 比 j、ch、sh 用字少，也符合語音變化的原則。用 x 表 ㄏ，可以方便ch、sh 在某些場合省加 y(ㄭ)。z、c 比 tz、ts 簡單。r 同時表声母 ㄖ 和韻母 ㄦ，並無混淆可能，因爲音節 ㄖ 寫成 ry。

(3) 關於声調問題，可以在必須區分的同音異調詞兒的某一音節上拼寫表明，其他一概从簡。標調方法，与其加符，不如拼寫，因爲对於連寫、排印、電報、各種技術应用和机械应用，都比較方便。声調拼寫法可以簡化如下：陰平不標，陽平加 x，去聲加 h，上声重叠主要元音字母。音節 ㄖ 寫 ry，不分調。ㄦ 可分 r、rx、er、rh。ㄓ 可分 j、jx、jy、jh，ㄔ、ㄕ 類推。ㄘ 可分 c、cx、cy、cyh，ㄗ、ㄙ 類推。

一個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誕生，將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喜訊。

苏联打字排鑄机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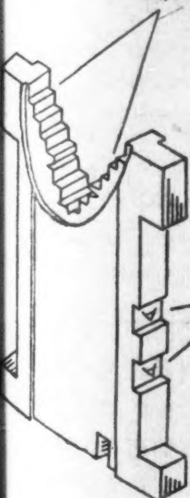
陳　越

現代國際間印刷用的排字机械，最通用的有兩种。現在联製的这兩种排字机械作一個簡括的介紹：

Linotype(Линотип)，一般音譯做“萊諾排鑄機”，或意“整行排鑄机”，因爲它鑄出來的鉛字是一行一片的。

萊諾排鑄机最主要的附件是銅模、隔空和楔形隔空：

銅模是用黄銅製成的一塊塊形式很精緻的金属片(圖1)。銅片的一边有兩道凹槽，槽裏有兩個凹狀的字母、數字或標點符号。这兩個字符的大小一樣，但体材不相同，鉛液注在上面，冷却後即可直接用來印刷。



(圖 1)

隨着字母形狀的寬狹不一，銅模也有厚有薄。

銅模上端有個三角形的缺口。缺口裏有 7 对左右对称的齒牙。各個字符的齒牙，位置都不同，它是銅模滑行的槽軌，原理与一般鑰匙的齒牙作用相同。

隔空，形狀与銅模大致相同，只不過沒有刻着字符的那凹槽。它的用途是用來間隔字符同字符、詞兒同詞兒之以及塡補版面上需要留空的位置。即：凡是字行中插進的地方，在鑄出的鉛版上是凹進去的，印刷時着不到。

楔形隔空，是一種楔形的薄片，用來插進部分詞兒同詞間，使得詞間的距離匀称地放寬，直到排好的銅模不太不太緊地擠滿全行的長度爲止。

除了這些主要的附件外，萊諾排鑄机由下述主要部件：

機器的左上方裝置着分層的銅模箱。箱裏通常儲放着 6 8點、10 點、12 點❶ 等 4 种字形大小不同的銅模和隔最高容量爲 1800 個，但实際上儲放 1200 個左右已經足銅模一個接着一個由上而下地站成整齊的縱隊。箱內有溝道。

銅模箱之下是一個類似一般打字机的鍵盤。鍵盤上排列0個鍵子，分排 6 行，每行各 15 個。每個鍵子都標誌着、數字或符号。左面的鍵子安排着小寫字母，右面的鍵排着大寫字母，中間部分安排着數字、標點符号和各种隔空的符号。

每個鍵子都同銅模箱裏操縱銅模的机械連接着，排字員用手指輕輕按動一下鍵子，活門打開了，銅模就立即从箱裏滑下來，經过自動專送裝置，被送到机器左方的拼字盤裏。

在这時候，如果需用某一特殊字母或符号，排字員可以从備用字匣中取出那個銅模，放進字行裏去；或者，發覺排錯了，可以把錯了的銅模取出，另換一個。在拼字盤裏，銅模的取放都很便利，像手工排字那樣。

銅模排滿一行後，按動一下位在鍵盤右下方的一個鍵子，全行的銅模就迅速地被送到鑄字匣的位置去。排字員繼續排下一行，幾乎用不着停歇。

全行的銅模到達鑄字匣，机器本身自動地利用楔形隔空進行一系列的擠行、整行工作，使得各個銅模都排列得非常整齊、緊密。机器的左邊整個是鑄字裝置。裝着 4 個鑄字匣，鑄字匣的後面是熔鉛爐。

經过擠行、整行工序後的全行銅模，被送到鑄字匣的面前。那時候鉛熔爐裏的鉛液受压力的作用通过噴嘴灌入鑄字匣，鉛液灌滿了鑄字匣和銅模上所有空隙。銅模隨即離開鑄字匣。

鑄成的鉛片先後經過幾把刨刀的刨削，成爲一片片光亮、平滑的合乎規格的鉛版，依次被送到接字盤，順序排列着。这些一行一片的鉛版綑紮起來，就可以拿到印刷机上印刷。

全行的銅模和隔空離開鑄字匣之後，被升降裝置送上銅模箱的頂端，沿着还模桿一個個地向右走，回到各自的位置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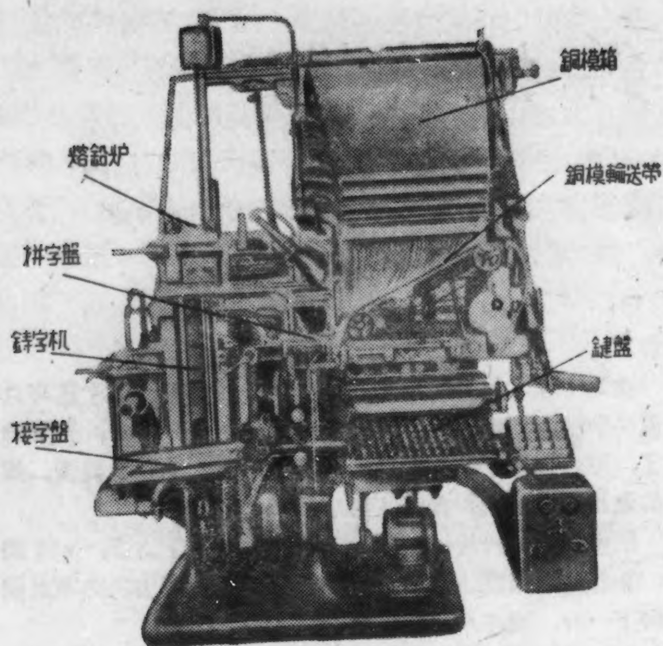
上面說过，銅模上端三角缺口的地方，有 7 对齒牙，齒牙的位置是各個字符不相同的；还模桿上也刻着許多帶缺口的齒道。銅模的齒牙咬着还模桿上的齒道向右走，到達齒道上缺口的地方，就失去了控制，跌進銅模箱裏去。銅模沿着自已特定的槽軌，由上而下地滑行下去，一個接着一個排成一列縱隊，再準備排字員的使用。这种还模裝置十分精巧、有趣，各個銅模都迅速而準確地回到自己的崗位，既不会走錯了門，也不会爭先恐後，像是一隊訓練有素的軍隊似的。

这种排鑄机只要一個人管理，除打字動作外，全部運轉过程都是自動化的。排字動作所費力氣比一般打字机打字还小得多，每一擊(stroke)只要用手指輕輕按一下鍵子即行，毫不吃力。

苏联 H—4 型萊諾排鑄机，在結構上比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同類机器有 80 处改進的地方，主要的約有 10 处，如：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只有 3 個鑄字匣，只能鑄 3 种不同大小的字，H—4 型机則有 4 個鑄字匣，能鑄 4 种不同大小的字；電氣化的熔鉛爐的送料裝置是自動的，鉛、鉾、錫合金用去若干自動熔化若干，不过多也不过少；鑄字匣旁裝置着吹風

---

❶ “點”是“point”的義譯，也有音譯做“磅”或“橾”的。它是國際通用的計算鉛字大小的單位，1 point 相當於$\frac{1}{72}$吋。



(圖 2)

器，使得排字員不致染受職業病(中鉛毒)，等等。由此可見，苏联的科学技術是最先進的；苏維埃國家是關懷勞動人民的健康的。

不久以前，苏联又創製成功一种 H—5 型的萊諾排鑄机，它比 H—4 型又躍進了一大步。它的还模裝置有兩條还模桿，可以同時从兩個銅模箱揀出不同字体的銅模，用过了的銅模又能自動地各自回到銅模箱裏特定位置去。這种排鑄机的字体比 H—4 型机多一倍，更適宜於排鑄版式比較複雜的文稿。

使用萊諾排鑄机的机械排字同手工排字比較，兩种操作的優劣是十分明顯的：

[1] 排字員完全可以像一般打字員那樣坐着工作，不損害工人的健康。

[2] 机械排字，一般熟練的排字員每分鐘能排鑄出普通書籍 6—7 行，比手工排字快 4 倍。

[3] 排鑄出來的鉛版是一行一片的，拼版速度快，特別是不像活字版那樣容易散亂。

[4] 鉛版是一行一片的，直接用於印刷，不像活字版那樣容易發生"跳字"❷危險，引起事故。

[5] 萊諾排鑄机上鑄字匣的寬狹可以隨意調節，鑄成的鉛版可厚可薄，字行同字行之間就用不着像活字版那樣加上鉛條。節約鉛條設備。

[6] 手工排字要儲備大量鉛字，以及建設安放大量字架的廠房；机械排字需用的鉛料和廠房都小得多。

萊諾排鑄机早於 1883 年就發明了的，苏联在本世紀 30 年代，排字技術才開始走上机械化的道路；衛國战爭結束以後，排字技術机械化有了飛速的發展，近年來連小型印刷廠也開始用現代化排字机器裝備起來了。現在苏联每年出版的約 10 億册書籍和約 8000 种報紙、1500 种雜誌的印版，大多數都是用這种萊諾排鑄机生產出來的。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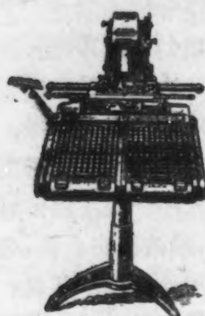
另一种打字排鑄机的原名叫 Monotype (Монотип)，一般音譯做"蒙諾排鑄机"，或意譯做"單字排鑄机"，因爲它鑄出來的鉛字，像活字版那樣，是一個字符一個的。

蒙諾排鑄机由打孔机和鑄字机兩架机器組成。兩者是独立的。打孔机的作用是要在一卷紙帶上打出許多小孔；
机則按照紙帶上的符号(小孔)自動完成鑄字工序。

打孔机的形狀很像一副普通外文打字机(圖 2)。
排列着 286 個鍵子。每個鍵字上面標記着不同的字符，
小寫的俄文楷体字母、斜体字母、黑体字母、以及拉
母、標點符号、学術符号和操縱机械的其他符号。
正中部分安置 1 個有 31 個小孔的半圓形匣子，裏面有
打孔用的鋼針。緊貼着这個匣子，裝着 1 卷自動捲動
110 公厘(m/m)的紙帶。

排字員按動鍵盤上的鍵子，通过联動桿的作用，
被鋼針打成一個一個的小孔。紙帶立即向前移動一格。
的兩面边緣，本來已經有一串密密的小孔，這是紙帶捲
軌道，兩
間就是
(圖 3)。

打字
到鍵盤上
沒有的字
可以用另
個寬度相
普通字符
代替，等



(圖 3)

時校出來，在改版中改正。

打字時發覺打錯了，只要手指不離開那按錯了的鍵
再用另一隻手指按動需要的鍵子，打出正確的小孔，就
用薄紙把那打錯了的小孔貼住。如果發生的錯誤較嚴重，
法在紙帶上改正，可以按一下取消字行的專用鍵子，在
上打一個特殊符号(也是小孔)；然後把存在着錯誤的全
重打一遍。這樣，鑄字的時候，那錯誤的字行就会完全
鉛補滿，改版時把全行的空鉛取出就行。

在每個詞兒之間，需要按動一下標記着空鉛的鍵子，
紙帶上打一個代表空鉛位置的小孔。因爲在未排滿一
前，很难確定一行中各個詞兒之間需要用多大寬度的空
所以在打字時暫時一律加上一個寬度相同的空鉛，留待
一行後看剩下的空位有多大再行調整。

爲着使排成的字行很勻称地擠滿一行，机上裝有自
算鉛字寬度的儀器。斯拉夫字母或拉丁字母鉛字不像漢
字那樣每個鉛字寬度都一致，所以計算字符寬度的工作
簡單。

計算鉛字寬度的儀器通过联動裝置同字鍵联系着。
一個標記着刻度和數字的小圓筒，還有指針指示着數字，
動一下鍵子，即打孔針在紙帶上打上一個小孔，計算机
即跟着動作起來，把所用字符或空鉛的寬度相加；同時
也沿着刻度尺移動，指出按預定的字行長度还剩多少位

每当一行快要打滿，还剩下一定寬度的時候，机器
發出鈴声信号告訴排字員；並且迅速地動作起來，計算
一行各個詞兒之間所需空鉛的差額。排字員根據指針指
差額數字，按動調整空鉛的專用鍵子，把各個詞兒之間
度最後確定下來。

❷ "跳字"，活字版在印刷机上不斷地被篩動，個
字可能跳出版面上；如果煞車不及，經过滾筒擠压，印
印刷机就要被損壞。

俄文排字有这樣一項技術規則：行末最後那個詞兒如果下，可用連号（-）分開，適当地把一部分音節轉到下行但這种轉行不得連續到4行以上，卽行末的“-”号不得超過四個。這种計算鉛字寬度的儀器不但可以减少轉行象，還可以使得字行的行脚整齊劃一和同一行中各個詞間的空位完全一致，匀称美觀。它对於排字員工作很有，同時也提高了出版物的印製質量，便利讀者閱讀。

打好了的紙帶，小孔的排列是不規則的。小孔在紙帶上置因字符不同而不同，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排列方式代一定的字符。

打字工序結束後，把紙帶移放到鑄字机上。鑄字机上也個帶有31個小孔的半圓形匣子。機器開動起來，紙帶着这個盒子慢慢前進。紙帶上某個小孔对準了匣子上同置的小孔，被压縮着的空氣从小孔衝出來，推動机械裝激動銅模框和鑄字匣動作起來，鑄出那個需要的鉛字。繼續前進，鉛字就一個一個地被連續鑄出來。

机器上的送字裝置会按照紙帶上的特定符号，把鉛字排預定的字行長度，並且做好擠行和結行工作。每排鑄好，推字版把全行鉛字推送到鑄字机外面的接字盤，同其行併在一起。

鑄字的程序，不是从行首鑄起，而以从行末鑄起的；卽，机上鑄出來的鉛字，是先从一行的最後那個字符或空鉛，倒过來逐個字符（空鉛）鑄出來的。例如，Монотип 这個鑄字的順序是 П→И→Т…М。因此，紙帶在移放到鑄字前，不必先經过倒捲的手續。

蒙諾排鑄机的鑄字机还可以利用來鑄造空鉛，鉛條等各版材料和特殊的字符。

萊諾排鑄机鑄出來的是鉛版，一行一片，拼版工作很便利，直接用來印刷，也不会發生“跳字”事故；但在排鑄好的版子上改動的話，就要全行排鑄過。所以，它比較適宜於用來排鑄行度固定、版面簡單的印版。

蒙諾排鑄机鑄出來的是個体的鉛字，同一般活字版一樣，拼版和印刷的效率比不上萊諾排鑄机的產品；可是改版工作很便利。所以，它比較適宜於排鑄行度不齊、版面複雜的印版。

这兩种排字机器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它們不同的用途：萊諾排鑄机被廣泛用於報紙和一般書籍、雜誌的印刷；蒙諾排鑄机則用於排印版面複雜——公式、表格等較多的專門性的書籍、雜誌。

* * *

我國漢字的字數太多，一個字就是一個符号，比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多幾百、幾千倍，無論利用萊諾排鑄机或蒙諾排鑄机的原理設計排字机器，都要碰到極大的困難。漢字打字排鑄機就算能創製成功，目前漢字打字的最高紀錄不过時速約3,500字，打字排鑄除打字之外还要有一個鑄字的过程，按理还要慢些，而目前手工排字的時速也達到約3,500字，那末，机械排字是否能比手工排字速率高，是一個待証的疑問。

如果把方塊漢字改革成拼音文字，情況就大大改變。假定未來的新文字採用的是四拼音素制，每1—4擊打出1個字（音節）來，平均每個音節3擊；以英文打字最高紀錄時速42,900擊計算，每小時可打14,300字，則比目前漢字打字最高紀錄時速約3,500字快4倍。根據苏联經驗，机械排字比手工排字也快4倍，也就是說，我們只要实現文字拼音化，就立刻具備迅速大到苏联水平的可能。

因此，要使我國的排字技術脫離手工業生產的狀態，走上大規模生產的机械化的道路，唯一的捷徑是实現文字拼音化。

我主張字母國际化

秋 穎

近來我在報紙和雜誌上看到許多同志都參加了文字改革論，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作爲一個文字改革擁護者，也願意參加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討論，提出我的不太的意見。

漢字的改革，必然要走拼音化的道路，這是肯定的了。的拼音文字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字母，這還是目前大家正究的問題。有的主張將來的拼音文字應該有義符；有的禁拼音化；有的主張自己再創造一套“民族形式”的字有的主張採用拉丁化字母。這些不同的主張都是各有解和理由的。但究竟哪個才是切實可行的意見呢？這還得研究的。我是不贊成拼音文字加義符的，理由別的同說過了，這裏就不再重複。有些人主張創造一套“民族”的字母，認爲只有這樣才會不致損害我們民族的自尊我認爲這樣做是沒有必要的。我們要問：許多歐洲國家了斯拉夫字母或拉丁字母，難道他們就都沒有民族自尊嗎？顯然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單是有民族自尊心，而且烈的民族自尊心。有沒有民族自尊心並不表現在字母形。如果說我們需要“民族形式”的字母的話，那只能是一學的、合乎廣大羣衆的要求，同時也便於國際友人學習種字母，而不能片面地曲解爲非得自己創造一套離奇古外民族不易懂的字母才算“民族形式”。隨着和平力量的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我們同別的民族接觸將日見頻繁、日見廣泛，因此我們的字母應該是和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所採取的字母一致的。那麼我們將來新文字到底應該採取什麼字母呢？我認爲應該採取拉丁字母，因爲它是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通用的字母。有些人反對拉丁字母，硬說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不能勝任代替漢字的這一工作，否認它的科學性，我認爲這種看法是主觀的，不是從實際出發的。

我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文字改革不僅是關係我們這一代人的利益的問題，而且也是關係着我們後代子孫的利益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們在考慮字母的時候，就不應該主觀去想像，應該從掃除我們大量文盲的前提下出發，應該以我們國家和人類歷史發展情況出發。我們知道：我國是世界上的大國，是遠東及世界和平的強大支柱，是關係人類幸福和進步的強國。這樣的一個大國，不能不引起世界各族人民的關懷和注意。可以斷言，要學中國語文的人必將隨着我們國家的日益發展和強大而逐漸增多。因此，我們的文字改革就不能不考慮到這點。

當然，拉丁字母也不是一點缺陷沒有。比如有的字母在寫法上還不夠科學（j、i）、字母還不夠用等等，不過這些問題是能夠解決的。比如關於拉丁字母的 zh、ch、sh、rh、ng 過長的問題，奔流同志在《中國語文》1954年12月號提議用 Φ、Ч、Ш、θ、ŋ 去代替它們。這個意見我認爲是很寶貴的。如果我們對其他的字母（如 j、i、x 等）能給以耐心的研究，拉丁字母的缺點會得到圓滿解決的，從而變成我們自己民族的寶貴財產，成爲我們社會的交際工具。關於拉丁字母有大楷、小楷、大草、小草的四種字形，以及它們在字形上差別太大的問題，也可以相應地加以改進。

音位和音位学（下）

—語音学常識之十四—

田　恭

語文知識講話

三　對資產階級學者音位理論的批判

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從俄國學者博頓，克魯舍夫斯基，謝爾巴等人那裏接受了音位學的理論以後，曾經有許多人提出種種關於音位的解釋。但是因爲他們的觀點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所以常常片面誇大了音位在某一方面的性質和作用，甚至整個歪曲了事實，否定了它的存在。

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流派就是功能觀點的音位學說。我們曾經說過，分辨詞義的功能是音位觀念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可是它只能是一方面。假如把音位觀念的這一方面誇大了，成爲唯一的東西，那就錯了。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索緒爾和特魯別茨科依（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索緒爾說："語言只需要有區別，絕不需要（像一般所想像的）在每一個聲音裏老是有同樣的性質。我甚至可以把法語的 r 讀成德語 Bach，doch 等詞裏的 ch；但是在德語裏我就不能用 ch 代 r，因爲在德語裏有這兩個應該區別的因素。……"❶ 他又說，"一個詞裏重要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可以使這個詞跟所有別的詞相區別的一些聲音差異"❷，他認爲語言的聲音單位，音位，應該當做"一些區辨的因素，它們的性質是在於彼此不相混淆"❸。關於音位的這樣一種否定的和相對的定義自然就引導他得到這樣一個信念：音位"絕不是什麼聲音上的東西，而是一些非具體的東西；這些東西不是由自己的物質內容形成的，而只是由那些區別（differences）形成的，這些區別使它在聽覺上的表現跟別的東西不同"❹。索緒爾派還把音位跟語音割裂開來，他們把語音看做生理聽覺上的因素，音位當做心理的單位；語音是個人言語（parole）方面的事，音位是社會語言（langue）方面的事（大家知道，把"社會的語言"跟"個人的言語"對立起來就是不正確的）；他們認爲語音跟意義無關，音位是意義的負荷者；語音是語流的一部分，音位是符號系統的一分子……。可是事實上咱們不能隨便用一個跟某語言中某個音位不相對立的任何一個聲音來替代這個爲大家所使用的聲音（比方把法語的 rare 念成 [xa:x]），也不能在這個語言裏創造一些它所沒有的聲音。同時，一個語言中同一音位的若干變體的變化，也不是任意的變化，而是有規律的變化，是憑藉發音部位的條件在一定的環境下用一定的方式朝一定的方向變化的。這就完全擊破了索緒爾學派把音位脫離語音材料的唯心謬說。

"布拉格學派"特魯別茨科依的理論同樣地站不住脚。特魯別茨科依說音位是"語言中用替代的法子把一個詞跟另一個詞區別開的最小的分子"❺。因此"一個語言裏的音位就是許多區分的符號（differentiating signs），這些區分的符號只能用每一種語言構造的功能來說明它"❻。特魯別茨科依堅決地主張語音學只研究聲音的聽感和器官方面的現象，而音位學只研究聲音的功能方面的現象。他甚至於這樣斷然地把音位學和語音學分割開來，他說："語音學是屬於自然科學之類的，它專管人類口語的聲音；跟語音學相反，音位學是研究音位或人類語言的聲音方面的觀念的，因此構成了語言學的一個部門"❼。他說："音位學應該研究，在一個語言裏怎樣的聲音區別是跟辨義有關的，這些區分因素（或特徵）是怎樣互相對待並且是按什麼規則配合在詞（或句）裏的"❽。按他的意思，音位學的任務只是研究聲音的區別，而聲音的區別基本上就是對立，一個語言就是靠這種音位的對立來分辨意義的。因此，按特魯別茨科依的說法，聲音的屬性有兩個範疇：重要的（有關的）和不重要的（無關的）特徵

---

❶ «普通語言學教程»俄譯本，頁 118。

❷ 同上，頁 117。

❸ 同上，頁 199。

❹ 同上，頁 117。

❺ «音位學綱要»，1939，頁 34。

❻ 同上，頁 41。

❼ Zur allgemeinen Theorie der phonologis[chen] Vokalsysteme，«布拉格語言學報»，1929，第一期，頁[…]（按西歐語言學家有人把語音學和語言學分開，也是[…]當的。）

❽ «音位學原則»，頁 14。

位學者只消注意重要的特徵，卽聲音的對立，其他應該不管，因爲那是語音學的事情❶。

美國的布羅姆菲爾德 (L. Bloomfield) 也屬於這派。他在«語言科學的一組假定»裏對於音位是這樣的:

15. 假定 4. 不同的"形位"(morphemes) 在聲音特徵 (vocal features) 上說，可以相似或部分相似。

例如 book 和 table 裏的 [b]; stay 和 west 裏的 [st]; -er (動作者) 和 -er (比較)。

這個假設的含義是說各該意義不同。

16. 定義. 聲音特徵上最小的雷同叫做音位，或區別音。例如英語的 [b, s, t]，英語的重讀，漢語的四聲❷。

後來，他又以音位爲"顯示意義區別的聲音的最小位❸。他說，"一個語言的音位不是聲音，而僅僅是話的人在實際言語中能發能懂的聲音的特徵"❹。

把音位說成僅僅是一些有辨義作用的"聲音的特，忽視它的物質材料，這就使功能派的音位學者跌了唯心論的泥坑裏去。必須認識，音位就是有社會能的語音，語音和它的功能(或者說它的"特徵")是不可分離的統一中存在着的。恩格斯說: "單純的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有質的物"❺。把語音的特跟具有特徵的語音本身割裂開來，是這一派的根本誤。

另一派是從心理的觀點來解釋音位。前面我們已說過，博頓·德·古爾特內的音位觀念是帶有心理的成分的，他甚至把音位學叫做"心理語音學"。但是來博頓在他的著作«斯拉夫語言的"比較語法"的幾部»裏已經擺脫了心理學的成分，把詞形變化法和音變化的問題和音位理論緊密地聯系起來了❻。可關於音位的心理解釋却被美國的薩皮爾 (E. Sapir) 以發揮。

1921 年薩皮爾提出它的所謂"內在系統" (inner stem)說。他說: "在一個純粹客觀的音系之後有一個在的或想像的系統。雖然作爲一個系統來說，它也樣地不爲說這個話的人所覺識，然而作爲一個類型 attern) 或者作爲一個心理上的機構 (psychological chanism) 來說，這却比那純客觀的音系容易覺識得❼。後來他在«語言裏的聲音類型»❽一文裏稱音爲"想像的聲音" (ideal sounds)。他說，"'想像的音'是根據人們對於客觀聲音之間的重大的關係 gnificant relations)的直覺而建立起來的，對於一本地的說話人，這比那些客觀聲音本身還更'眞實'。"聯想和類型 (association and pattern) 的複雜理就暗含在最簡單的輔音或元音的吐音之中"。他說一個音位裏主要的分子是"類型中的眞點"，一個音位的附屬分子是"有條件的變音"。"由於一個音對於其他一切音的語音關係的一般感覺，可以直覺地在這樣一個系統中發現一個音的'地位'(這裏是作爲一個類型的眞點而說的聲音，不僅是一個條件變音)"。"語音系統的每一分子，不但在發音上各有區別，各有其音象 (acoustic image)，而且——這是問題的決定點——彼此之間有一個心理上的距離"。

很有一些人附和薩皮爾的這種說法。比方本尼 (Tytus Benni) 在一篇題目叫«音位的演進»的論文裏就說音位"是指在心靈上相當於語言裏一個具體聲音、也可以說是語音的心象"。另外本尼又在一篇叫«音位觀念的新發展»的文章裏給音位下了一個定義，說"一個音位是一個聲音觀念，也就是一個想像中的聲音"。他並且加以解釋說: "具體的音 (physiophon) 不足用來區別通常的同音詞，只有心理的音 (psychophon) 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語音是語言的外殼，是語言的物質材料，脫離了具體的語音來講什麼語言的結構成分是不可想像的。可是這裏，薩皮爾、本尼之流却正是拿什麼"想像的聲音"啦、"心理上的距離"啦、以及"心象"或是"聲音觀念"什麼的來跟客觀的"具體聲音"對立起來，並且用它們替代了具體的語音來解釋一些語言現象的。"想像的聲音"能"比那些客觀聲音本身還更'眞實'些"！這就是他們的論調。

還有一派是從實質的觀點來看音位的。這一派以英國的瓊斯爲代表。此外如瓦爾德 (I. C. Ward)、諾耳阿姆費爾德 (Noël-Armfield) 等人都屬此派。瓊斯曾把他對於音位的看法修改過四次之多。按照他 1950 年出版的«音位的性質和應用»一書裏的解釋，一個音位是"一個語言裏性質相關的一族聲音，其中沒有一個分子在一個詞裏出現在跟另一個分子相同的語音環境之下"。他把一個音位裏那個最普通的、或者可以孤立應用的、或者介乎極端分子之間的音素稱爲主要

---

❶ «音位學綱要»，頁 32—35。參看津德爾等«論音位學說的歷史»，頁 74。

❷ 美國«語言»雜誌，1926，第二期，頁 156。

❸ «語言»，英國版，1935，頁 79。

❹ 同上，頁 80。

❺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三聯，1950 版，頁 262。

❻ 參看伯恩斯坦«反對語音中的唯心主義»，頁 555。

❼ «語言»，1921，頁 57。

❽ 載«語言»雜誌，1925 年，卷 1，頁 37—51。他還另有一篇文章叫«音位的心理現實性»，載«心理學雜誌»，1933，1—4 月，發揮同樣的理論。

的分子，而稱其餘的那些同音位的音素爲附屬的分子。他並且說明：所謂"同樣的語音環境"是指在同樣高低、長短、輕重的同一聲音的前後，而"一個語言"則不包括不同風格的說話的聲音，"在一個詞裏"是爲了避免詞羣或句子裏出現的複雜情況。"相關的聲音"可能是聽覺上的相似，也可能是器官上的相關❶。

此外，瓊斯還主張音位的分別只限於音素的音質，也就是說只限於輔音和元音；至於音調的分別，比方北京話"巴、拔、把、罷"的分別，他管它叫"調位"(tonemes)；音長的分別，比方英語的 beat [bi:d] (珠兒)、bean [bi:n] (豆)、beat [bi:t] (打) 跟 bid [bid] (招待)、bin [bin] (貯藏箱)、bit [bit] (少量) 的分別，他管它叫"時位"(chronemes)。他說在用文字寫下一種語言的時候，可以用字母代表音位，用附加符號代表調位和時位，自然也可以用重疊字母的辦法來代表長音位。

因爲瓊斯關於"音位"的觀點是從謝爾巴那裏獲得的❷，所以瓊斯和謝爾巴一樣地注意音位的聲音實質和在不同環境之下的發音位置的變化。可是瓊斯對於音位的解釋是片面的，因爲他很忽視音位在區別詞義方面的功能。他說音位有辨義的功能只是前述關於音位的解釋的"必然結果"。不同音位的相當的聲音的替代有辨詞作用，同音位的不同分子沒有辨詞作用，是因爲同音位的兩個分子決不出現在同樣的聲音環境之下，因此音位的辨詞作用不是音位"定義"的一部分❸。如果不是爲了辨別詞義，爲什麼有些性質相關的聲音可以歸做"一族"，而另一些在聽感上或發音器官上同樣"性質相關"的聲音只是因爲它們能够出現在同樣的聲音環境之下就不能歸做"一族"了呢？瓊斯的音位理論顯然是忽略了語言作爲社會交際工具的這一主要功能。

再一派乾脆認爲音位在實質上和心理上都不存在，而僅僅是一種"虛構的單位"。比方美國的脫瓦德爾(W. F. Twaddell)，在他的《論音位的定義》一篇文章裏❹，就主張音位只是一種抽象而又虛構的單位。他說這樣解釋的音位可認爲一種發現的或實用主義的虛構(a heuristic or pragmatic fiction)，只是爲了描寫語言成分的音韻關係的便利，才定出這樣的術語來的。這些語言成分，他認爲就是最小的自由形式，而這些自由形式的本身也是一種抽象❺。

現代資產階級語言學界最流行的一個學派——結構主義語言學"權威"葉爾姆斯列夫(L. Hjelmslev)和所謂"丹麥學派"也有這樣的觀點。他在他的文章《語言的結構分析法》❻裏就說，音位本身沒有內容，但能構成有內容的單位(詞)。他並且提議稱音位爲 taxe
葉爾姆斯列夫跟卡爾納普反動的符號邏輯實證主
學有密切的聯系。他曾引用卡爾納普的話說，"任
學的理論，應該永遠是一些關係之間的公式，這
對於這些關係的本體的知識和描寫是排斥的。"正
緒爾的論調一樣："要認識語言的聲音單位，沒有
認識這些單位的正面的性質"❼。所以無怪乎他把
和音位當做一些彼此不相干的獨立的現象，使音
成一種和實際研究脫節的抽象的"虛構的"東西了。
身沒有內容的東西"却"能構成有內容的單位"，這
虛的理論當然是絕對站不住脚的。

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者是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
的，他們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的方法是片
地對待現實的諸現象，把現象中的個別部分抽取出
把它們片面誇大，變爲與現實隔絕的絕對的東西。他
甚至於用反科學的神秘主義的"觀念"、"心象"之類
辭語，掩蓋了現象的本質，來蓄意歪曲事實。科學的
理不能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得到闡發。只有馬克思
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才是眞正科學的方法，馬克思
義辯證法體現着一般的東西跟具體的東西的統一。
近蘇聯曾經展開過一次關於音位理論的討論，從1
年下半年起，到1953年年底爲止，在《蘇聯科學院
(文學與語言部)》上連續發表了十二篇論文，參加
的有十六位語言學家，批判了音位學中的唯心觀
大家認爲，把音位學跟語音學割裂開來的企圖是
的，是徒然的。音位學理論，跟語言學中的其他
一樣，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動搖的基礎上，
斯大林論語言的學說的指導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發

四　音位學的應用

音位學是語音學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同樣在
言學的研究上(語音學是它的一個部門)也有很重要
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意義。咱們的文字改革工作，要
漢語擬訂一套拼音文字的方案，發展少數民族的語
要爲一個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
要爲一個已有歷史較長的拼音文字的民族改革或改
他們已有的文字方案和拼音法則，使之符合於活的

❶ 看《音位的性質和應用》，頁 7—10。
❷ 同上，序言第6頁。
❸ 同上，頁 14。又《音位的定義》(載《語音學教
1929，10—12月，頁43)。
❹ 美國語言學會語言專刊第16號，1935年3月。
❺ 上引文，頁36。
❻ 《語言學研究集刊》一卷二期，1947。
❼ 《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二版，頁164，俄譯本，頁11

……，首先咱們必須很好地研究這個語言的音位系要對一些親屬語言或方言的發展演變進行科學的史比較研究，也必須首先研究這些語言在各個歷史段的音位系統，進行比較，和從音位學的觀點來研這些方言的語音對應規律。此外，在語言教學中，別是非本族語言的教學中，在正字法的研究中，音學的意義都是很顯然的。

現在我們談一談歸納音位的方法:

(一)要歸納一個語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統，首先必地實地記錄音素。要有相當數目的常用詞，嚴格記在記音的時候越細越好。無論是發音部位上稍稍移動，發音方法上細微的差別，或是長短、輕重、低，升降乃至任何附帶的作用如圓脣，送氣，顎化，化等，都得細細觀察。在記音的初期不要存着“可能些現象是一個音位的變體”的觀念，因爲自己語言裏些聲音是一個音位，未必在這新調査的語言裏這些象也是可以忽略的。只有大量嚴格記音的材料能使們給這個語言找出一個歸納音位的正確而簡單的辦來。首先是注意每一個詞，然後才是連續語言的片這樣記下的音素及其語音環境，便是咱們歸納音的原料。

應該注意，每個人多少受了自己從小學會的母語影響，對於自己語言裏原來有的語音區別有敏感，對於自己語言裏原來沒有的語音區別就會感覺遲鈍或者發生錯誤。所以必需多多聽辨和多多模倣，借比較和替代來發現它的語音特點，並進一步探索些特點在構成音位上的作用。本地人對於自己語言能區辨意義的音位區別，往往都有正確的感覺。咱調査時往往要依靠發音人的判別，但最後還得靠咱自己的分析和歸納。

調査語言時，如果咱們模仿得不對或不够好，發人往往首先感覺到，會加以批評和糾正，咱們必需心聽取，耐心學習。但也有時語音上的細微差別，音人可能忽略，咱們可不能大意，輕輕放過。最好據記得的材料，找出語音近似的語詞來，排列在一請發音人念了，自己再比較其異同。或者自己試其中的一個音來替代另一個音，念給發音人聽，看能不能辨別它們的不同。這樣和發音人一同來說來既可以區別音位，又能發現許多同音字(同聲同同調)。爲了便於排比整理，最好把這些材料寫在片上。

(二)把這些記錄材料排列起來。相近的音素要盡找它們對比的分別，看在語音環境上和意義上有沒對立的現象。把所有以同一音素開始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可以看出它們出現的條件。再把其他一切地位的音素按同樣的辦法，排列，比較，觀察它們的對立，變化及其與前後環境的關係。把在各種形式的音節各級重音、音調中的單元音，複合元音，在話語各部分元音前、後、中間的單、複輔音等等，都排列成表。對於漢藏語系的語言，咱們可以給它做一個聲韻調配合的音節全表。這樣就可以看出各種形式的音素出現的地位，以及它們在那一環境下的變化。注意它們辨別詞義的作用。比方北京話“辦”跟“盼”、“擋”跟“躺”、“該”跟“開”……是對立的，所以送氣跟不送氣是區別音位的條件之一；僮語(龍州話)ba:t˥是“瘡”、bat˥是“悶”，fa:i˩是“柴”、fai˩是“火”，音的長短就必須加以區別；漢語“媽”、“麻”、“馬”、“駡”，必須注意調的區別❶；俄語 му'ка(麵粉)——'мука(痛苦)，必須注意重音的區別，這時就可以把各部位必須區別的對立特徵列成一個表。

(三)找出同音位裏有條件的變音。在對立的情形找出以後，現在就要把那些不對立的相近的聲音出現的條件弄清楚，把它們歸在一塊兒。換句話說，要把同一音位的各個變體有條件的變化規律找出來，把這種種變化做一個科學的描寫。比方英語的 p—p‘ t—t‘，k—k‘ 不對立，只構成三個音位；廣州話做聲母的後強輔音 p-、t-、k- 和做韻尾的前強輔音 -p、-t、-k 也只構成三個音位；北京話“談”[than˧˥]、“團”[thuan˧˥]、“田”[thiɛn˧˥]的元音[a]跟[ɛ]也可歸做一個音位等。條件變音只消說明一下它們變化的條件就行了，不用另一套字母。這樣就可以歸併許多嚴式記音的符號，得出一套寬式音位記音的符號來。對於自由變音，咱們也只消給它一個較常見的符號，把它們歸做一個音位。

(四)檢查整個的音位系統。現在咱們就可以把一個語言所有的音位按語音性質排列出來，做成一個音位表，檢查有無漏掉的音位。這時應該注意音位表的空格。如:

---

❶ 對於漢藏語系的語言的聲調，可以找些類似的音節，比較它們不同的調型，再看是不是哪些調型和哪些聲母有一定的聯系。這樣咱們可以作調型的分類，並且可以聯系到它的歷史演變。對於別的語言，咱們還可以注意到音量、重音、音節跟音節在語詞中的接合等，也可以注意語調的變化。不過這項工作不能單靠單詞的排比，而得細心觀察會話、詩歌、故事裏出現的具體現象，加以分析和歸納。這項工作在短時期內也許不容易作到令人滿意的地步，必需深入研究，逐步發現規律。

p	ph	b	…………………
t	th	d	…………………
k	kh		…………………
ts	tsh	dz	…………………
………………	………………	………………	…………………

上表只有 k 行缺一個濁音 g，就要檢查材料中有無遺漏，或有沒有記錯的音。因為一般地說，各個語言的音位系統有整齊對稱的要求。但是語言的事實得尊重，決不可人為地强求整齊。如廣西僮語，雲南西雙板納傣語都是有 b,d 而無 g 的，北京話舌面中輔音沒有鼻音［ɲ］，濁擦音只有捲舌音有個［ʐ］。

在歸納音位的時候，固然一般有求系統簡單，音位總數減少的趨勢，但也應該注意辨識詞義，區別詞義的清晰明確，應該尊重本地人對於音類的見解，同時應該適當地顧及字源。過去國語羅馬字派歸納北京音系，因為 ㄐ、ㄑ、ㄒ 這一組音跟 ㄓ、ㄔ、ㄕ，ㄍ、ㄎ、ㄏ，ㄗ、ㄘ、ㄙ 三組音都不對立（ㄐ、ㄑ、ㄒ 衹出現在 ㄧ 或 ㄩ 的前面，而後面三組音決不出現在 ㄧ 或 ㄩ 的前面），所以用表示 ㄓ、ㄔ、ㄕ 的羅馬字拼音符號 j、ch、sh 來拼 ㄐ、ㄑ、ㄒ（後面有 i 的就是 ㄐ、ㄑ、ㄒ）。從音位的對立方面來看這樣做是可以的，可是從字源和本地人對於音類的見解來看，是不合適的。因為現在北京以 ㄓ、ㄔ、ㄕ 做聲母的字都是唐宋時代所謂“三十六字母”知、照兩組聲母的字，而現在北京以 ㄐ、ㄑ、ㄒ 做聲母的字却是精、見兩組聲母裏的字；而本地人的感覺，他們認為“格、基、古、居”［kə、tɕi、ku、tɕy］或“呵、嘻、呼、虛”［xə、ɕi、xu、ɕy］是雙聲，（一個證明是北京有一種秘密語，它把一個字的聲母和韻母撇開，成為“（聲＋ai）＋（k＋韻）”兩個音節，於是“北”［pei］>pai－kei，“米”［mi］>mai－tɕi，［k］遇了［i］就自然變成了［tɕ］）。所以為了省併音位的數目，把 ㄐ、ㄑ、ㄒ 跟 ㄓ、ㄔ、ㄕ 六個音併成三個音位是不合適的。又如從前最初公布注音字母的時候，“ㄍ、ㄎ、ㄫ、ㄏ、ㄐ、ㄑ、ㄬ、ㄒ”其中舌根部位的鼻音 ㄫ 和舌面中部位的鼻音 ㄬ，一方面是想照顧方言、一方面是求整齊對稱，也是不合適的，因為北京音系裏就沒有這兩個聲母。

（五）選擇代表音位的符號。語音學的記音符號是要求每一個符號有一個確定的音值，越細越準越好。但是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根據語言的社會功能，咱們只需要這個語言的每個音位有一個符號來代表。同一音位的變體的語音差異，或者是已經由它的環境條件暗示出來了，或者是一種自由變音，等等，總之，沒有辨詞作用，就可以不管。每一個語言有它自己的音位系統，這套音位符號只消能够便利而明確地表示本語言在某一時代的音位事實就算合乎咱們的要求

音位標音實際差不多就等於一個語言的綴字法
它以“一個音位用一種符號”的原則為基礎❶利用
能少數的字母適當、經濟而有效地表示語言中有
作用的一切事實。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配合整個的語音系統：如某一語言中有舌尖
ts、tsh、s、z……而無舌尖後音 tʂ、tʂh、ʂ、ʐ……可是
一個自由變音 ʐ，自然用 z 做代表字母。

（2）選擇比較普通常見的字母：一般都有選用現
拉丁字母的傾向，比方有一個語言只有［ɑ］、［ɔ］、［ɛ］
［a］、［o］、［e］，往往就用 a、o、e 三個符號；有［R］無
也用 r 來做標音符號。或許一個音位有幾個變體，也選
普通常見的字母來標音位，如［a］、［A］、［ɑ］三個音素
個音位，就選 a；又如日本語［ɹ］、［ɾ］、［ɺ］、［ɖ］等音素
音位，就選較普通的字母 r 或 l。假如得用語音符號，
那比較普通常用的，如 ŋ 比 ɴ 好，ɔ 比 ɒ 好，ɵ 比 ɪ
假如它們不相對立的話。

（3）符號求其簡單、易寫、易印、易識，儘量避免
臉麻子”的附加符號：如英語 p、t、k 跟 p‘、t‘、k‘ 不
位，就用 p、t、k，不必用 p‘、t‘、k‘ 或 ph、th、kh。北
的“歲”儘管實際讀音是［s̼ei］或［σei］，就不如標做 suei
音字母的 ㄅ、ㄉ、ㄍ，ㄆ、ㄊ、ㄎ，標做“p、t、k，ph、th、kh”
“b、d、g，p、t、k”就比標做“b̥、d̥、g̊，p‘、t‘、k‘”好得
但是顎化的 b̡、p̡、t̡、d̡、s̡ 等就不如 b′、p′、t′、d′、s′ 等
附加號便利。

（4）避免跟別的音位的標音方法發生衝突，要求“
知位、見位得音”，注意符號與讀音互指的可能；同時
在相當的範圍內照顧字源、形態和民族的心理習慣：對
個語言的正字法來說，最好是詞有定形，察而易識。例
語 луг 不寫做 лук，пруд 不寫做 прут。一個詞因為語法
化而引起拼法上的變化有時是不可免的；但在可能範
保持詞的各種語法形態跟詞根的確定關係，對於人們的
是有便利的。因此，假如只消記住若干基本規律（比方
詞末的濁輔音總是清化的），就能掌握那些合法則的變
話，最好相當地照顧詞源。此外，有的詞在連讀中會發
化（如英語的強式弱式，法語的“聯誦”等），為了詞的定
不妨以一個詞正式單念的讀音為準。音位標音的時候也
慮這樣的原則。不過記音究竟不是造字，音位標音法對
質準確度的要求雖不如語音學的嚴式記音那麼嚴格，假
號與讀音互指的可能（讀音知位，見位得音）跟照顧字
原則相衝突的話，還是不能過於執著於詞源。比方說，北
的 ㄐㄧ、ㄑㄧ、ㄒㄧ，假如要按字源把“基”、“欺”、（轉18頁

---

❶ 這裏所謂“一個音位用一種符號”是說同一音位
音不用不同的符號來表示，但是一個聲音在必要時是允
兩三個字母的結合形式來表示的，如用 pf，ts，tʃ 等表
擦音，ph，th，kh 等表示送氣音，hm，hn 等表示清鼻
tl，bl 表示塞邊音等。

報道·消息

北京語言学界茶話会座談汉語規範化問題

由本社發起組織的北京語言学界茶話会，於 1955 年4月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会議室舉行了第二次集会。出席：丁声樹、王還、呂叔湘、汪金丁（傅強代）、杜松、周達夫、林燾、林漢達、岑麒祥、俞敏、高名凱、胡明揚、徐仲華、韋慤、陸志韋、陳剛、曹伯韓、莊棟、許紹早、張壽康、張志公、彭楚南、傅懋勣、葉聖陶、鄭奠、鄭之东及本社工作人員等共二十餘人。

这次集会座談的中心是“現代漢語規範化問題中的標準音問題”。集会開始，本社韋慤社長首先就目前中國文字改革中急待解決的標準音問題，說明了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重要和迫切性，因爲拼音文字問題和語言規範化問題二者是不可分的。这個問題雖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可是目前客觀上語文工作者必須集中全力進行解決这個問題。呂叔湘先生接着說：“藉今天机会報告大家，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年內將召開一個討論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学術会議。因爲目前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我們急切需要一种規範化的語言；这個問題裏包括語音、語法、詞彙等問題，而首要的是語音問題。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能交換一下意見，共同尋求解決的途徑。”

茶話会於是圍繞着（1）以北京音爲基礎的問題、（2）拼寫照顧方言問題、（3）正字法問題、（4）尖团音問題，湧現了熱烈的發言。下面摘錄一些主要發言內容：

韋慤社長說：“最近文字改革委員会的拼音方案委員会開了三次会，在討論到什麼是北京音的時候，大家一致認爲不能把它理解爲北京的土話，而是指北京普通話的語音，但也不是所謂“老國音”，大家認爲“老國音”是不合用的，應用“新國音”。这其間自然还有讀音和語音的分歧，如同“白”有ㄅㄞ和ㄅㄛˊ兩讀，“波”有ㄆㄛ和ㄅㄛ兩讀，類似这樣的字何所依歸，須要調整。我認爲標準音不能採用北京的土音，首先应儘可能取消兒化音，卽使要用兒化，也須有個限制。”

俞敏先生說：“不用北京土音是可以考慮的，只看所謂土音是作如何了解。久住北京的人同受过教育的人發音上是有音節上的分歧的，像把“三”說成[θan]，要是把这些現象認爲北京土音，这跟我的了解相合。至於兒化就不是土音的問題，是語法的問題，能分別詞性、詞義，同時帶有一种修辭作用，所以我覺得兒化音不能了解爲土音。至於讀音和語音的分歧，我看不成什麼大問題，總是口語的音影響讀音，讀音早晚要受類化。在教学上，該用讀音時唸語音可以通融，該用語音時可就不能用讀音。这個現象可望隨着漢字的廢除而消滅。”

周達夫先生說：“所謂‘新國音’指的是‘現代北京音’，我們可以說所謂北京音系就是北京話的音位系統。至於兒化問題，我看与語言風格有關，嚴肅的說話中比較少用兒化，小說戲劇就用得較多；我認爲这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贊同用北京話，理由就是因爲它已經用開了，廣播、話劇、電影上都在用它。不过，我認爲今天提出“標準音”这個題目不大妥当，应該說是如何確定以北京話爲基礎。”

林漢達先生說：“北京話的兒化音不如說是兒化詞，在標準語中能不能分別处理是可以研究的。至於尖团音的分合，我認爲如果有必要採用尖音也只能作爲書面上分化同音字的一种办法，而不是‘調整’北京音系。”

在討論中，大家对以北京音爲基礎的提法是同意的，而对这句話的了解却有不同，如俞敏先生認爲旣承認北京音作基礎，便不能說要有所增減；而林漢達先生認爲可以在若干音節上有所增減。

張壽康先生對此發言說：“標準語是一個系統，是一种規範。包括丰富的詞彙和發展了的用詞造句的語法規範和正音法的規範。我們所談的以北京話爲基礎的問題，我的了解是，不能單指北京音，应該还有北京話（首都語）的語法、詞彙。提到標準音，我覺得必先有一個能說这种標準音的物質環境，才算有了可靠基礎。这樣一個物質環境是保証標準音不流於空談的可靠基礎。也就是說，以活語言作基礎，才有發展可能。因此，標準音決不是各地方音生拉硬湊起來的規範。我以爲北京音已發展成普通流行的語音，在語音方面的規範化工作上，必須正音，取消又讀，統一讀音，尤其在廣播、話劇、語文教学等方面規定一种加工後的讀音完全有必要。但是在北京音的基礎上加工時必須服从北京話的發展規律，重視它的輕重音和它对外來成分的可接受性，不能隨便加進外來成分。我認爲这是規範化工作中应該注意的地方。”

陳剛先生說：“讀書音和白話音不必強求一致，可以根據活的語詞來分別確定。早年所建立的讀音標準也是經过研究選擇的，並不就是北京人口头上的全部語音；現在因爲情况不同，可以在原來讀音標準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加工。標準音的整理是爲了使它規範化；書面拼音的加工是爲了區分同音字。各地声調的調類，除入声外，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並不強求統一調值。学習調類沒有多大困难，在这方面应避免誇大。字面上是可以把調類標誌出來的。”

胡明揚先生認爲拼音文字要照顧方言的問題，实際並不存在，只在詞的拼寫上在有助於區別同音詞時照顧一下方音也就夠了。並且說：“讀音跟語音的區別可以適当地处理。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加工，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应該是詞彙問題；北京話的音位系統不能變動。至於尖团音在語音上和拼寫法上都不必分。”許紹早先生对这一點，認爲讀音和語音还是要重視它們之間的區別的，因爲这是音韻系統上的問題。並且同意尖团音可以不必分。俞敏先生对尖团音問題也

有同樣看法，他認爲尖团音問題实際並不如想像那麽困难。他根據实際統計，指出尖音不成問題，必要時只在區別同音詞上分一下。

高名凱先生对於以北京音作基礎的看法，認爲北京土音確有些是北京普通話裏通用的。他認爲就目前情况説，与其叫北京話，不如叫“首都話”比較妥当。至於照顧方言問題，他說：“我們所謂照顧方言，不一定是把方言的發音法搬到北京話裏來，而是承認方言的存在。但在詞的拼寫上应当相当地考慮到方音的情况，在語音的規範化上依照方音的比較找出它的歷史規律。”

傅懋勣先生認爲問題關鍵在於是否能肯定完全根據北京話音位製定拼音文字。他說：“我覺得拼音文字必須根據北京音位系統造字母，再據字母系統構成音節系統，这樣就不必分尖团音，可以不破壞字母系統。至於北京話的兒化，因爲是久已穩定的成分，已成爲語言的特色，我認爲应当保留。声調是漢語共同的本質的东西，是一個特徵，不能不加重視。有人表示不要四声，僅在必要時考慮採用，既然連这种本質的东西都可以不表示出來，那末，那本來不存在的尖团音有什麽理由要表示出來呢？事实上，尖团音問題遠不如声調問題重要。所以我認爲利用声調和輕重音足可充分出丰富的詞彙，卽使拼寫後学習時有一些困难，也是有的。”

对於声調問題，陸志韋先生認爲十分重要。他說：果不要声調，可以斷言拼音化决不会成功，我覺得在这題上，大家意見已經很接近，現在不必討論。用尖团音別同音詞的問題，我們固然不应忽視，可是我們要注意話、了解話，不是一個一個詞，更不是一個一個單音，着听、分開着了解的。話裏的詞有的特別加重，有的特長，有的声調上特別升降，幫助我們辨別同音詞。詞組組之間有特別的停頓，因而所謂同音詞是不能孤立地使用把話寫在紙上，情形可大不相同了，話裏的有些標記失去我們不能憑孤立的詞來肯定尖团音是否必需的正字符号別同音詞的問題还得仔細研究。現在还不能肯定尖团音号在正音法上会起多少作用，也不宜乎肯定決不用它。”

茶話会進行至此，大家的意見集中在声調問題上後，韋慤社長總結了大家的發言後，認爲这次会上能彼換意見，把問題逐步明確，对文字改革工作是有貢獻的調問題將在下次茶話会上繼續座談。

关于詞类的討論

1954年6月28日到30日，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学術委員会的擴大的公開会議上舉行了關於各种類型的語言的詞類的討論。出席討論会的，除了莫斯科的語言学家以外，还有國內各語言研究所，其他城市的高等学校的代表一百多人。

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所長語言学博士博爾科夫斯基(В. И. Борковский)致開幕詞，強調指出廣泛討論詞類的問題的重要性和及時性。規範化語法和描寫語法的編纂者对跟这一問題相联系的理論性和实踐性的諸問題的闡明尤其感到興趣。

博爾科夫斯基說，在關於詞類研究的全部問題上，还沒有共同的一致的觀點。尤其是下列問題：區分詞類的原則和跟它有關的在某种語言中詞類的數目；充当區別詞類的基礎的共同重要標誌，是否可能確定；根據詞在句子中的句法功能來區別詞類是否正確；在詞類方面是否允許考慮过渡現象和確立某語言的新的詞類。

語言学博士波斯皮洛夫(Н. С. Поспелов)宣讀了他的報告，題目是《詞類是語言結構的問題》。他的報告的出發點是这樣一個論題：詞區分爲詞類的基礎在於作爲語言基本單位的詞的性質本身。他認爲，在語言的一般結構中，詞是語言中的基本的、在完整性和規律性上是唯一眞实地被複製的單位。詞類不是只有由語義加以區別的詞的語義類別，也不是只按構形法劃分出來的詞的語法的類，而是詞的基本的詞彙·語法的种類(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разряды слов)，在这些分類裏实現了把最概括的詞彙意義改造爲对象、行爲(作爲过程，狀態，品質、數量、狀况的標誌，概括的指示等等)的抽象化了的語法意義。詞類的語法形狀表現在詞的詞形變化的一定性質上(或者相当於这個的不變化性的變化)和它們跟其他种類的詞的結合性的一定“限制”上，以及構詞法定的形態学類型上。

波斯皮洛夫總結了上边說的以後，承認劃分詞類的標準是由具体內容抽象出來的詞彙·語法意義，詞在變化的語法變化的性質，和某類的詞跟其他詞彙·語法种類的語法結合性的特點，後者了解爲跟某詞彙·語法种類的詞的構成对該詞的可能性本身，由於表徵出每种語言的詞系的詞彙·語法的特殊性，波斯皮洛夫認爲詞類体系的具分問題在所有的語族中不能同樣地解決。

語言学博士沙皮羅(А. Б. Шапиро)的報告談的是俄語的詞類問題。報告人說，俄語中詞的分類問題成爲斯語法学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已經有一百年左右。首該確定語言的每一主要部分(形態学和句法)的对象和界应用到俄語上面，形態学的“恢復权利”本身又意味着必面地闡明俄語的詞的結構特點是什麽。沙皮羅敘述了福爾土納托夫運用得最徹底的、М. Н. 彼得遜有自己的的詞類分類的形態学原則後，進而批判地分析了 А. А. 馬托夫、А. М. 皮施科夫斯基和 Л. В. 謝爾巴的詞類在沙皮羅看來，这些观念的主要缺點在於，在確定一個於某類的時候，注意到的不只是詞的形態学的，而且也法的標誌。

報告人也研討了 В. В. 維諾格拉多夫的現代俄語的分類法。沙皮羅說，这一分類法建立在俄語的詞的的全面考慮上，最充分地反映出存在於現代語言中的詞泛語法歸類的相互關係的一般情况。維諾格拉多夫的書載的詞類分類，把詞分爲具有“形式体系”的詞和沒有这系”的詞，这种分類容易跟福爾土納托夫提出的把詞區“有形式的”和“無形式的”的分法接近。根據沙皮羅的意

这樣的詞類區分才最客觀地反映俄語以及其他許多語言的結構特點。根據沙皮羅的定義，詞類是詞的种類，这些被看做是这些詞所表現的最概括的詞彙·語法意義的担屬於詞類的詞的形態結構在發生学上和功能上联系着的範疇性的詞彙意義和它們在句子中的主要句法作用。学形式是被捍衛了的句法形式。在形態学中沒有任何在中和詞彙中所沒有或以前沒有的东西”❶。可是詞彙意義法關係在它們裏面得到反映的所有那些結構因素在俄語中作爲它的形態学標誌而那樣牢固地鞏固下來，以致在多數情況下它們自己直接表現爲一定的詞類的標誌。

沙皮羅說，詞的詞彙·形態学結構以它的附加成分、語音和重音的多樣性的体系，那樣深入到詞按詞類而分化的中，以致在俄語裏碰到一些情況，在詞裏缺乏这些形式在任何程度上也不致於動搖整個俄語的語法体系，从在的最古老的時候乃至現在，它仍舊是明顯地表現出來態結構的語言。因此，沙皮羅認爲在確定一個詞歸入某類所應該根據的標誌中，加上这樣的標誌就決不是正確比方，这些詞在句子中執行一定的句法功能——这樣的對於詞類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尤其是，運用到俄面，只有在这樣的情況下才能談到新詞類的形成，那就果新的一批詞擁有自己的特殊的形態学特點，能夠跟已在的詞類並列爲一個語法的种類。根據沙皮羅的意見，学者承認俄語裏存在着特殊的一种詞類——所謂狀態範恰巧是沒有區別開詞的形態結構標誌和它的句法特性的的結果。

語言学博士斯鐵布林卡勉斯基（М. И.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的報告«論區分傳統的詞類所根據的基礎»的主要內容明这种思想，就是說，現有的詞按詞類的分配不能認爲語的科学分類法的結果❷。

語言学碩士謝伏爾天（Э. В. Севортян）宣讀了他的報告，是«論突厥諸語言中的詞類問題»。報告人強調指出，突語言中詞類問題的研討有相当困难，主要是在一种語言圍內以及在突厥語全部語族的範圍內，靜詞詞類的形態態的不平衡性。如果在这种情況下不能給所有的突厥語出一般的詞類公式的話，那麼研討出詞類的一般原理並們的區別一些標準还是可能的。

報告人令人信服地指出，靜詞詞類構詞法形式構成突厥言中詞類的最重要的特徵。謝伏爾天指出，在突厥学者詞類區分的最慣用的標準曾經是、現在还是意義的標準，指的不是語法的而是詞彙的意義，接着它強調說，突語言中詞類的語義解釋不包括整個詞類，也不反映它的對於詞類的研究，重要的是詞的語法意義，只是多虧，對象的名称、品質的名称、行爲的名称才統一爲一類。謝伏爾天說，不能完全拒絕意義的標準，因爲在一情況下，它仍舊是決定性的，比方，在分析表示物質、限定語的性質時，就是說，像在 асфалтшоссе［柏油馬路］（阿塞拜然語）類型的組合中的時候。對於詞類的評述，所有標準都重要——形態学的，語義的（詞的一般語法意句法的。報告人指出，區分詞類的標準，個別來看是不區分詞類的。每一詞類应該有它的主要標誌的成員，其他對它們來說是補充的。報告人結束說，正確地區分詞重要的條件是照顧歷史主義原則和考慮所研究的語言的民族特殊性。

語言学博士巴斯卡科夫（Н. А. Баскаков）宣讀了它的報告，題目是«突厥諸語言中的詞類和詞的形態学結構（以卡拉卡爾帕克語的材料說明）»。巴斯卡科夫联系詞的分析，一方面从詞彙和語法意義的觀點，另一方面从詞的物質結構的研究，它的結構成員和功能的確定，提出突厥諸語言中詞類區分和詞類組成的問題的解決办法。詞類問題只能在这樣的條件下加以解決：精確地區分出詞的結構成分，研究詞在構詞法和詞形變化的过程中產生的一切詞彙·語法的和功能·語法的範疇。突厥諸語言中詞的形態学分析表明，在上下文中作爲詞組要素或者句子要素而出現的詞的結構中，首先分出詞形變化的附加成分，它們跟詞的物質意義關係最少，並且是最概括和抽象的。这些附加成分反映詞在詞組中或者句子中的關係；第二，在接近於詞根的詞形變化附加成分的後面，跟着的是功能、語法的構詞法的附加成分，它們構成詞的第二基礎；第三，形成爲詞的第一基礎的、詞彙·語法的構詞附加成分，位於更接近於詞根，直接跟詞根銜接的地方。詞的第一基礎形成詞類——詞的特殊的詞彙·語法种類，它們彼此之間有物質的和語法的區別。

語言学博士貝爾塔蓋也夫（Т. А. Бертагаев）報告的題目是«詞類區分的問題（用蒙古諸語言的材料說明）»。根據報告人的意見，區分詞類的主要標準应該是語法的和詞彙的。語法的標準包括形態学的和句法的標誌。貝爾塔蓋也夫詳細地談到了主導的標準——形態学的標準，他把它了解爲跟詞的概括的變化有關联的一切規則和範疇。句法的標準則了解爲形成造句規則並且对句子成分有關係的那些變化。貝爾塔蓋也夫說到詞彙·語義的標準時，指的是詞中最一般的、抽象的意義，这意義按对象性、標誌、行爲等等把詞歸成類。報告人強調指出，區分詞類的最好方法是所有標誌的交義的、綜合的、同時的使用。貝爾塔蓋也夫根據这個指出了靜詞的詞類。比方，具有物象意義，具有自己的詞形變化形式和構詞形式的詞，和規定其他靜詞（副詞除外）而担負句子任何要素的功能的物主小品詞，我們建議称爲名詞。報告人指出，在蒙古学中，完全沒有考慮到蒙古語言中語法範疇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以及及物範疇的作用。

語言学碩士苏尼克（О. П. Суник）宣讀他的報告，題目是«在詞類的一般理論的啓示下論通古斯·滿洲諸語言的詞類»，他指出在科学的語法学中必須確立詞類區分的統一的一般的原則。同時在具体的分析中可能在这些或那些語言的詞類体系中以及同一語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發現相当的分歧。苏尼克指出，詞類的概念的基礎是詞的概括·語法的意義；它構成每一詞類和从語言中一切被區別開的詞類的实質。任何語言所固有的、詞彙的劃分和在物質意義上完全不同的詞合併爲少數幾個的概括的類（在它們的語法意義和形式的類似和差別的基礎上）是科学的和教学用的詞類區分的眞正前提。

这樣一來，苏尼克建議把詞類看作是語法的範疇。報告人因此特別談到科学語法学的一般問題——比方，語法抽象問題，語法的範疇問題，語法意義和它們的表現形式問題。

---

❶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俄語»，莫斯科—列寧格勒，1947，20 頁。

❷ 請看他的論文«論語法意義的主要標誌»（«列寧格勒大学通報»，1954 年第六期）。

報告中頗大部分是討論通古斯•滿洲諸語言的詞類的主要特徵問題的。

語言学博士勒特琴（В. И. Лыткин）的報告專門評述芬蘭•烏戈爾諸語言的詞類。報告人特別強調指出一种情况，就是某种語言的詞類區分只能在从語言的实際存在的体系的基礎上進行。詞類由語言的（而不僅是語義的）一定的標誌表徵出來，而且在不同的語言裏是不同的。

勒特琴的報告的主要內容是芬蘭•烏戈爾諸語言的詞類体系的評述——主要是用科米語和烏德穆爾梯語的材料。

在討論中，除了主要的報告人以外，还有十二人參加，他們是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許多其他城市的語言学家。辯論的主要問題是詞類的性質問題以及跟它有關的在個別語言中區分詞類的標準問題。

語言学碩士沙拉澤尼澤（Т. С. Шарадзенидзе）表示不同意把詞類了解爲詞彙•語法的範疇，因爲如果这樣了解詞類，研究詞就發生不同原則的混合——从詞彙学、形態学和句法的观點來研究。如果詞的語義学分類法是包羅万象的，对於一切語言都同樣適用的，那麼它們的語法分類就給予可能去說明個別具体語言的詞的結構，並確定各种各樣的語言中的結構中的特徵和一般特點。沙拉澤尼澤認爲，詞類不应該考慮爲詞彙•語法的，而应該是純粹語法的，並且是形態学的而不是句法的範疇。

語言学博士加爾基娜-費多路克（Е. М.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在她的發言中也指出，形態学標準是劃分詞類的最重要的標準，並且強調指出，詞類的形態学標誌既然是反映現实的語言工具，它就是人類思惟抽象工作的成果。同時，詞的句法功能在許多場合下也充当區分詞類的工具。

教育学碩士斯皮爾琴（А. Г. Спиркин）在他的發言中說到，詞類是純粹語法的，而不是詞彙•語法的範疇。

札列茨基教授（А. И. Зарецкий）承認詞在語言的結構中的作用是區分詞類的主要標準，把这作用了解爲詞的双重功能——使其他詞服从自己和自己服从於其他的詞。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日爾門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專門談到形態学和句法在詞類的語法形狀中的作用問題。他認爲，应該運用歷史•發生学的態度去看詞類，他承認了詞对句子的第一性的意見是不正確的。詞類——这是句子的形態学化了的要素（морфологизованные члены）。可是不应該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比方拉丁語和俄語这樣的形態学化了的語言裏，詞類应該在句法上來規定。日爾門斯基認爲，詞類可以確定爲詞彙•語法的詞的种類。語言学碩士阿弗洛林（В. А. Аврорин）在他的發言中也支持这一观點。根據他的意見，在區分詞類時应該考慮詞的形態学的和句法的標誌。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謝列布連尼科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在他的發言裏指出純粹用形態学的原則來區分詞類是不完備的。

蘇聯科学院通訊院士巴爾胡達洛夫（С. Г. Бархударов）引述關於"詞類"概念的实質和詞類區分問題的討論的一些總結後，指出，在各報告和發言中提出的对詞類的兩种不同观點——詞彙•語法的範疇和語法本身的範疇——实質上不是嚴格地論証过的，因爲每個發言的人在"詞彙的範疇"，"語法的範疇"的概念中包含什麼內容，以及如何了解一般的語法（尤其是，語法包括不包括構詞法），还是不清楚。巴爾胡達洛夫說，如果把語法範疇了解爲反映關係的範疇，那麼，就根本不能承認詞類是語法範疇：那只是名称的範疇，因爲它們只指物象、品質等等。与其說它們可以認爲是純粹的語法範疇，不如說是詞彙•語法範疇。作爲詞類的詞的必要標誌应該是它們具有外部的、物質的標記。巴爾胡達洛夫指出，大部分發言者都傾向於，不承認詞在句子中的功能爲區分詞類的主要標準。同時，顯然的，在表徵出詞類的若干標誌之中，必須包括它們跟其他詞的結合能力——關於这點，波斯皮洛夫在他的報告中令人信服地說到了。

討論中的辯論对象还有一個問題，就是，詞類是不……种類型的語言的一般範疇。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巴爾胡……夫表示支持苏尼克的理論，就是說，詞類是各种類型的……所固有的範疇之一，並且兼有不同的語言所共同的特點……爲某种具体語言所特有的特點。

語言学碩士古赫曼（М. М. Гухман）也指出，詞類……作爲交際工具的語言的实質本身联系着的那樣的範疇，……到一定程度爲止它是一切語言的一般範疇，各不相同地……同結構的語言中实現。另一方面，在語言学碩士阿弗洛……語言学碩士司洛米亞特尼科夫（Н. А. Сыромятников）……皮羅教授的發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把詞類問題跟具体語……結構特點聯系起來的思想。

在許多發言中接觸到有關個別詞類的解釋的問題……方，語言学碩士阿弗洛林指出，在區分詞類時不应該……劃分过大的項目：他認爲，詳細的分類更好地反映每一……的結構特點。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日爾門斯基批評这樣……观點，就是說，在突厥諸語言裏形容詞和動詞不能作爲……的詞類劃分出來。日爾門斯基又發表意見，認爲代詞……獨立的（полузнаменательные）詞類。講師伏弗措克（……Вовчок）認爲，把代詞劃分爲特殊的詞類，如像在傳統……法中那樣，是不正確的，因爲歸在代詞一類的詞按它們……法標誌來說是不一樣的。从代詞在語言結構中所起的……用（札列茨基所提出的原則）的观點看，代詞不構成一种……的詞類。这一原則应用到感歎詞和擬声詞的分析中，就……这些詞類所特有的"語法的不活動性"，就是說，跟其他……合困难。加爾基娜-費多路克表示惋惜說，輔助詞類的……到現在还沒有充分的研究。她認爲，關於輔助詞類，不……它們不執行称呼的功能，雖然一些学者堅持这樣观點，……說，輔助詞類不講出現实現象，而反映各种關係。

加爾基娜-費多路克反对沙皮羅的報告中的一項原……表示贊成在俄語裏把狀態範疇（категория состояния）……特殊的詞類區分出來的合理性。日爾門斯基在他的發言……取相反的立場。他說，从歷史-發生学的观點看，沒有……理由來區分出这一詞類。通常在語義功能的基礎上劃入……範疇的詞，在形態学方面是非常雜的詞類，这些詞發生……詞化（вербализация）的过程。米爾托夫教授（А. В. Мир……）完全同意日爾門斯基的这一思想。

許多發言中也接觸到詞類中的过渡現象問題。比方……列茨基提出这种"臨界"現象的三种範疇：具有各种詞類……誌的詞（比方形動詞），具有各种詞類的功能的詞（比方……代詞）；由一种詞類过渡到另一种詞類的詞（比方由形容……成的名詞，由副詞變成的前置詞）。

* * *

大部分發言者对進行討論的結果都表示滿意。同時……了個別的缺點。比方，在若干組織性質的嚴重疏忽中，……措克指出一种情况，就是說，在討論以前沒有在報告人……言人在会上所依據的語言学術語方面進行精確化和一致……工作。同時，这樣的工作無疑地会促使在討論辯論中所……的問題時，对於許多語言学概念的实質的看法達到更大……致性。

有人指出，詞類問題是語言科学中那些複雜的問……一，它們的正確提法和解決对於一般理論方面和实踐方……非常重要。討論毫無疑問会促進苏联語言学家在關於詞……用到各种類型的語言的研究上的發展方面能夠進一步進……成效的科学研究工作。

Н. З. Гаджиева, Е. А. Иванчикова,……

（彭楚南譯自《語言学問題》，1955 年第一期……

“停”是詞嗎？“止”不是詞嗎？

呂叔湘先生的《語法学習》的練習一(8頁)的第一題要讀者辨別“底下这些字裏边，哪些是詞，哪些不是？”底下一共三十七個字，第一個是“停”，第二個是“止”。在練習一的答案(109頁)裏，呂先生告訴我們，“停”是詞，“止”不是詞。这引起了我的懷疑。記得作者給詞下的定義是“語言的最小的独立運用的單位”。我不知道这“独立運用”究竟应該怎樣解釋。如果說“独立運用”的意思是“不能作爲一個詞的一部分看待”的話，那末我認爲“止”字也有詞的資格，因爲我們可以說“从十二日起到十五日止”。總不能說“十五日止”是一個詞吧？那末，就得承認“止”是一個詞。我不敢相信我的結論，又翻到同書第2頁去仔細研究作者对於“詞”的說明。这一研究使我更加糊塗了。呂先生說：

> 要知道詞是什麼，还得从語言的本質說起。我們听人說話，耳朵接觸一連串声音，同時腦子裏接受一些意義，可見語言是声音跟意義的結合。詞就是这种結合的最小單位，例如“語言”；再分析下去就只有声音，沒有意義，至少是沒有明確的意義了，例如“語”和“言”。这個話你也許不信服，你会說“語”字和“言”字是有明確的意義的。要知道这完全是靠漢字的力量，說話的時候是只听見字音不看見字形的。你單說 y，人家只会想到天上掉下來的“雨”，你單說 ian，人家只会想到廚房裏的“鹽”；誰会想到“語”和“言”呢？只有 y 和 ian 連起來說，人家才知道是“語言”，才是一個正確的意義和声音的結合体，才能独立運用，才是一個詞。

按这個說法，“止”当然不是詞，因爲單听見ㄓˇ，我們只会想到寫字的“紙”，不会想到停止的“止”。可是，按同樣的道理，單听見ㄊㄧㄥˊ，我們怎麼知道是停止的“停”而不是亭子的“亭”或家庭的“庭”呢？这個“停”字又是怎樣取得詞的資格的呢？

於是我檢查了一下同一習題裏的其餘的字，發現類似“止”的情形的还有“訴”(“訴了一陣苦”)，“实”(“照实說”，“实打实，有一句說一句”)，“髮”(“理了髮”)，“農”(“工農联盟”)。類似“停”的情形的就更多了：ㄒㄧㄡ 可以是“修”，也可以是“羞”；ㄔㄥˊ 可以是“城”，可以是“成”，可以是盛飯的“盛”，可以是二乘三的“乘”……爲節省篇幅起見，我不寫下去了。

總之，我覺得呂先生对於“詞”的解釋不能適用於他的答案，他的答案不能符合他的解釋，这二者是不相容的。我提出來向呂先生和讀者請教。

附帶着我还想請教呂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在他們合編的《語法修辭講話》第二講起头說“多音詞裏最常見的是兩個字組成的，我們管它叫双音詞”，可是底下講双音詞的構成方式，又說，“第一類是联合式，就是把兩個同類的單音詞連起來構成一個新詞，如‘鬥爭’，‘擁護’，‘丰富’，‘担任’等等……。”要按这裏的說法來推論，那末，“停止”是一個双音詞，由兩個單音詞構成，“停”和“止”都是單音詞，爲什麼呂先生又說“停”是詞，“止”不是詞呢？(潘山)

*　　　*　　　*

潘山先生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語法学習》第2頁对於“詞”的說明跟第109頁的習題答案是不相容的。是哪一处錯了呢？应該說是第2頁的說明錯了。《語法学習》需要修訂，这是首先要修改的地方。《語法修辭講話》第38頁說联合式的双音詞是把兩個同類的單音詞連起來構成一個新詞，主从式的双音詞是兩個詞裏有一個是主体，無異於肯定所有的双音詞都是複合詞，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樣，第8頁对於詞的說明也不是这樣。这完全是粗心大意，前後不相照顧。38頁的“單音詞”应改爲“成分”，“兩個詞”应改爲“兩個成分”。我非常感謝潘山先生引起我的注意。

《語法学習》第2頁对於“詞”的說明之所以錯誤是因爲完全沒有考慮到現代漢語裏同音字的分佈情形。假如每一個音節只分配到一個能“独立運用”的字，其餘的字都是不能独立運用的，那末，那一段話还大致近於实際。可是事实上的分配情形不是这樣。拿北京話來說，按它的音韻系統可能有的音節有1600左右，但是这裏面倒有四分之一光景是有音無字的，分配給其餘的音節的字也多寡不等。(1)有些音節只有一個字，如“怪”，“壞”，“苦”，“光”，“廣”，这些音節只要听到声音就会联想到一定的意義(字)。甚至是一個不能独立運用的字，也会被人想起來，例如听到 liu(上)会想起“柳”，雖然“柳”字並不單用。(2)有些音節分配到的字不止一個，可是只有一個是能單用的，y(上)的情形就是这樣，只有“雨”是能單用的，ting(陽)的情形也是这樣，只有“停”是能單用的(ian(陽)的情形就不完全这樣，“鹽”以外还有“嚴”)。(3)有些音節分配到的字很多，能單用的也不止一個，例如 bao(上)的“飽”，“宝”，“保”，gao(陰)的“高”和“糕”。我們不能因爲首先想到的是“飽”就否認“宝”和“保”是詞，也不能因爲首先想到的是“宝”就否認“飽”和“保”是詞。如果說凡是一個音節所能喚起的字都是詞，那末只要多想想(尤其是在受过漢字教育的人)，有好些不能單用的字也会被想起，潘山先生擧的“亭”和“庭”就是例子。《語法学習》第2頁的說法只一般適用於第二种情形，沒把別种情形(“柳”，“飽：宝：保”，乃至“停：亭：庭”)考慮進去，顯然是以偏概全，是不合適的。

这是“停”字那一面的情形，現在再來談談“止”字这一面的情形。漢語的歷史演變在現代漢語中造成这樣的一种情況：有好些字，一般不單用，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裏，不能不承認是單用(就是說，不能說它是和前面的或後面的字合成一個詞)，例如“止”在“到…止”的格式裏，“訴”在和“苦”同時出現的時候，“髮”在和“理”同時出現的時候。这是很叫人爲难的情形。如果根據这些格式決定“止”，“訴”，“髮”是詞，那末連“鞠”和“躬”也都得承認是詞。如果不承認它們是詞，对於这些格式就得有一种解釋。有些語法学家願意承認有一种“可分離詞”，我覺得这不失爲一條出路，雖然在劃定範圍上也还有些困难。“实”字应該怎樣处理，需要另作考慮。至於“工農联盟”，“工農幹部”，“工農速成中学”，那是另一回事。我覺得“工農”只能算是一個詞，正如“津浦鉄路”，“數理課程”等等，只能說“津浦”是一個詞，“數理”是一個詞，不能說“津”，“浦”，“數”，“理”在这裏都是詞。

怎樣分別現代漢語裏的詞和非詞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也是個很不簡單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多討論。(呂叔湘)

更正："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一月号封底廣告內所列"幾何証題集"定價应爲8,100元（舊幣），誤刊爲5,600元（舊幣），特此更正。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〇二二号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定期出版物

每册定價人民幣二角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一九五五年五月号
第三十五期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社長　韋愨

編輯委員　丁西林　王力　呂叔湘　杜松壽　吳曉鈴　林漢達　高名凱　陸志韋　陳剛　倪海曙　韋愨　曹伯韓　莊棟　傅懋勣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籟士　鄭之東　黎錦熙　魏建功　羅常培

總編輯　林漢達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
北京景山东街四十五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
北京佟麟閣路十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
北京虎坊
總發行处　郵電部北京郵
訂購处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代銷处　全國各地新華書

1—37,200

預訂　三個月三期　六角　半年六期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期　二元四角

寄費　1.平郵寄費不計　2.掛号郵費由定戶負担